● 出沒全球七大洋的

左秀靈 譯

# 幽靈船



● 出没全球七大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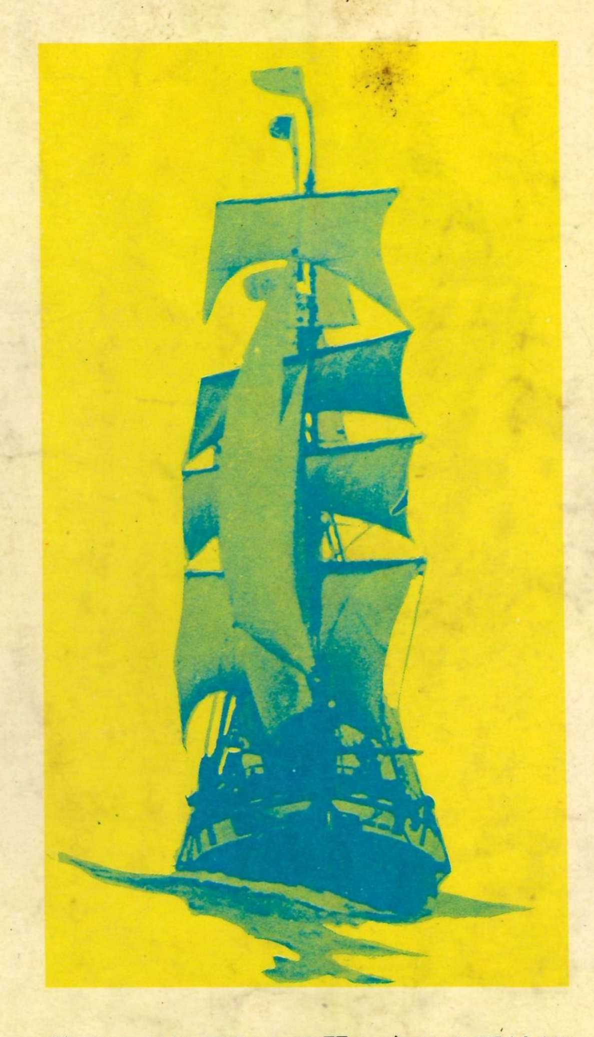
左秀靈 譯

# 幽靈船



幽靈船

超群出版社



流傳在航海者和水手間，有許多關於船的怪異故事，我們知道許多是揑造出來，但是其中有些部份不可否認是眞實的「幽靈船」這本書所載都是些不可思議而又千眞萬確的事情，像南美芬茵岬的鬼船？百慕達三角內的「魔海」，北冰洋的…………

超羣叢書

# 幽靈船

左秀靈譯

# 幽靈船

目錄

## 譯序

海的神秘，加上船的離奇，就構成本書的緊張、恐怖和精彩、曲折。最重要的是，它不是虛構的故事，而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如同您看海難電影一樣，一幕幕危險刺激的鏡頭，使您回味無窮；一則則「海民」爲生存奮鬪的感人情節，令您佩服。而您有過這種經驗——看書如看電影般的趣味盎然嗎？少有，我想，但本書保證使您有這種感受。

出沒全球七大洋的幽靈船到底有多少？百慕達爲何有「魔海」之稱？無人的冰凍帆船爲何獨自航行數十年？而碰上「鬼船」的船隻爲什麼註定要倒霉？這一連串的疑問，在您看完本書後，也許會和譯者有同樣的感覺：海的確是太奧秘了，海上的幽靈船更不可解釋。

# 第一章　漂盪的鬼船

## 鬼船的幻覺

乘風破浪，航行四方，原是何其豪邁英勇，然而「海」却有其極端恐怖的一面，例如有關鬼船的種種光怪離奇傳說，往往無法有很合理的解釋，任何人聽了總難免驚恐得毛骨聳然。

聞名世界的南美芬茵海岬鬼船，至今仍是一個謎，該地的種種奇事，更爲人們津津樂道。

凡是由歐洲向美洲西部航行的船隻，每當通過芬茵海岸時，都一定會看到漂流在路美魯海峽斷崖下支離破碎的船身。

起初乍見，誤以爲是艘遇難船隻，因而上前營救的義大利汽船「克拉王」號，轉瞬間竟駛入暗礁中，整個沉沒了。此後，又有接二連三的無數船隻，遭遇了同樣的命運，靠海維生的水手們

，無不驚恐慌亂。「芬茵海岬有一艘鬼船，死神正向航海者伸出招喚的手」，令人懍慄的謠言滿天飛，因此，一九〇七年，法國政府不得不對阿根廷政府，提出嚴重申告，令其深入調查事實的眞相。

調查的結果，竟意外的發現，被看做鬼船的只不過是塊白色的「岩石」，由於自然的浩就，遠遠看去，竟恍如一艘張帆的船舶，甲板上正被陣陣白浪拍打著，形狀如同船帆的雪白岩石，宛如甲板的石塊，光滑黑亮，眞是唯妙唯肖。

這個奇妙的岩石，地居以拿破崙臨終地聞名的聖赫勒拿島上，事實上是由於海鳥的羣棲，這塊岩石才會呈現白色，遠望過去，的確像極了一艘被白蟻腐蝕的船隻，既使長年在海上生活的老水手也很容易看走眼。

海市蜃樓的景象在海上更是屢見不鮮，這也是另一件令水手們感覺迷惑的事情。一八五四年，英國船「愛佳」號在波羅的海上航行的時候，竟然在兩、三浬前面的天空中，發現了十九艘倒立著航行的英國艦隊，實際上，艦隊當時正在三十浬以外處航行著。

「流浪的荷蘭人」是德國作曲家華格納響譽全球的名作。內容是敍述克庫納留斯·布達德肯船長的故事。

當他的船由雅加達向本國航行，繞過非洲好望角時，遇上了一場大風暴。

這場颶風實際上延續了九個星期之久，船一直不屈不撓的向前航行，好不容易精疲力盡的渡過了九個星期，大家都以爲已脫離了暴風圈而慶幸，仔細一量船的位置，絲毫未動。

船長布達德肯怒氣騰騰的。

「既使窮我一生之力，我也一定要通過好望角。」他這樣向神明立下了重誓，從此，他就開始了永無休止的流浪漂泊。

這個傳奇故事，使得當時的水手們迷信著每當好望角浪濤洶湧，狂風捲襲，在航行的水手們就會驚恐的爭相走告：「被詛咒的鬼船來了！」

## 海難船幽靈

儘管時代不斷進步，帆船也早已改良變成了今日的汽船，有關鬼船的傳說却依然根深蒂固的留在人們的腦海中，一年到頭，總有幾隻船會在一望無邊的海洋上，親眼目睹鬼船出現，據說所見的鬼船也恰如傳說中的一般栩栩如生，張著白色的帆布，淸楚的現出船形。在過去稱霸七大洋的英國境內，種種怪談更是時有所聞。

往昔，英國的康華路地方乃是以掠奪海難船的海盜大本營著稱，他們佔據著布里艾斯特的河口，僞裝了燈塔，亮起燈火，引誘其他的船，進入暗礁區，令其遇難。

傳說昔日犧牲於這些海盜手下的海難船幽靈，至今依然常在英國海岸出沒，尤其是在狂風颶浪的夜晚，岸邊的人們常常見到點點鬼火在白色的波濤及破碎的岩塊中不停地明滅著，以險峻著稱的克里海岸地方的漁夫之間，流傳著這樣一個有關掠奪海難船者的悲劇故事：

十八世紀初年，一個冬天的早晨，一艘桅桿折斷，空無一人的海難船，在危險的岩礁之間漫無目地的漂流著。

海盜們一看到這個大好機會，立刻不顧一切的靠近了這艘空船，將船上的貨物，一點也不費力的就搜括了。其中有西班牙、南美、美國各地的珍奇寶物，以及成箱成箱的銀塊。

許久未有的大收獲使海盜們驚喜非常，各自將寶物堆積到自己船上，準備滿載而歸。

「大浪來了，危險啊！」在陸地上的海盜們的妻子幼兒，突然聲嘶力竭的喊叫著。

「哇！海嘯！」從海的那一方，黑壓壓的看來有十浬高的大浪，正挾著萬鈞的威勢，漸漸迫近，他們只得費盡全力向前猛划著，也有一些見情勢不對的人，躍進海裏，妄想逃生。

然而，無論是船隻，或是游泳逃生者，在將接近陸地時，都被那陣大浪捲向相反的方向，不久就被化爲怒濤的海嘯整個吞噬了。女人們大聲狂喊哭泣，就這樣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親人、兄弟、丈夫被海難船上的鬼魂召去（她們如此深信著），浪退了，海面又恢復了風平浪靜，一如往昔的冬日清晨。

在英國的薩路瓦河口，也流傳著一個有關鬼船的故事：

在十九世紀初葉，有兩個丹麥海盜會以薩路瓦做爲根據地，平日無法無天，殘忍暴虐至極。有一天，他們又照常出海打刼，搶奪的物品堆積如山，就在他們的船回到薩路瓦河的時候，突然，一向平靜的河面，竟掀起了一陣狂風大浪，恍如大洋中洶湧的巨浪，作多端的海盜以及他們的船隻財寶，轉瞬間即沉入了河底。

其後不久，在一個晴朗的夜晚，有人看到那兩艘海盜船將船頭翹得高高地，竟然又從河底浮起來了，而且還慢慢的向河口飄去，村中人們大爲騷動，紛紛趕去河邊，但是，村中的漁夫們都認爲這必定事出有因，其中似乎有些蹊蹺，因此說什麼也不肯靠近那條船去，唯有血氣方剛的年青人約尼，誇下海口划船出海，前去捉妖。

村人們則分成贊成與反對兩派；浴在月光下靜靜的河面上，鬼船緩緩行進著，贊成派的漁夫們在旁邊窺視著勇敢的約尼，獨自乘船前往。

但是，就在小船即將駛近鬼船的一剎那，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在月光下緩緩航行的鬼船，竟忽然消失了蹤影，更奇怪的是：前一刻依然在河中航行的約尼小船，瞬間竟也無影無踪了。

河水平靜如常，彷彿從未發生任何事情，只有月亮的影子仍舊在水面光輝閃耀。

## 能呼風喚雨的船

新英格蘭的多岩石海岸地區，也留有很多鬼船的傳說，其中，最有名的一個是：巴蘭坦的鬼魂，傳說只要看到這個鬼魂在愛爾蘭海邊漂浮，就是暴風雨將來的前兆，沿海地方的漁夫們，都會驚恐萬分。

這艘鬼船「巴蘭坦」號，是在一七五一年左右被海盜用燈火引誘到暗礁區，撞上岩礁，慘遭不幸的一隻荷蘭船。

船上的乘客全被屠殺，財寶被搶得精光，事後為了湮滅證據，他們還在船上放了一把火。

當時，只見洶湧的浪潮中，本來架在岩礁上的船，開始「咯嗒咯嗒」的搖動，隨波浪起伏上下，甲板上已燃成一片火海。

「嘎！呀！」淒厲的女子悲鳴聲不斷響起，甲板似乎快被這些慘叫聲震碎，海盜們嚇得縮成一團，紛紛囁囁低語，猜測大概是船上的女乘客，在驚恐昏迷以後，又被火焰聲驚醒，發現已無路可逃，因而才發出這種絕望的恐怖叫聲。

和這艘「巴蘭坦」號同樣，另一隻名為「新黑平」的鬼船也能够呼風喚雨。

一六四七年，一艘定名為「新黑平」的帆船建造完成，立刻被送往地中海，開始首次航行。

這是該年的六月，一個月後，「新黑平」號上的人們看到了一些難以置信的景象。

當時，這艘船正泊在一條河口附近，由於雷雨交加，風勢猛烈，河水上漲，「新黑平」號絲毫動彈不得，船上的人們都聚集在海岸上，驚嘖的凝視著由遠方乘風破浪而來的船。

「那就是鬼船！」

「眞的啊！一點不錯！正是鬼船」。

大家紛紛低頭議論著，事實上，此刻離他們半浬遠的那艘船，已緩緩的失去了踪影，不久，就完全從視線中消失了。

「那艘船似乎是遭遇了海難。」「鬼魂又回到了新黑平！」人們都驚恐的猜測著，事實上，那艘船的確也不曾再回到這個港口。

據說，從此以後，凡是在暴風雨降臨之前，鬼船就必定會出現身影。

英國女王「安」的大艦隊在和法蘭斯作戰後即回到加斯比灣，當他們一隻一隻的排成縱隊，進入聖持樓雷斯港的時候，突然，天空烏雲密布，驚天動地的大暴風雨來臨了。

在港灣外的艦隊，也湧進了港內避難，大小數百餘艘的艦隊頓時陷入了一陣大混亂，不斷的有船在危險的加斯比岩礁上擱淺；另有一艘正和暴風雨作殊死戰的旗艦，轟隆的一響，撞上了礁石，整個支離破碎了。

這是最悲慘的一個英國記念日，據說此後，每當入夜，鬼船就會出現，將入港的一些船舶拉到海底。

那艘鬼旗艦的甲板上，站滿了兵士，舷側懸掛的古式燈火，閃著微弱的光暈，船頭站著一個身穿鮮紅色制服的水手，右手指著陸地，左手抱著一個年青美女，過了一會兒，舷側的燈光一起滅了，船身開始劇烈的搖動。

如同呻吟般的人類喊叫聲四起，船尾急速的提高，船頭沉入暗黑的海底，頃刻之間，已沉沒不見。據說這就是從前在女王「安」的時代，大暴雨一夜中觸礁而亡的艦隊上的悽愴鬼魂。

## 海軍士官的鬼魂

在水手們之間，一向深信溺死的鬼魂，會變成溺死時的慘狀，再出現人間。

一九三七年，美國艦隊的老式軍艦上，有一個會計士官，這個士官獨眼，紅鬚滿面，面容十分特殊，由於長年過著海軍生涯，對於海軍的事情可說是無所不知。

一天，這個士官病倒，漸漸陷入危篤的狀態，他對圍在旁邊的朋友說：

「許久以來，眞謝謝各位的關照，我也無法報答大家。如今我只有一個遺憾，我很捨不得離開這艘軍艦，以後我一定還會經常回來。……就是這間，左舷二號房，回到我以前住過的這間房子。」

說完不久，他就嚥氣了。雖然大家並不見得相信他的臨終遺言，不過也不知怎麼的，反正以後三次的航海，左舷他的房間就被空在那兒了。一直到許久之後，有一個會計見習士官，被編入這艘艦上。

「前任士官死了以後，把這樣上等的房子空著，實在太可惜了！」他一面這樣說，一面就搬進了裏面。

此後不久，經過了一段很平靜的日子；四月的一天，當艦艇作完一次巡航，正向母港舊金山回航的時候。

「嘎—啊！」一聲刺穿肺腑般的叫喊聲，由左舷的士官室發出，兵士們都向發出聲音的地方飛奔而去，只見會計士官倒在二號房進口的走廊上。

「怎麼回事！」「振作起來！」大家都慌亂的喊叫著，一面搖撼著他，他急急的喘了一口氣。

「出現了！死人！死人睡在我床上，紅鬍子獨眼龍。」

水手們頓時靜了下來，這個會計士官從來沒見過前任士官，也沒有任何人告訴過他；那個前任士官的長相，一些老士官立刻打開門，衝進房子裏。「……」什麼也沒有。可是，當他們一起

走近床前一看，才「呵！」的一聲驚叫了起來。

在濕淋淋的毛氈上面，還留著一些沾著水的海草。

## 魔鬼藻海上的鬼船

一九四〇年九月，一個晴朗的早晨，「新荷魯」號來到了百慕達島，船輕快的向東航行著，引擎的聲音在寧靜的海面上響徹雲霄，水手們都預測，這必定又將是一個滿載而歸的日子。

「新荷魯」號上身漆成雪白色，在吃水線以下的船身是鮮紅色，配上海天一片的蔚藍色，閃著美麗的光輝。

甲板上站立著滿臉虬腮鬍的馬庫米克船長，髯鬚下的健康紅褐皮膚上有深深皺紋，彷彿在敍述著三十年航海生活的堅辛奮鬪。銳亮的眼光，是全體水手寄予信賴的最大力量。

「新荷魯」號是屬百慕達漁業公司所有的一艘捕鮪船，公司雖然還有其他五艘漁船，但都不及馬庫米克所持有的這艘來得大，捕獲的鮪魚大半都被冷凍起來，然後送往美國的罐頭公司，出事的那一天，也是獲知有大羣鮪魚出現，臨時召回了休假的船員們，急急的出港作業。

晴朗的天氣，延續了兩天，當晚，即發現了大羣的鮪魚，出乎意料的大收穫，船員的臉上充滿歡欣和喜悅，並帶著濃濃倦意。「新荷魯」號載滿魚蝦，開始改變路線，踏上歸途，精疲力盡的船員們，彼此替換，輪班值航，船板上只剩下老練的操舵手克斯汀在操作船舵，如火燒般的紅色水平線是將遇風暴的不吉之兆，船雖然用盡全速，仍覺滯留不前，天空一邊捲起了一些雲彩，風力也漸漸增强，眼見海面波濤洶湧，船頭已掀起白色大浪，海水開始冲打著甲板。

三個小時之後，船已駛入了暴風圈內，船員們都不眠不休的全體動員，開始努力的和風暴作戰，船板上站著船長、水手長、舵手三個人，他們臉上都現出緊張的神情，心中却充塞著絕不向風暴屈服的勇氣與自信。挾著雨的强風，吹折了桅桿，甲板似乎也要被掀起，不斷發出「吱喳吱喳」的恐怖聲響，經過數小時的奮鬪，黑沉的夜晚漸漸來臨了。

「克斯汀！休息一下吧！」「沒關係的，船長。」

克斯汀如同大樹幹一般的臂腕，正緊握舵輪，給人一種安穩紮實的感覺。

天色更昏暗了，船一邊鳴著汽笛，急急的開往百慕達，而狂風似乎不甘示弱，不斷加强風勢雨勢，激烈的風雨咆哮，捲襲著小小的漁船，恰似滄海一粟在被自然的猛威玩弄一般，船上的許多人已被風浪震攝得東倒西歪了。

七點左右，突然船頭受到一陣衝擊，瞬間向左傾斜了下去，船舵不停的亂轉，失去了控制，克斯汀臉色倏然一變。

「船長，糟了！舵已經報廢了！」

「什麼?!」船長顯然也失去了平常的鎮靜，克斯汀沒有回答他的問話，猶自顧不暇的左右轉動著船舵，然而，船却完全不受控制了。

就在這個時候，船頭前的滾滾浪濤中，竟躍出了一個如同海和尙一樣的巨大怪物，似乎想要一口把船吞進肚裏。「鮑遜水手長克斯汀，快看」船長大叫著，那個海和尙黑烏烏的頭上，浮著一些白色物體，彷彿是一條粗白蛇一樣的東西纏繞在那裏，船仍然大幅度的傾向左邊，在傾倒的左舷正前方，另一個巨大的怪物也現出了身影。「船長！是大烏賊和鯨魚！」

確實是一條全長約二十哩左右的鯨魚和大烏賊，正在進行殊死的爭鬪，大烏賊雖然一隻脚被鯨魚吞噬了，却仍然用其他的幾根脚，緊緊的纏在鯨魚頭上，白色的胴體發出青白色的燐光，不久後，又一起消失在茫茫大海中。

此後，不曾再從海底浮起，三人心中，此時不由然的浮湧出一股不祥的預感。

## 絶望的漂流

此後十天，「新荷魯」號音訊全無，也沒有再回到百慕達島，其間，海空的搜索雖然一直繼續著，却一無所獲，只能由一些漂流物，確認出該船已遭到海難，而且他們認定，船上可能已無一人生存。

但是，就在那時，大西洋的正中央，碧藍的海面及天空，除了飄流著幾朶白雲外，在單調、平靜的海面上還有一艘小小的船舶，孤獨的飄流著。

四個男人正坐在船上，其中一個已顯得憔悴不堪，似乎連坐立起來的力氣都沒了。臉上長滿鬍鬚，凹陷的雙眼，茫然而空洞的投向天空，這就是馬庫米克船長，坐在一旁的是操舵手克斯汀。

當夜，失舵的船已註定了命運，儘管他們拼命的搶救，但是過了午夜不久，船還是開始向下沉沒了，在暴風雨中，十名船員分乘兩隻舢舨逃生，只有水手長一不小心失足，由船上滑落，消失在驚濤駭浪中。

船長、克斯汀、以及其他兩個人，平安的駛出了暴風圈，但是，此時的生存已不再有意義，他們似乎只是在等死而已，每天只能靠極度節省糧食和水維持，起初一兩天，他們期待獲救的希望還很强烈，漸漸，經過一些日子之後，大家都變得絕望了。

他們認爲自己已進入了「魔鬼海」，那個大烏賊正是魔鬼化身，雖然，這是在他們長久的船員生活中，從未見過的；但是，根據許多傳說，大西洋的某處，有一個魔鬼海，那裏就有像大烏賊這樣的巨大怪物棲息。

三天、四天過去了，衰弱日復加深；另兩名船員還是初出道的水手，却慘遭風暴蹂躪。第五

天，其中一人，喝乾了所有的食水。

克斯汀非常憤怒，想把那人扔進海裏，却被船長制止了；正午的强烈太陽，毒辣的照射著，此時連一絲風也沒有，海面變得異常平靜，用帆布製的防曬兼用船帆，只能遮擋一點陽光。

第六天，偸水的那個男子，突然的站了起來，發出一聲異樣的喊叫，跳入了大海，似乎是神經錯亂了。但是，此時誰也沒有力氣和體力下去救他了。只有克斯汀還妄想用微弱的餘力拉住他，但是，却也失敗了，只得頹然的看著他跳下大海。

該地不見一隻海鳥，四處一片寂靜，克斯汀每天只是無聊的用鮪魚骨作的釣針捕魚，或是補修釣魚用具。

第九天，又有一個人靜靜死去，很快的，他們就把他海葬了，船長馬庫米克雖然自覺死期已近，不過他終究不愧爲經驗豐富，意志强烈的人，雖然年屆五十二歲，到了這種情形，還是硬撐了下去。

## 魔鬼海的亡靈

兩星期的時間過去了，那一天也已逐漸日暮西沉了。船長奇跡似的仍保存著生命，日復一日的，在風平浪靜的大洋上，漫無目地的漂流著。令人恐怖的氣氛瀰漫四周，被日晒的滿臉通紅的馬庫米克骨瘦如柴，像極了鬼魂幽靈。

日落後兩小時左右，水平線上出現了一個黑點，並逐漸的擴大，睡在船底的兩人混然未覺，馬庫米克開始用微弱的聲音說：

「克斯汀，我已經不行了，但是，你還年輕，絕對不要氣餒！靠海維生的人，一碰上風暴就完蛋了！你一定可以碰上一兩艘船的；只是這是魔鬼海，可能不行也說不定，你可曾聽說過有關魔鬼海的事情？」

「你在說些什麼，千萬別胡思亂想，無論如何，我們總還有一線生機！」

他慢慢的坐起了身子，忽然他看到就在正前方，可以識別出是黑色的船影，浴在昏暗的暮藹中，清清楚楚的向這個方向駛來，而且，一艘、兩艘、三艘，映入了他的眼簾。

「船長！船，船來了！」他這樣大叫著，可是，馬庫米克動也不動，他把馬庫米克扶了起來．馬庫米克瞪大了眼睛，嘴唇翕動著，却沒發出半點聲音，而克斯汀緊握著雙槳，用盡全身的力氣，拼命向前划著，沉重的雙槳，幾乎拆散他的臂腕，儘管如此，他仍然倔强的向前划著，滿懷希望，划向大船看得見的地方。

「克斯汀，沒用的，火把，火……」克斯汀似乎充耳未聞，只知道奮勇前進，漸漸划近大船邊。

至於自己那來的那麼大力量，能把槳搖得如此有力，連他自己也不明白，或許是那種求生的意志帶來的勇氣吧！

放下雙槳，開始準備打信號，在棒子前面綁一塊布，點燃火，用力一揮，來回不停揮動著，轉眼間，小船已迅速的靠到了船邊，黑黑的船身，在微弱的日光下，可以看出一共有三艘，他一邊揮著火炬，一邊大叫著，但是船上却一點反應也沒有，等到雙手搖累了，他只得頹然坐在船邊，眼見一邊的馬庫米克，就伸手將他拉起，靠到船舷，指著那三艘駛近的船。

「船長，看！船，可以看見船了！」

馬庫米克凝視了來船一番，就大聲驚叫起來。

「鬼船！」然後，緊緊拉著克斯汀的臂腕，向船底倒下。

克斯汀只覺背脊一涼，飄浮的三個黑影，果然全無半點生氣；船上不見絲毫亮光，汽笛的聲音，以及螺旋槳的聲音，更是一點也聽不見。三條船，只是靜寂的在海上飄動著，的確給人一種陰森森的恐怖感覺。此刻船已逐漸迫近身旁，在伸手不見五指的一片漆黑中，克斯汀更加提高警覺。

「魔鬼海的鬼船……」他低低嘟喃著，此時一旁的馬庫米克雙目未瞑，早已斷氣了。

## 被稱爲船舶的墳場——「藻海」

到此不得不先談一下一般人所講的「魔海」，它遍及世界七大洋，其中尤以大西洋百慕達三角內的魔海最爲著名。自十五世紀以來，人類乘船航海日漸普遍，此處種種謎樣的傳說，就層出不窮。

在過去，船還全部是木造帆船的時代，遭遇海難的船，並不沉入海底，仍然隨風在海上漂流，這種有關鬼船的傳說，確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當時那些船可能是配合了天氣潮流等等自然現象，因而連續數年間，在海上飄流。至於在大西洋上，這些遇難的船隻，則全都集合到了一個地方，該處就是所謂的「魔海」。

在上述事件發生的十幾年前，一九二五年，有三個美國人曾到這個海域內探險，這艘名爲「艾克蒂愛路」號的船舶已作好了萬全的準備，探險的結果，他們爲這神秘未知的海域定名爲「藻海」。

「藻海」代表的意義是海藻浮游的海面，海藻是海草「洪達時拉」類的學名，東達非洲西岸，西至大西洋正中央的廣大海域，包括由北緯二十度到三十度的範圍。

這種海藻帶有浮囊，通常都是大羣聚落生長，浮游水面，至於此處爲何會長滿這種生物，據

推測，起先可能是墨西哥暖流經由墨西哥灣帶來，橫斷大西洋，沿歐洲、美國西海岸南下，再向西方橫斷，回到原處，流到中心部的海藻，就開始在該處紮根生長，這種海草沒有生殖能力，它的繁殖是靠古老部份枯死之後，然後分裂成兩部分，不斷的分枝，不斷的繁殖下去。

由於這種緣故，遇難的船隻，只要一飄流到這個地區，就會被成羣的海藻纏住，還有一些因指南針錯誤，而誤入此地的船舶，也會因海藻的作亂而失去船舵的控制，再加上在百慕達三角，這個海域一年到頭都是處於無風狀態，因此帆船時代對於此處充滿了恐懼，只要一駛入這裏，就彷彿面臨了萬刼不復的地步，這也是名爲「船舶墳場」的由來。

調查船「艾克蒂愛路」號所以不會受海藻影響而發生故障，是由於事先已在螺旋槳及舵上裝了一些特殊的裝置。但是，這項調查只限於一小部份，對於「魔海」的神秘並未能完全解開。

## 奇跡的生還

載著克斯汀和船長屍體的小船終於靠近鬼船，究竟是克斯汀的小船向鬼船駛近，或是鬼船以相當速力飄流過來，當時連克斯汀自已也弄不清楚。

唯一記得的是：當小船迫近的時候，船上的折損檣桅，腐朽木塊的臭味撲鼻，照說如果是沾滿海草的朽船，是不可能發出這種味道的；在當時，他心中並不曾感到十分恐怖，只是看到船上到處有一種青白色不明物體，如燃燒一般的發出模糊的光輝，彷彿來自地獄，令人心裏感到非常不安。

他雖然想緊隨著大船划去，看個究竟，但是由於長久的疲勞，竟迷迷糊糊的沉入了夢鄉。

直至强烈刺眼的陽光照在身上，他才醒轉過來，此時已是日正中央，將近正午了。圍繞著他的，依然是一望無際的碧海青天，昨夜的船早已不見踪影，當夜的事情彷彿是場惡夢，他幾乎有點懷疑自已的眼睛了，然而深留腦海的清晰記憶，却令他不得不相信這是件事實。

過了四天，他竟平安無事的在加拿利羣島西北方兩百海浬的地方，被一艘法國船奇跡似的救了。

截至目前，克斯汀仍然安然無恙的在百慕達島附近航行著，但是，對於那夜的事情，他一直堅稱絕對是個事實。

其後，在一九四六年時，美國又曾派船前往藻海西域進行調查，由於海水的深度，他們也就乘船四處移動進行調查，他們調查的結果，下了一個這樣的結論，該處的小蝦、烏賊等微生物以及魚羣，都羣棲在海底附近，這個海域必定有一種特殊的東西存在，因而才會形成這種奇怪現象。

總之，對於百慕達三角內這個海域以「魔海」爲名，眞可說是名符其實。

# 第二章　漂泊在北冰洋上的冰凍帆船

## 開拓北冰洋的人們

距今六十六年前，在一九〇九年的四月六日，美國人比利最初到達北極點，他是由格陵蘭乘犬拉雪橇，從冰上滑行而至，並未依賴船的航行，其主要目的是爲了顯示人類足跡所達的極點，和北冰洋的探測，可說毫無關聯。

北冰洋素有「地球屋頂」之稱，它是圍繞北極的一個大洋，雖然從十二世紀左右就有人開始到該處探險開發，但是在比利以前，還從來不曾有人到達過這個極點。一般前往北冰洋的目的，不外乎三點：一、到達北極。二、探索東北航路。三、探索西北航路。但是，事實上，歐洲各國的運貨船（說是海盜船倒比較貼切一點）想要開始在北冰洋上航行，寄予極大希望在這條航路上

，則是到十六世紀以後的事情。

凡是人類對於未知的世界都存有一種憧憬，海上生活者所以膽敢引向這個颶風、冰壁充斥的危險水域航行，是由於冒險心的趨使及社會的需要，也就是所謂的貪慾作爲導因，這種貪得無饜的心理一經伸張，人們就會不顧性命前途，敢駕着木造小船，深入狂風巨浪的茫茫大海中。

十三世紀後半，馬可波羅深得明太祖之寵愛，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六年之久，獲賜大量鑽石、珠寶、金銀，榮歸家鄉威尼斯，宣稱東方擁有寶庫，從此，歐洲各國的人士，才漸發對東方各國興起了濃厚的興趣，嚮往着神秘的東方國度，其中有一羣民衆，甚至還結黨，不斷的前來東方，但是，當時的航路，通常是繞經南美及美國的南端，然後出太平洋或印度洋，這種路程太過遙遠，馬可波羅也是經由這條航路前往中國的，單程須三年，來回往返就需花費六年的時間；爲了尋求捷徑，及早得到財富，人們才想探尋繞道北冰洋的這條航路。

既使到了原子時代的今天，在流冰的海上航行，還是很危險的一件事，當時却妄想以小小的木造船，以及幼稚的航海術，橫渡北冰洋，不啻是拚死的航行。

## 海盜船「沙倫號」

科學的日新月異，既使已發達到了令人驚嘆的月球探險，人類對於自己地球上的許多事物，却仍然未能完全解明、探查出來。

特別是有關於海洋的種種奧秘，深海當然更不待言，海洋上發生的種種大小事件，至今仍有許多不能靠實際理論解釋明白；儘管占星術等等算命法並不足以採信，然而許多時候，占星術仍有言中的可能，對於以海維生的水手們來說，種種迷信在他們的腦海中，是絕對深植不移的。

下面所說的這個鬼船漂流事件，當時，曾使挪威的水手們陷入恐怖的深淵。

一八〇八年八月的一個晴天，挪威船「沙倫」號在北緯七十六度、東經七十八度附近，向西航行。

這個清晨，非常難得的，是個和風麗日、風平浪靜的大好天氣，從漂流的冰山之間，可以清楚看到右舷遙遠處的比薩島。

「這眞是我生平最一帆風順的一次航海！」

船長翰森得意洋洋的吸了吸鼻子，深深地呼吸一口寒冷的新鮮空氣，這艘「沙倫」號雖然名爲捕鯨船，實際上却是一艘海盜船，他們由蘇俄北岸接連着掠奪拉蒲丁海上的船舶，掠奪物堆滿了船艙，爲了掩匿他們卑鄙的强盜行爲，還在上面覆蓋了一些魚類，僞裝捕魚船，興高彩烈的踏向歸途。

此刻新・澤姆利島正矗於北側，橫斷巴雷兹海，位於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北端突出部分。由

於此沿岸人煙稀少，海盜們往往能够在這裏大大撈上一筆，從此一變而爲富豪，一輩子吃穿不盡；而且挪威海岸又是懸崖峭壁連綿不絕，要想登陸，極其困難，因此，在此作案，可說是無往不利，翰森船長對自己所打的如意算盤感到相當得意。

但是，海上的氣候，總是多變詭詐的令人難以捉摸，午後左右，突然一陣狂風開始吹襲，海上掀起了大風大浪，冰山宛如正在行走的帆船，前後左右搖擺着，此刻一點也不能掉以輕心，如果一不小心撞上那個白色的怪物，沉船的命運就絕對無可避免了。冰山乃是由冰河中的冰塊崩裂漂流到海上，受到潮流及風波的影響，堆積而產生。冰山可分成兩種，冰河中產生的，大多體積較大，而北冰洋中因爲除了格陵蘭島外，就沒有其他大陸，所以冰山體積較小，就因爲這個緣故，冰山一受到强風、潮流，就很容易發生移動，對於航行的船隻來說，這是最爲危險的。

「船長，我們是不是來到地獄的第一關了。」就連在海上常見大風大浪的船員，也不禁臉色大變，除了把生命寄託在舵手身上之外，也別無他法；不知何時，四周已被閃爍發光的白色利刄整個包圍了。

北極的夏天是沒有夜晚的，但是，在這種大風暴中，簡直就是盲目航行，羅盤已全失去了效用，如今只好儘量避開冰山，向前航行，但是，預料中的事情在下一瞬間，還是降臨了。

隨着喀啦一聲巨響，「沙倫」號受到一陣劇烈震擊，完全停止了航行。

數十浬高的白色怪物，彷彿一口就要吞咬住船頭，使船身絲毫不得動彈。經過黎明的濃霧、强風及怒濤侵襲後，寧靜的清晨又再度來臨，天空稍稍露出一點藍色，翰森和船員們終於平安脫險，橫擋在前面的冰壁也漸漸的移開，「沙倫」號已經向前漂流了數百浬。

翰森船長迅速的檢查了一下船上的機件，還好，船身竟然絲毫未損。

「哦！出發啦！挪威豪華別墅裏正有芳醇的好酒、迷人的美女在等着我們哩！大家快提起精神唷！」

船長如猛虎怒吼般的激勵着部下，船員們也爲獲得九死一生而欣喜，又想起遠在彼方的美女醇酒，更是賣力地划了起來。

當時，船依然被濃霧包圍，無法順利前進，不過稍後不久，霧色就漸漸淡薄了，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從前面船板上傳來：

「船長，船，看見一艘船。」偵察員大叫了起來。

「什麼船啊！好極了，各位，準備開戰！」

船長急急的命令部下各就各位，作戰鬪準備，他自己也將手槍裝好了子彈，窺視着海上。

霧氣隨風飄散而去，在離「沙倫」號百浬左右的近處，一艘五十噸大小的帆船搖搖擺擺地漂了過來，看不出這艘船究竟是來自何方，又要去向何處？是從天而降的呢？或是從水中浮起的呢

？在一刹那間，就在衆目睽睽之下它就倏然出現了。

「接近那艘船！好！千萬不可大意！」

船長翰森不愧是一個海盜首領，全力發揮了那種海盜的本領，叱喝指揮着全船的人，希望能在歸途上，再順便撈上一筆，這是他心裏打的好主意。

「沙倫」號小心翼翼靠近前去，但是，一待靠到船邊，才發現那艘船似乎有點不太對勁，船上一個鬼影子也沒有，而且帆柱、帆布、甲板舷側，整個船都像剛從冰山中拔出來一樣，全都包滿冰塊，在晨曦中，閃閃發光。

「好像是冰凍船哩！」「會不會是鬼船呵？」水手們紛紛議論着，一面緊盯着來船。

「喂，把梯子搬來，上去查查看！」船長下了命令。

海盜們還是動作熟練的爬上了梯子，進入冰凍船。

## 冰凍帆船的屍體

這艘船正如同「冰凍船」之名，整個都被冰塊冰封起來，船長水手們登上甲板後，滿船的冰塊，根本寸步難行，空手赤拳無法打開通路，因此，大家又取來了鐵鎚、斧頭，敲打覆在船艙門口的冰塊，很快的，就將冰塊連門一起都打碎了，艙口開了一個大洞。



「好，跟着我下來！」船長領頭，部下們跟在後面，向艙底走去，但是，就在剛踏進去的一瞬間，一行人都呆若木鷄的怔在那裏了，艙內有許多個男人：有的背靠板壁，頭向下垂；有的在吊床上，如貓般的弓起背部；還有一些人，在床上像比目魚一樣的伏著，每一個的臉色都如同蠟像般的蒼白，僵硬的一動也不動，似乎是被凍死了，像硫磺一樣的臭氣冲天。

「喔，眞受不了！」

水手們難受的都快要嘔吐了，但是，船長根本不予理會，仍然手執斧頭，再度去敲開船長室的門。

那裏也是同樣情景；船長是個年約五十歲左右的蓄鬍男子，正攤開筆記本，伏在桌上，右手拿着一支筆，大概是正在寫航海日誌的時候被凍死的吧?!

翰森船長對於這種景象，視若無睹，只是眼睛骨碌碌的轉着，巡視房內有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然後開始敲打隔壁像倉庫似的房門。

「船長，還是回我們船上吧！」

「這個船什麼也沒有的。」

水手們都膽怯的開始想要退回了。

「胡說！在這一帶打轉的船，應該會載滿財寶才對，一定要搜出來！」

海盜船長是個很貪心的人，而且非達到目的不甘休，他拼命的打碎那扇門，衝進倉庫裏。船員們也無可奈何的跟了進來，這次船長終於如願以償了，房間中堆滿了毛皮以及東方式的陶器、傢具，大家都欣喜若狂的爭着去搬這些寶貝，但是，就在這時，毛皮中出現了一樣東西，嚇得大家連大氣都不敢喘一聲。

三十歲左右的一個女人，埋在毛皮裏面，只有頭部以上露了出來，水手們都目不轉睛的盯着看，如同死神一般的美麗面孔——

「啊！有一個女的。」

「看起來好像活的一樣。」這些不怕死的船員們看到這種情形，也覺得膽戰心驚，誰也不敢走上前去，只有船長一人，仍然很鎮靜的。

「眞是見鬼了！」他不服氣似的一面發着牢騷，一面走到旁邊，把蓋住女人身上的毛皮剝了起來，忽然——從毛皮中滾出來一個像球一樣的東西，滾到地板上的同時，「啊！小孩子。」大家都大叫了起來，凍得硬綳綳的嬰兒，從敞開的母親胸前，掉落出來，大概是母親正在抱着嬰兒想用身體煨暖孩子，但是，由於寒冷刺骨，最後兩個人都凍死了。

「船長，太可怕了，我們快回船上吧！」

「我已經快吐了！」

「說不定這是死神的化身，要來懲罰我們哩！」

水手們都不高興的埋怨着，準備抱頭鼠竄，有些人連牙齒都咯咯嗒嗒作響，不只是爲了寒冷；這些平時天不怕地不怕的海盜們，懦弱的一面，都在此時暴露出來了。

「到了這時候，還有什麼好怕的?!只要儘量多搬一些寶貝回去就好了!快!」

船長又說話了，並且不顧那些水手的反對，只自顧自的挑出一些寶貝，放上每個人的背上，要他們背回去。

## 發瘋的海盜船長

海盜船「沙倫」號再度張起了帆，繼續向西航行，由於水流西向，船舶航行格外順利，船行甚速，轉眼間，已通過了新澤姆利島的北側，一直到巴雷玆海，天氣都非常晴朗，愉快平安的航海一直繼續着。

接着的幾天過去了，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在望——那裏就是有華麗的別墅及美女醇酒的樂園——就在到達那個水域的時候，突然，奇怪的現象發生了。首先船長翰森，在吃早飯時，將正在喝的湯全部倒在頭上，嘴裏胡說八道的喃喃自語，然後從甲板上跳進海裏，看樣子是發瘋了。

這不過是個開端，發瘋的人一個接一個的出現了，船上陷於不可收拾的混亂中，其後約一個

月左右，挪威的捕鯨船發現了這艘「沙倫」號，於是將它拖回本國，當時四十二名船員中，只剩下三名生存者，而且都已陷入死亡邊緣的危篤狀態了，獲救之後只能恍恍惚惚的敍說了一些當時發生的情況，接着就相繼嚥氣了。

這項事情稍後被披露出來，舉國震驚，挪威的水手們，更是驚恐萬分，鬼船的故事流傳於大街小巷，每個人都深信不移；事實上，我們也不能忽略了北冰洋的自然條件，深入冰中的船隻，一旦失去食糧，水手們飢餓而死，由於某種作用，這艘船舶從此隨着潮流，越過冰山、流冰，既使時經數年，不，數十年也不會腐敗，就在特殊的北冰洋廻流上漂泊着，這也並不是沒有可能。

「沙倫」號所搶奪的船隻，也是載滿了從中國帶來的物品，經由白令海峽，進入北冰洋，由於寒冷及準備的食糧不足，因此變成了一艘冰凍船，事實是否眞是如此，不得而知……

# 第三章　從幽靈船上消失的黃金袋

## 四匪徒

從美國南北戰爭以前，直到一八七一年的巴西革命時候，「西魯布」號一直在海上被人們用來從事走私生意，後來由於英國巡洋艦的追逐，才被趕入南美西北岸一帶，又繼續在迦納熱帶植物密生的沼澤區域，進行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

順利的買賣一趟又一趟地做著，在這期間，「西魯布」號不知曾被多少惡棍收購，做過多少醜事，像走私啦、河上的强刼啦、以及偷渡犯人等，就這樣，經過許久之後，這艘船已是破舊不堪了，最後的船主，是位擁有巴巴荷尤海岸所有土地的殖民家，他將這艘船重新修理一番後，就用來運送可可，一天晚上，他却由於飲酒過量而在船艙中暴斃了。

此後，這艘船就被緊緊在碼頭，任其日漸腐朽破爛，這艘曾經滄桑的船舶也和人一樣，由於其萬惡不赦的過去，「不祥之船」的惡名，隨著時間的流轉，更加遠播，事實上，「西魯布」號雖然外殼堅實，她的心（假如有的話）却的確是很邪惡的，因爲，每一位船主利用「她」，所犯的種種罪惡想必已深深滲入船的內部。但是，回憶中的一切也已成了過眼雲煙，如今她却長眠於昏暗的沼澤中。

但是，有一天，在偶然間她却又被引入了人世，嘗試最後一次的冒險，下面就是當時發生的悲慘故事。

## 被刼的黃金

那一年雨期剛開始的時候，人們在有名的金堡拉索山西山口發現了黃金，首先發現的是一個牧羊人，當河水突然氾濫的時候，成堆的砂金層露了出來，頓時，成羣夢想黃金的人，由四方睜著貪婪的眼光，蜂湧而來。

在四月初，第一批裝砂金的袋子由出產地運往海岸地帶，黃金被馱在馬背上，運過山地，凡是須要利用河川運送的地方，四周都戒備森嚴，並且用圍滿鐵絲網的船運往古亞基魯……

但是，所有的黃金袋、船舶、船員以及守衛的警衛隊竟然全都在途中消失了蹤跡，究竟去向何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沒有人知道；四個神秘旅客是唯一有嫌疑的，這四個人於一個月前組成探鑛隊，趾高氣揚的來到礦區，如今却也全無蹤影，據說已由巴巴荷尤河下行，前往迦納了，毫無疑問的黃金袋必定是已到了這些人的手裏。

他們四人是沿著窄小的運河，乘著木舟下行的，運河兩岸覆滿熱帶綠蔭，只有最上面稍稍露出一些空隙，能窺見些許藍天。由於四周一片漆黑，從天空灑下的明亮陽光，眞是美妙。腐朽枯葉和水蒸氣的味道瀰漫四周——這是一條運送可可前往碼頭的舊時水路。

轉瞬間，視界擴展，運河前面展現了一個大的出口，一艘古老的帆船頓時映入四人的眼底。

「怎麼樣？我說的不錯吧?!那艘船不就好好的擺在那裏嗎？」一個矮胖的傢伙，得意洋洋的說。

「但是，那是不是還浮著的呢？看起來似乎已經腐爛了，說不定一踏上去就爛了哩！」在船尾的一個男子嘲弄似的說。

「別說廢話了，我們已經簽約訂下這艘船了，難道還浮不起來不成？」一個高個子，方臉的男子出來打圓場。

「不是很棒嗎？布留華，一定就是這艘船了，看！有後甲板的漂亮船。」接著就哼起歌來，用那種他一向引以爲榮的「優美」歌喉。

「往昔爹娘懷中的寵兒
伶巧的口齒惹人愛
如今乘風破浪
啊！
遨遊四方，以海為家。」

愉快的歌聲使小船中的氣氛多少輕快緩和了些，然而，第二個男人却一直露出氣忿難平的樣子。

「別嚕嗦了……。我並不是只顧慮到自己的安全，而是希望大家能在航海中都和睦相處。」

但是，頭一個男人却悶聲不響。

「拿起扁擔，克里斯比姆，開始把東西搬到船上去！」

然後自己就在肩上挑起沉重的一袋黃金，率先走出小船，其他三人也接著一次又一次的把貨物扛在肩上，運到帆船上，直到全部運完。

「哎呀！喬治不見了，這個傢伙，不知跑到那去了？」

布留華環視了一下四周，喬治從剛剛忿忿不滿開始，然後大家就沒注意他跑到那裏去了。「喬治？」大家都大聲喊叫著，在寂靜的原始林裏，三個人的聲音聽起來着實有些可怕。

「啊！在那裏哩！」浮在水面上，正痛苦扭動身體的喬治露了出來。

「別管他，讓他淹死算了！」克里斯比姆狠狠的詛咒著，然而布留華還是走到小船邊，將他救了起來。

「怎麼回事？提起精神來，喝一杯酒後好好睡一覺，不管什麼事，都會忘得一乾二淨！」

克里斯比姆點燃火柴，上了燈，他的身影就在黃色的光圈中被照得清清楚楚，肥胖蹣跚，濃鬚大眼——雖然體格魁梧，然而一看就曉得是那種流浪粗獷的粗俗人，飽經風霜的臉面，想必也是經過不少滄桑。然而，從他的外表，却讓人無法辨清他的國籍，說他是美國人，却又不像，說是巴西人也未嘗不可，可是他又有墨西哥人的流浪性格，眞是個令人無法猜透的神秘人物。

名叫布留華的頭目，是個外表剽悍的海盜人物，以常在基威特一帶搶刼海難船貨物而聞名，有時在珍珠羣島附近走私捕魚，有時又是哥倫比亞的「緝私隊」，還是四海爲家的流浪人，也是個名符其實的無賴。紅皮膚，雪白的牙齒，直爽大膽，六尺多高的身材，有著寬濶肩膀，雖然兩眼間的距離遠，但是看起來，一點也不明朗、活潑，反而給人一種陰險的印象。

他在「西魯布」號上面找出了一些木板，正在忙著做抽水機。「够了，你們！只要把這個東西做成，不到一個鐘頭，就能使這艘船浮上去了！」

誰也不願動一下，突然，布留華站起來，銳利的眼光如同閃出青色火花一般，瞪視著大家。

「想想大家的安全吧！我們只有離開這個海岸，生命才能得到保障！你們難道不想快點離開這裏嗎？到了明天早上，河船被毀的事傳到古亞基魯，我想他們一定會立刻派武裝騎兵搜尋全國各地的，那時該怎麼辦？」

「你說的眞是一點也不錯！」克里斯比姆滿臉不高興的搭腔。

「我也這樣認爲。」矮胖個子的那一個也這樣應了一聲，他自稱是查理·第布汀，是個嗜酒如命的傢伙，因爲喜歡哼歌，因此獲得「歌唱查理」的混名，但是，他也常變換名字，忽而叫撒利班，忽而又叫提姆·穆安，至於到底那一個是眞名誰也無法得知。他有一付肥胖的身軀，金黃色的鬍鬚，佈滿臉面。

「所以，不管怎樣，我們一定要趕快推動這艘帆船才行！」

「但是，不是都已經腐朽不堪了嗎？」

「不，她像錢一樣的結實管用哩！三年前才大修過一次，只要能把水汲出來就行了，你們何不過來幫忙修抽水機？」

「既然如此，我們是應該幫忙的……喂！喬治怎樣？一起幫忙吧?!」

克里斯招呼著喬治，但是，站在一旁的喬治却在離大家遠遠的地方坐著，露出一付疲憊不堪的神色，根本未予理睬，他是所有人中最年青的一個，還是在「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尷尬年齡徘徊的少年。

眼見這情景，布留華重新打量了一番，此後將一起工作的三個伙伴，其中竟沒有一個是值得信賴的，雖然表面上彼此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事實上，心裏却都各懷鬼胎，這樣自己也無法展露領導的才幹，想到這裏，他不禁故作姿態的怒吼了一聲：

「你們一點也不乾脆，只要回答我……清清楚楚地回答我，你們到底是要還是不要和我一起坐這艘船？」

「幹嘛這麼大火氣呢？兄弟，我們什麼都聽你的，行了吧?!」老奸巨滑的克里斯比姆，陰險的乾笑著，一面親熱的拍著布留華的臂膀。

## 消失的黃金袋

當晚，四人一起坐在船上，只見河流兩岸，濃密的樹林圍成拱形，環繞四周，除此之外，就只有偶而樹隙中出現的漆黑夜空而已，密林中異常寂靜，令人神經格外緊張，雖然他們是一羣兇惡殘暴的盜匪，然而當時淒慘的叫聲，却久盤旋耳際，四周的密林，眞彷如棺木的黑蓋子，漸漸逼近，森林的深處，還隱約傳來無數囁囁低語……

天上一絲風也沒有，簡陋的提燈動也不動的直直掛在釘子上，倏而一陣冷颼颼的陰風，彷彿

鼓動著龐大漆黑的翅膀一般，迅速的飛撲到了船上，原始夜晚的野性，帶著奇怪的聲響和氣息，令人不自禁的感到一種壓迫感。一行四人——就連一向冷靜的布留華——似乎也感到一些不祥預兆，背脊不禁竄起一股涼意。

孤獨襲上四人的心頭，很不可思議的，大家都不約而同的想藉助這艘帆船，來擺脫心底的種種可怕念頭，儘管帆船古老破舊，但是堅牢的甲板，却毫無疑問的是出自人類雙手的創造，唯有想到這裏，四人的心情才稍稍緩和放鬆了一些。

「我們究竟在這裏做什麼呢?」喬治忽然這樣叫了起來，紅紅的雙眼充滿血絲，蹣跚的停下脚步，一面搖提著身體。

「我們爲什麼不從這個洞逃出去呢?那些傢伙說不定正在後面追趕我們哩!馬上就要追上了，趕快走，走，繼續向前走呵……喂，出發?!讓我們快出來——」

今夜痛痛快快喝過幾杯老酒的第布汀，也醉醺醺的急急附合著。

「就是說嘛!喬治，你說的對極了，我們也許正被別人追趕哩……可要老實點呵!」

「別這麼沒出息，說這些膽小話!睡吧!好好的睡覺!」克里斯比姆一點也不客氣的將大個子第布汀和年青的喬治罵了一頓。

第二天早晨，當布留華醒來的時候，一如往昔的熱帶氣候，炎熱如火球般的太陽已經高掛天空。

他伸了一個懶腰，環視一遍仍在熟睡中的伙伴們，喜悅漲滿胸懷，一切事情都照計劃順利進行，最糟的情形已經過去，以後的工作就簡單多了，帆船已經被整修的很管用了，從河船上奪來的糧食，也足够一週的時間食用，現在只要能順利航行到河口，逃到哥倫比亞去，那就算大功告成了。

不久，大家就圍坐在艙口，準備吃早飯，這時，大家才注意到年青，又患有熱病的喬治又不見了。

「怎麼回事，眞是麻煩的傢伙!」布留華眼光炯炯。

「哎呀，有一袋金子不見了!」……直到前一晚都還擺在船尾橫木上的四袋黃金，竟然會少了一袋……。克里斯比姆突然如野牛一般的發出怒吼，站起身來。

「呵!原來如此，一定是那個傢伙拿了才逃走的，卑鄙的東西，一定要把他追回來才行!」

「但是，他會逃到那裏去呢?他又在發燒，應該是不會走遠的……。」事實上，喬治也的確不曾逃到很遠的地方去，此刻，他正在一間小小發霉的船艙床上呼呼大睡哩!

「怎麼搞的?爲什麼躲到這種地方來?」

「不是躲，我是生病了!」喬治張開毫無生氣的雙眼，這樣低語著。

「不是躲?……太令人懷疑了。」

喬治從床上被强拉了起來，三人極盡能事的翻弄著床褥，然而，心愛的黃金却怎樣也找不着，喬治站在一旁，茫然不解的望著發怒的三人——那麼，黃金究竟是被誰運到何處去了呢?

「克里斯，你睡在那裏?」布留華聳聳肩問道。

「我嗎?……門口的地方，你是不是懷疑我偷的?」

「查理呢?」

「睡在克里斯的旁邊。」

「因爲沒有證據，我們也不能確定是誰做的，多說這些廢話也沒用。」

「總是有人做了吧?!究竟是誰?」第布汀尖刻的問

「還不知道是那個傢伙，既不是我，又不是你，誰都不是。」

「……但是，金子的確是找不到了，一定是有人拿了總該沒錯吧!」

重三十磅，價值超過一萬美元以上包裝成像食品一樣的袋子，不見了蹤影，確是不容懷疑的事實。

因此，這一羣惡棍開始在「西魯布」號上進行地毯式的搜索，由於船內沒有任何拉拉雜雜的廢物，搜察光禿禿的船艙，可說是毫無困難，前面的隔艙，有一個低矮的板壁，從那裏有走下底艙的樓梯，他們窺視了一下昏暗的洞窟內部，潮濕的臭味飄散著，由於上面利用船身剩下來的腐朽板子搭成，艙內大庭被遮在一片黑色陰影中，左右兩面，則用狹窄的板子搭成床舖。

「奴隸的房間，這裏——」

「你所謂的奴隸是黑人嗎?」

「是的，這艘船大概就是奴隸船!被抓來的黑人，都被關在這裏，一些沒有用的老頭，餓得半死的廢物，生病的，以及其他種種被酷刑鞭笞責打得不成人形的人，都在這個下面，這個被稱爲小小的地獄，有他們的哀號聲，絕望的痛苦聲，以及悽慘悲切的叫聲，你們……」

「別談了!布留華，你不是瘋了吧?」第布汀從艙底的入口抽身出來。

「太恐怖了!第布汀，你何不代替大家到這被詛咒的艙底去搜查一下!」

「我不去，你爲什麼不去呢?」

「那麼，比姆，你怎麼樣?」

「我不下去!」

「……那是沒人願意去了，既然這樣，我們還是去船上別的地方看看好了。……大家都同意吧?!」

因此，又一同回到了甲板上，繼續進行搜查，堆滿朽木的船中艙口，很明顯的可看出已是好

幾年沒有人跡踏過；再攀上船樓，就可來到一個小小入口的艙蓋處，現在只剩下這裏面是唯一可能隱藏黃金的地方了，但是，這扇門却緊鎖著。時常會莫名其妙做些怪事的布留華，這時向門裏大叫起來。

「喂！有誰在裏面嗎？喂！」

雖然沒有任何回聲，却不知爲什麼總留給人一種很奇怪的印象——船底傳來砰碰一聲，令人不自禁的有股想趕快逃走的衝動；事實上，每當人們逗留在長時間無人居住的屋子或是船上，總難免會陷入這種不安的氣氛中。

「西魯布」號，過去的種種邪惡經歷，一直殘留至今，犯罪以及不祥的陰影籠罩了整個船，船內所有地方，都殘餘了一種不懷好意的神秘痕跡。所以，不管碰到船內的任何東西，都會莫名的感到一陣顫慄，或許這裏已經成爲惡鬼的巢穴吧?!

一陣長長的沉默過後，布留華站到船尾橫木前面，說道：

「怎麼辦，我看這樣好了，我們各自保管自己的一袋黃金，喬治就算他倒霉好了，誰叫他把自己的一份弄掉了呢！」

「既然是他的事，我們也就管不着了！」第布汀立刻表示贊同，克里斯也頷首同意，三人也就草草將這件奇怪的竊盜案結束了。

## 另一袋失蹤的黃金

「西魯布」號終於啓程開航了，首夜在强風吹送下，船急速的通過了古亞基魯，由於岸邊戒備森嚴，因此他們格外的謹慎，事情却比想像的容易得多，最大的危機輕而易擧的過去了！

那一天的整個白日，船都躱藏在熱帶林中，第二夜藉著星光，用二支長槳以極快的速度順流而下，當黎明來臨的時候，船已到達了離古亞基魯二十五哩的下游，其間，除了遠處偶而划過的幾艘船外，並沒發現任何被追蹤的跡象，布留華爲了使船不致靠近布納島，所以改變了航路，在睡前很小心的將船頭對準大海洋的方向，如今，逃離厄瓜多爾領域，出太平洋，已是絕對十拿九穩了。

但是，就在這個當兒，又有一樁大事發生了，第二天，輪到查理．第布汀的皮袋失蹤了，喝得醉醺醺的查理，兩眼昏花的倒在船艙進口的底層呼呼入睡，那裏有各式各樣的酒壺排列，根據他的記憶，在他清醒前，皮袋仍然好好的擺在那裏，就在他一杯黃湯下肚，漸漸迷糊的時候，皮袋才像一陣煙似的消失了，當時還興高彩烈打算酣然入睡的雙眼，如今却燃起憤怒的火焰，站在那兒跺脚怒叫著。

「什麼?!你不是喝酒喝昏了，還繼續做大頭夢吧?」克里斯比姆像猴子一般瞪大眼睛嘲笑著

，布留華也戲謔的加了一句。

「你酒醉的時候，似乎一向不太靈光的啊?!」

查理臉色變得鐵青。

「你們到底搞清楚了沒?我的黃金袋被偷了，偷得精光。」

「眞的嗎?查理!」

「難道我還騙人不成?」

克里斯比姆却仍然不停的嘲弄著，查理被激怒了，克里斯比姆也開始生氣，查理硬說金子是克里斯偸的，克里斯却指罵查理說，他汚辱了自已的人格，汚賴他是小偸——這樣彼此叫罵著，盛怒之下，兩人都抽出了腰裏的武器，雙方的武器在太陽光下閃閃發光……。

「根本沒被偸，請停止吧!」布留華好幾次利用船身搖擺的空檔，挿到兩人中間，想分開生氣的他們。

「剛剛我不就一直說，你的黃金並沒丟嗎?……笨瓜傢伙，查理!你眞是個四肢發達沒腦子的人……你的金子不就在這嗎?請你頭腦淸醒一點……」

第布汀瞪視了一個黃金袋。

「那袋不是我的嗎?」

布留華笑著說：「說眞的，這是我的，反正，黃金一定還在船上的某個地方，在這裏爭吵只是浪費時間而已，現在只有想辦法趕快把那個傢伙搜出來才是。」

「但是那不是太……」

「別說了，沒有人會笨到把金子扔到河裏去的，你們丟了金子，也是我的責任。」

兩人越過欄杆間隙，朝布留華凝視的方向張望，只見東邊的天際，此時已劃成海天一線，「西魯布」號正隨著太平洋的大幅度節奏搖動航行著，那種情形，宛如由長久拘束的生活中解脫一般。

那一夜，查理和克里斯比姆爲了保護共同的利益，也爲了監視對方，所以都一直坐在船艙裏警戒著，現在，烈酒已經成了禁物，因此，兩人的手裏都只捧了一瓶淡淡的薄荷酒解悶。

「可愛的小天使，

安坐桅檣上，

保佑我們平安，

唉嘿唷，

夜夜為我們祝福。」

查理又一如往常哼起歌來，由於一向嗜酒，又忍不住大杯大杯的豪飲起來，一杯、兩杯、三

杯，最後又昏昏沉沉的忘記了照顧身邊的金袋，他的失職可以由金袋失蹤得到證明，那是在天將亮的時候，一陣搖搖擺擺的腳步聲，慢慢迫近甲板——然後，剩下的那袋黃金也就失蹤了。

早晨，稍帶涼意的風，使兩人清醒了過來，布留華這時已手握舵機，正專心的操縱著船的航行，聽到兩人的報告，他顯得格外冷靜。

「不見了？一點都找不到了嗎？」

「是啊，沒辦法，還是失蹤了……」

第布汀臉色蒼白，一面發抖一面說。

「是不是你們兩人的惡作劇呵?!」

「別開玩笑了，黃金是眞的不見了——」

「哈哈哈哈哈。我想金子一定還在船上，只是有誰要在航海終點以前保管著而已！」

「誰做的……」

「是呵！究竟是誰呢？說不定是克里斯，這傢伙是個壞胚子，如果不是，那就是查理你了，你也够壞了，說不定突然起念作的……總之，一定有人幹了這件事吧！」

「也可能是喬治！一定就是那小子幹的。」克里斯比姆眼光兇惡的說。

「……可能吧！喬治到底跑那去了？」第布汀跑到船艙那裏，想偸看一下，只有布留華却仍然保持鎭靜，嘴角隱隱浮現笑意。

「或許眞是喬治做的，但是，那樣的話，搜出那傢伙，應該就會在他身邊找到金袋呵！」

「讓我去查明眞象，喂！走！」克里斯比姆盛氣凌人的走下了船艙。

### 奇異的紅色斑點

三個人爲了質問喬治，查清眞象，就一起走下了船艙，結果却是一無所獲，因爲喬治已經陳屍在那裏了。

喬治的死法有些奇怪，皮膚的顏色和平常不同，彷彿像是用精細的蠟一片片作成的一般，看起來乾巴巴的，像極木乃伊，由於屍體縮得很小，變得幾乎令人無法辨認這是否就是喬治，滿佈瘡疤的胸部，手脚及頭部就連臉上也全都露出斑斑點點的紅疹，像是用沾血的指爪緊壓過的樣子，除去這些紅斑之外，他還比一般的屍體，更無血色……。

一會兒之後，大家又都聚集到船尾，第布汀用嚴厲的口吻道：

「你知道這事嗎？」

「嗯，我知道。」布留華點點頭。

「這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第布汀伸起手腕露出手肘上的三個紅色斑點，那似乎是用種痘的針筒，或是銳利的安全剃刀的刀片切入，所引起的輕微內出血，看起來好像已由皮膚表面切割深入到毛細管了——而且還不只是第布汀一人如此，克里斯比姆身上也有五個同樣的斑點。

「這是怎麼搞的，不只是我，克里斯比姆也有——。而且我總覺得身體好像支撐不住了。」

一發現這種可怕奇怪的徵候顯現，他們頓時大驚失色，雙腿也似乎變得癱瘓軟弱，混身力氣頓消。

「喬治是得了熱病。」布留華冷靜的說。

「不是熱病，是惡魔的作祟，這條船是惡魔的巢穴，我們的身上已留有惡魔的爪印……」

「惡魔這種東西難道眞的存在?」

「這些鬼怪正在你我附近，只是在陽光下隱沒不見，晚上就出來作怪。布留華，你認爲是不是眞有惡魔呢?」

「我不知道，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絕對不可氣餒膽小……那樣的笨瓜就是吊死也值得，怎麼樣?只要再航海四天，我們一定就能順利進入安全圈了，希望在這四天之內，大家都多忍耐一點!」

布留華發出了最後警告，斬釘截鐵的說着，第布汀似乎稍稍恢復了一點精神。

「如何，克里斯比姆!」

但是，克里斯比姆只是背靠船舷欄杆蹲在那裏，眼睛向上瞧了一下。

「無論布留華說什麼，我都信任。只是這艘船是被惡魔控制的鬼船，我們所有的人一定都會被殺死的。」

布留華一言不發，緊縐眉頭，用粗壯的臂腕握住操舵機。

由於一直是順風!船行格外順利，三人幾乎無事可做，只須偶爾觀察太陽或是海岸的情況，稍稍轉動舵機卽行，古老的奴隸船，存積著不可解的恐怖，載著罪孽深重，彼此互不信任的三人，不停的向前航進著。

這些惡棍們的最大煩惱，是籠罩著這艘奇怪船的一種難以了解的神秘和陰鬱的氣氛，他們因而連帶著憎恨這艘船，持有惡意的鳥身女怪物，覆在船身上，似乎像要擄獲三個人，當作祭品一般，不斷地向他們伸出召喚的手。

船前進了一段時間後，又增多了一件令大家更緊張的事。正午左右，查理。第布汀來到船樓的入口處，當時，因爲太陽正閃閃發光地照射著艙口，所以他忽然想到要進去看看，由於已戒酒多時，不容懷疑的，這時，他的精神狀況是絕對正常的，但是，船艙底却如同以前一樣，發出一股衝鼻的惡氣，以及陰森森的漆黑——忽然感到莫名的驚恐，他又急急忙忙的抽回了身子。

「你是不是剛從藏黃金的地方回來?」布留華靠到他的身邊來。

「別胡說吧?!我是正在搜尋你藏黃金的地方，黃金失蹤的時候，只有你是清醒的。」

「你不是說笑話嗎?反正都是在船上的東西，從那裏搬到這裏來，又有什麼不同呢?」

「我也是這樣想，不過，這麼重要的寶貝，如果眞在船上的話，我實在想確定究竟藏在那個地方，還有出現的奇怪紅斑，我們不一定什麼時候也會像喬治一樣哩!」

「說到斑點，我身上也出現了。」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出現的?」

「還睡在河上的時候，我身上就有兩、三個地方紅腫起來……只是我沒有像你們那樣大驚小怪而已。」

「你看起來那麼健康……眞的嗎?那麼，布留華，你眞的不想偷我們的東西，然後獨自逃生嗎?」

「如果你這樣認爲，那也只好隨便了!」

布留華嘲弄的笑著。

那天晚上，當克里斯比姆拿著提燈登上甲板的時候，被布留華用嚴厲的口氣責罵了一頓，據他說因爲怕後面還有憲警追蹤，所以絕對禁止提燈在甲板上行走，但是，自從喬治一死以及紅色斑點出現以後，就罹患了黑暗恐怖症的克里斯比姆，只要不點燈，就不敢過夜，這時，也只好無可奈何的獨自一人走下船艙，這個提燈原來是查理所發現的東西，當夜也就借給了克里斯比姆。

留在甲板上的兩人，藉著星光，繼續巡邏張望，一面防備著追捕，一面懷著彼此牽制行動的心情，因此，當他們環膝開始入睡的時候，已是黎明將至了，突然，從船艙中傳來的人類噪嘈鬧聲以及尖叫聲，把他們從睡夢中驚醒了過來。瞬間之後，就看克里斯比姆提著已熄滅的提燈，從下面急奔了上來，像是在逃避著某個看不見的敵人似的，一面抓著自己身體，兩人驅向前去，扶起他倒下的身體，只見他滿臉滿手都沾滿了血。

「不要去下面，下面千萬去不得，艙口……一碰到艙口就會完蛋，逃吧……快點逃……」

僅僅說了簡短幾句話，克里斯比姆就陷入了沉默，因爲他已經死去了，但是，傷口却並沒有深到會致人於死的地步，只是像鼠疫一樣的紅色斑點狀物，使肉稍稍破裂，從那兒滲出些許鮮血，看起來只會令人想到是自己抓傷的，到處都顯示不出有生病的症狀，唯一的可能判斷，只有他是因驚嚇過度而死亡。

二人會合到了克里斯比姆睡覺的房間，想查明究竟是什麼理由才致他死亡，並做了種種的假設，想必是當提燈的油燒盡，船艙變成漆黑一片的時候，他又回想起在河船上犯罪的案子，追殺他們的人，逼迫他們跳河，以及殺人的恐怖情景。最後，竟產生了一種錯覺，似乎自己已由殺人

的劊子手一變而爲被殺者，結果殺人者——海盜船舵手室的黑人——的痛苦在那一刻依稀已變成了自己的痛苦，彷彿沉入河底般的呼吸困難，逼使他張開了眼睛，及至發現船艙一片漆黑，恐怖感才益發加深。

## 叛徒的終結

克里斯比姆水葬之後，僅存的兩人愈加沉默了，尤其是查理，似乎連說話都懶得開口。

「喂！查理！」「做什麼……」

「我想把封閉的艙口掀開，怎麼樣，像這樣的舊船，艙口會有什麼嘛！把它打開好嗎？」

「不行，克里斯不是說那裏絕對不能打開嗎？你大概還暗地裏在搜尋那幾袋黃金吧?!」

「你仍然還在懷疑那種事嗎？只是因爲甲板上太熱，我想到船艙裏好好睡一覺而已，你眞是個多疑的混蛋。」

這樣說著，就緩緩的走到前甲板去了，似乎心底正在計劃什麼事情的樣子，一聲不吭的走近船頭樓放置工具的地方，倒頭睡下，並取來自己的一份糧食吃著，雖然說是倒頭睡下，實際上，布留華那種盜賊的習慣，雖是熟睡，還仍然保持一眼的清醒，由此可見他是一個罪孽深重的人。

布留華雖然曾說再過四天的航海，就會到達目的地，然而從出河口到現在，已經有將近一星期的時間了，啓錨開航是在星期六，喬治死於星期一，然後從星期二到星期四下午布留華都逗留在操舵室內直到很晚，照說現在應該已接近哥倫比亞了。

「西魯布」號一直是張帆航行，由於不停的吹著順風，因此沒有碰上任何麻煩，舷弦激起的白色的泡沫，噗滋噗滋的波浪聲以及船索的聲音繼續作響著，表面雖然一片寧靜，實際上却像在等待著船和人的，或是人與人之間爭鬪時機的成熟，人們雖然小心翼翼的想支配船，船却在邪氣包圍的艙口深處培養惡念，兩者彷彿都伺機想要遂行自己秘密的目的。

星期四的黃昏漸近，接近西方水平線的太陽，深紅色的光彩染紅了整個天際，東方近處，恰似一握拳大小的陸地，已映入視線，布留華頓時睡意全消，精神勃勃的站起身來。

自從今早發生過那件不愉快的事件之後，查理就一直沉溺在酒瓶中，想藉酒消愁，喝得爛醉如泥，布留華此時才注意到已有好幾個小時沒見到他了，於是張望了一番甲板以及帆船陰影的地方，却沒有在任何地方看到他的行蹤。

他雖然稍稍帶著疑問，却仍然自顧自的走向操舵室，一面緩緩的走著，一面開始着手準備許久以來的計劃，首先從搶奪來的東西中間，選出各種武器和彈藥、步槍包、食物，以及其他各種在未開發地生活的必需品，全部收集在一堆，然後將這些物品，從船尾橫木和中部艙口處，悄悄的運到欄杆的地方藏起來。

休息一會後，天氣似乎變得有些不對勁，剛剛還明亮光輝的西方天空，薄薄的昇起一些雲彩，一陣陣風吹襲，浪花也高高的掀起，是暴風雨將來臨的前兆，如今已沒時間遲疑了——布留華準備解開繫在船尾欄杆上的一條繩索。

「布留華！」不知從那裏傳來的叫聲，循聲望去，只見查理·第布汀正貼在主桅上，與其說那是人類，倒不如說像是被線操縱的木偶來的恰當些，幽靈般的蒼白臉面，妖怪似的眼睛，過度暴飲的酒，使他的精神和神經都異常的振奮。

「布留華！我找到了，找到了！」

「那個留給你說！」

布留華彷彿喉頭梗住了一般，發不出聲音，「喔……到底你找到了什麼？」

「我實在不明白，你酒醉昏花的雙眼，究竟看到了什麼？」

「何不坦白說呢？你這不忠實的傢伙，大概在準備開溜了吧?!」

「你說的對極了，暴風雨快來了，這個破爛的鬼船，一定會支持不住的。」布留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的說道。

「一個人嗎？」

「那當然！」布留華重重的點了一下頭，表示承認，一面嗤笑着。

「那麼，金子怎麼辦？像你這麼精明貪婪的人，想必一定會把金子一起帶走吧?!四袋金子大概全都在你手裏啦?!」

「那當然，金子被保管在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

布留華一面這樣著，一面就用鬆開的繩環，指向船尾下面，在那裏有一艘不易被察覺到的小艇，正隨在帆船後面緩緩漂流著，雖然從出發開始，這艘小艇就和大家一起行動，然而，截至現在，都還沒有任何一個人注意到。

「那艘小艇裏嗎？」

布留華滿面得意的點頭承認，以計劃周密的叛變做爲落幕，該是最恰當不過的了，當他正與高采烈的享受著勝利的喜悅之際，忽然第布汀舉起一把手槍，連發幾彈，布留華被擊中了兩發，他忍著强烈的痛苦，扭曲著身體，從牙齒中迸出冷笑：

「混蛋！你大概知道我的厲害吧！那些金子只屬於我一個人，怎麼樣你都別想碰一下，我的苦心設計竟落得今天這種情形；只是有一件很奇怪的事……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一件怪事，這件怪事也就是這艘船上的怪異之一，像黑死病一樣的恐怖斑點……黑人的鬼魂……妖怪的作祟，你也一定會和這艘船一起毀滅！」

說完這些話後，就把身上的衣服撕碎，浸上汽油，點燃火，由船艙門處擲進船底，然後又緊

緊的將門鎖了起來。

「你失算了，你雖然找到了好東西，不過還是沒用，我用五萬元賭你一定失敗。嘿嘿……，儘管你計劃得再好，但是在這艘像妖怪一樣的船上，你還是勝不了的。」

「你想走嗎？」第布汀想要接近那艘小艇，於是將身體靠在船尾欄杆上。

「畜生！醉酒士兵的彈藥手槍原來是被你偷來……以備在萬一之時，拿出來使用的嗎？」

「正是如此，你說的對極了！」第布汀一面說著，背後的右手一面掏槍。說時遲，那時快，克里斯比姆心愛的短刀，已由布留華手中飛出，不偏不倚的刺中了第布汀的喉嚨，刹那間，他的身子就向前倒下了。

為了想順利跳進小艇裏，布留華走近船後，想拉回小艇，好不容易才抓住了繫小艇的繩索，接著又不顧身負的重傷，在稍稍恢復一些氣力後，拔出第布汀腰間的手槍，狠狠地將第布汀全身打得滿目瘡痍。

雖然小木舟已稍微拉回了一點，但是由於帆船又向前急駛，所以仍然不能順利跳上木舟。兩船之間隔了一大段距離，露出深邃的藍海。由於傷口血流如注，布留華只得撕一些布條包紮住傷口，縛緊頭部，然後才走到船尾，確定下面小艇的位置後，就跳了進去，但是，就在這個時候，他才想到特意準備的糧食包竟然忘了帶，如果沒有糧食，就唯有抱著財寶坐以待斃了，布留華只得又沿著繩索，回到大船上。

恰巧在這個時候，船艙的門被燒燬了，從內側冒出了一大堆漆黑的煙和熱氣，隨著這些黑煙，還有一塊烏黑的物體飛了出來，這堆黑壓壓的東西是一羣貪婪的小動物，一飛到外面，就開始到處飛舞，尋找食物，彷彿已餓了多時，饑不擇食般。

布留華正扛起食物包，緩緩開始走動的時候，就被無數兇猛，活生生的戴著像斗篷一樣紅翅膀的小動物包圍了起來，它們的動作靈活，使得布留華措手不及，雖然拼命想打掉趕走它們，却也來不及了，只見這羣小動物死命的啃住他不停地吮吸著血，這就是——吸血蝙蝠。

「哎哎，南美的國家，
多麼可愛，
蘭花盛開，
吸血蝙蝠飛來。」

已經斷氣的第布汀竟然又大笑著哼起歌來，早已浮現死人鐵青面孔的他，莫非是發瘋了？另一方面，布留華正急速的振奮起漸軟弱無力的身體，和那些執拗貪心的小動物，進行絕望的爭鬥，最後，他站起身來，狂吼一聲，搖搖愰愰的走向船舷欄杆處，倒了下去……。

# 第四章　坎坷的失蹤船「菲力特」號

## 「倫敦、泰晤士」報的僱船廣告

「茲徵用豪華堅固的快艇一艘，三百噸以上五百噸以下汽船，條件——需外型美麗、堅牢。爲某知名紳士定租，以冬季六個月期間，巡遊地中海用。僱船期間，是由十月開始的六個月間，如願意租用，並符合上列條件者，卽速和下述地址接洽：倫敦市格來斯契街十八號，船舶介紹業，韓德森商會」

南漢普頓的一個事務所裏，坐在沙發中，正在閱讀九月五日「倫敦、泰晤士」報的高原鐵路公司主持人貝寧頓氏，不經心的看到了這個廣告，立刻按鈴呼叫秘書，因爲很湊巧的，鐵路公司正擁有一隻符合這些條件的豪華遊艇。

遊艇的名字叫做「菲力特」號，是一艘四百五十噸的漂亮快船，由英國格拉斯哥地區造船廠在一八七〇年左右建造完成，然後，被轉賣給高原鐵路公司，鐵路公司限定乘客爲兩百名，通常在夏天三個月時間才使用這艘遊艇，在冬季六個月裏，却都空在那裏。

「請問有什麼事情?」貝寧頓氏指着報紙上的僱船廣告，拿給捧着一卷公文，恭恭敬敬站在那裏的秘書。

「請看這則廣告，我們公司的「菲力特」號，不是正好符合這上面的要求嗎?請儘速爲我覆一封回函。嗯……就這樣寫，要點是:本社擁有的豪華船「菲力特」號，確信完全符合貴社廣告所有的條件，這是一艘很理想的汽船，具有遊艇的外型，船頭呈現很俊俏的流線型，女神的浮彫像，非常的優雅，擁有修長突出的優美船尾，煙囪以及桅檣的形狀都是最精緻、最流線型的；而且，本社一向都只供租夏季遊覽用，現正好適合冬季六個月的僱船，關於僱船的費用，我們也會給予特別的考慮。貴社如有什麼意見，歡迎隨時駕臨南漢普頓的敝公司繫船處看船。……差不多就照我上面說的這些要點就可以了。」

秘書很快的照着貝寧頓氏的話，擬了一封署名倫敦韓德森商會收的覆函，過後幾天，很快的回信就來了，「感謝貴公司通知，九月十五日必前往貴地查看。」信上如此回覆。貝寧頓氏將「菲力特」號打掃乾淨，就等待着約定的日子來臨。

九月十五日，由倫敦的韓德森商會來了三名主腦人物，社長雷尼・史密斯、經理部長卡路德・華可、技術部長莎姆艾路・萊特三人，到了南漢普頓後，鐵路公司的主持人，看到商會的三主腦人都只是二十四、五歲的青年而感到驚訝。

身爲技術部長的萊特，黝黑健康的皮膚，是長期在海上生活的船員特徵，社長和經理部長是穿着合身華麗西裝的濶綽子弟——除了濶綽之外，還有那種高貴的風采。特別是社長史密斯修長的身材，紅潤的臉色，豐厚的雙頰，還有剃痕的香味，並有如同女人一般紅艷漂亮的雙唇，修長的眉毛，頗具魅力。令人不可抗拒的明亮雙瞳，高聳的鼻樑——眞稱得上是美男子中的美男子，那一股不可思議的魅力及自然流露的瀟灑，就連沉默的時候，也帶有一種特殊的威嚴，而且他廣博的見識，使人們不得不心服口服。

經理部長華可身材矮小，風采雖不及史密斯社長，但寬厚的臂膀，健壯的體魄，顯然也是和史密斯一樣屬於富家濶綽子弟。

「喔……。」長年浮沉於商業界，見過無數大世面的貝寧頓氏，似乎遇上了强勁的對手，引導他們參觀「菲力特」號，出乎意料的，他們對於船方面格外內行，特別是技術部長萊特，很細心的檢查到貝寧頓氏沒有注意到的小地方，並且一一下了正確的判斷。

「社長，可以簽約了，這艘船從外表看起來非常華貴，也非常堅牢，那些難侍候的顧客要是

看到這艘船，一定會很滿意的，我可以擔保！」

「你如果認為這樣，那我們就定下來吧！W氏對於你的做法和說的話都會絕對信賴的。」史密斯滿意的笑着說，然後轉向貝寧頓氏：

「如你所聽到的一樣，技術部長既然覺得不錯，我們就決定訂下僱船的契約了。」這樣乾脆的回答，令貝寧頓氏異常驚訝，連租船費都不打聽，就豪爽訂船儼然一付有錢少爺的模樣，這三個人究竟值得信用與否？

「是嗎？多謝，但是，那位叫做W氏的，究竟是誰？」

「那是一個隱姓埋名的人，就是他委託我們來僱船的……但是，一切不用擔心，W氏只是一個主辦人，在他屬下的一些富翁們，想要帶着家人，在這個冬季裏，享受一下巡航於地中海豪華遨遊的樂趣……我的公司被委託辦理租船以及航海中的一切事宜，在巡航中我們可得三千鎊的利潤。由於他們都是有錢人，對船的好壞非常挑剔，技術部長既然那樣保證，我想『非力特』號一定能勝任！」

「我明白了，但是，這是有關全公司的事情。我雖然是主持人，但多少也須徵求一下大家的同意，所以請稍待兩、三天，等我們決定之後，再行回覆！」

「哦！是這樣！那麼，今天就到此為止——」三人也就回倫敦去了。第二天，貝寧頓氏就秘密的來到了倫敦，首先他先察訪了和韓德森商會有交易的銀行，大略敍說了有關高原鐵路公司和該商會要訂約的內容。

「我想了解一下韓德森商會是否有訂約的資格——」他提出了這樣的要求，銀行職員應允了，要求稍待一會兒之後，就提出了帳簿，進行調查。

「和韓德森商會最近有交易的顧客們，資產狀態都非常良好，照你所說要訂的那個契約，所存的儲金是足够的，應該是不會有問題。」韓德森商會有關信用方面是毫無疑問了。

「謝謝，打擾了！」貝寧頓氏接着就向葛萊斯契街走去（葛萊斯契街靠近泰晤士港，是船舶業的中心地），裝做若無其事的窺看了一下韓德森商會的情況，該店的佔地很廣，公司內的佈置也頗出色，處處顯示出很富裕的樣子，其豪華富麗冠蓋附近同業者。

「喔！這樣大概不會錯了！」貝寧頓氏親自調查過韓德森商會的信用狀態之後，也就不再猶豫不決了，立刻寄上僱船費用，破損時候的補償，以及限有其他細瑣條件的文書，並且由自己這一方，附上簽好的契約：

一、和韓德森商會契約成立之時，一次支付兩週時間的僱船費。

二、鐵路公司負責修理船舶，磨修工具，船身漆成墨黑色，煙囪塗成淺黃色，機件也須毫無故障。

三、韓德森商會提船時，須付清租船費的全額；但船費在三個月內付清，仍可生效。

貝寧頓氏對於史密斯社長口口聲聲說「名字頭字母是W的這個大富翁，是我們的顧客。」多少覺得有些不對勁，後來想起來，這種種事情都是計劃中已經安排好萬無一失的，一切的發展都相當戲劇化，只是由於信任商會的經濟情況安定，貝寧頓氏才會對他的連篇鬼話深信不疑。鐵路公司花費了大量的錢，整修船舶，韓德森公司却僅僅支付了二週左右的僱船費。

## 消失的的「菲力特」

韓德森商會，依照僱用「菲力特」號時同樣的條件，準備了六個月航海中必用的木炭、食品以及日用品，木炭是準備最好的無煙炭，食品以及雜貨，都是選用最高級的，商人們也和貝寧頓氏一樣，先是迷惑於社長史密斯的高貴風采以及滔滔有力的談吐，然後調查該公司交易銀行中有超過一萬鎊的大額儲金，因而才放心的簽下了三個月之後付款的條約，將貨物大批的送到他們船上。

就在史密斯和華可大批收購物品的當兒，技術部長萊特也正忙着召集船員們，由於薪水高昂，工作條件也不錯，大批的船員爭相投效，他經過兩三次的細心挑選，終於從應徵者中，選出了一些符合要求的水手。

終於一切準備就緒，十一月一日，「菲力特」號，從南漢普頓啓帆出海，但在要開航的時候，却依然不見任何一個乘客。

「那些富翁們都怎麼搞的？爲什麼都不見半個影子呢？」債權人都奇怪的問道，史密斯却哈哈大笑的這樣回答：

「哦，這個啊！客人們本來就預定從馬賽上船的，他們爲了趕熱鬧，想要結伴同行，所以都悄悄的先到加利去了；而且冬天的比斯加灣風浪很大，尤其是要越過直布羅陀的一段更是困難非常，爲了怕遇上暴風雨和暈船，我們也希望他們旅途愉快，所以在會談的時候，我也建議他們由那邊上船……至於我嘛，我隨船到馬賽，等到客人們全都平安登船後，就立刻由陸路回來，萊特和華可他們兩個人都要一起出海的，萊特當船長，華可是事務長，終究這是太重要的乘客啊！」

「原來如此——那麼，祝你們一路順風！」

就這樣，「菲力特」號在光天化日債主們的目送下，就堂堂正正的由英國出航了，但是啓程之後沒有幾天，這艘船竟音訊全無了，驚慌失措的債主們，於是向馬賽當局提出了質訊，但是該處的回函竟根本沒有看到像「菲力特」號這樣的船，就在這個時候，由非洲的摩洛哥傳來了不幸的消息。

十一月中旬「非力特」號的浮袋、小船、以及其他的配備品多數都漂到了摩洛哥海岸，人們因而推斷「非力特」號可能已在摩洛哥海岸附近遇難沉沒了。

這個報告被當做「可能發生事件」，由英國海務當局處理，「非力特」號於是由英國的船籍中被取消了。

但是，仍有少數人對於英國海務當局的發表感到不滿，其中包括以貝寧頓爲首的一些債主，他們以和韓德森商會約定付款期限已滿爲由，前往交易銀行察問，却驚訝的發現，該會在銀行中竟連一分錢的存款也沒有了。據說是在「非力特」號出航的前一天，就已提出了一萬元存款的全數，聽了這項消息，那一行數人都臉色驟變。

「事情既然如此，可想而知的，『非力特』號絕對不是遇難沉沒，相信只是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因此，他們又再次前往海務局，要求詳細調查眞象；海務當局只得再重新派員往摩洛哥展開調查，結論是——船上的配備品漂流雖是事實，但這並不是船隻沉沒的確證，這樣一來，問題就大了，海務局立刻向全世界的主要港口，發出通告，「凡是發現『非力特』號的地方，可直接收押！」然而，「非力特」號却依然杳無消息，行蹤不明；難道「非力特」號眞的沉沒了嗎？

## 虛僞的熱誠

不，事實當然絕非如此簡單，「非力特」號依然在繼續着它的航海旅程。

「非力特」號自從由英國出發之後，就經由普通的航路向英吉利海峽南下，橫過比斯加灣，沿波魯特卡路海岸向南航行，十一天以後，就到達了直布羅陀海峽，這是控制地中海以西的有名海峽，寬度總共只有十海浬，「非力特」號等待天黑之後，才靠向非洲的海岸邊拋下船錨。

船長史密斯，命令全船熄滅燈火，然後召集全部船員到會議室集合，由於會議室窗口掛上厚厚的兩層窗簾，房內的燈火絕對不會洩露到外面。等到所有的船員都聚集到室內以後，史密斯才登上了一個高高的枱子，半開半閉的眼睛閃着美麗的光輝，鮮紅的雙唇如同熾火般，說出發自肺腑的熱誠話語。

「各位，我最信賴的伙伴！我必須要向我最尊崇敬愛的諸君，致上最誠摯的歉意。史密斯並非我的本名，我也不是英國人，我的本名——不，有關我的本名還須稍待再向各位宣布——總之，我原是一個巴西人，我的父親，是衆所周知的一位將軍，是位革命志士，父親由於命運悲慘，遭受惡賊的毒手而斃命，身爲遺族的我，被國家放逐，永無止境的在世界各處流浪，我的身世就是如此悲慘，既無家，亦無祖國的可憐境遇。」

說到這裏，史密斯稍稍打住，環視了一下船員們，如寶石的雙瞳洋溢熱情光采，雪白的額頭如同少女似的變成淡粉紅色，加上輕喟的嘆息，船員們都流露出一付很同情這位高貴公子境遇的

表情，史密斯又用那種悲壯的語調繼續進行遊說：

「——但是，我的胸懷中燃燒着愛國的熱情，我一天，不，一刻都不能忘却由祖國掠奪者手中復國的願望。啊！希望祖國再度回到我的手中！但是，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一定要有大額的軍備資金，可悲的是，我却一無所有，所以無論如何，我也要籌到一筆可觀的軍資金，因此，我決意，為了達成大善，既使犯點小錯，也在所不惜，此一決意既生，才有了這次的豪華巡航計劃，我所以搶奪了這艘船，是想用來周遊世界，在各地經營貿易，賺取必要的軍備資金，為此我必須得到全員的贊助，諸君是否願意諒解我的立場，和我共同行動，以貫徹我的素志呢？如果諸君願意給我協助，完成革命，將來我一定會使諸君位居政府要津，飛黃騰達，只是這項計劃，必得要得到全體的贊助，若是有任何一人反對，我就立刻放棄計劃。」

這樣說完之後，史密斯緊盯着每位船員的臉，環視了一周，大家都陶醉於他的口才，被美麗的故事以及悲壯的祖國愛所感動，效果眞是百分之百，事實上，這也是預料之中的事，萊特在南漢普頓僱用船員的時候，就已從成羣而來的志願者中，愼重選出了一些適合這種目的的男子，坐在行列中央的一個水手，站起身來。

「船長！您所說的我們都已非常明白了，從現在起，我就願意效忠船長，專心一致為革命奮鬪，卽使赴湯蹈火，亦在所不辭。」

接着，所有的水手都一致響應了史密斯的惡計，全體矢志效忠革命。

「我謹代表祖國及全人類向願意獻身巴西革命的各位致謝，從今天開始，諸位就是我的同志了，為此讓我衷心的向大家乾杯致敬，讓我們立刻就向完成新使命的光輝旅程出發吧，為了使一切順利，我們一定要讓全世界的人們相信，「非力特」號今後已不存在於世上。」

史密斯一邊這樣說着，一邊走下了枱子，照着原定計劃，首先將兩隻救生艇、箱子、救生圈以及圓桶，其他船艙內的裝飾用具等都投入了海中，裝成已遇海難的樣子，只叫了聲「好預兆——」也就立刻的啓錨開船，轉換方向，向大西洋行進。

## 史密斯船長詭計

藉着巴西革命志士之名，那個華麗、風度口才絕佳的哈巴特・蘭尼・史密斯是否眞是巴西人呢？不，實際上他是個道道地地的英國人。

史密斯的父親，是格拉斯哥地區的一個做大生意的富翁，史密斯是家中的獨生子，因此從小就被嬌生慣養的長大，從未離開過佣人的服侍，每當夏天，總是乘着豪華的私家遊艇遊玩近海，所謂的工作，也不過就是日日的出外遊玩，整天過着連國王貴族們也比不上的華貴生活，不事勞動，只知「茶來伸手，飯來張口」，他一向認為認眞的勞動，只是一些「奴隸」們才要做的事

情。

然而，「人有旦夕禍福」，他的父親由於事業失敗，家中已變爲一貧如洗，富麗堂皇的私宅庭院以及工廠全都被沒收了，奢華舒適的生活已如過眼雲煙，史密斯竟淪落到了須自食其力的可憐境遇，但是，一向不知勞動的他，却依然故我，不屑於工作。

有一天夜晚，史密斯和遊伴卡路敦・華可一起到從前的私家遊艇船長山姆艾路・萊特那裏去玩，仍然一瓶瓶的豪飲着香檳酒。

「只有今夜，讓我們什麼也不要想，今朝有酒今朝且醉，何必管他明天的死活！」

「乾杯！」

「有錢是多麼美好，但我却又丟不掉可悲的貧困，過去的日子是何等幸福。……如果我能重過那些快樂時光，那該多好！」

「喔……」華可仰視着稍帶醉意的史密斯更加神采洋溢的美麗顏面說道：「你一向是我最好的朋友，像你打華縱橫，又有這麼好的風采，必定能創造一番大事業的！」朋友和朋友之間本是相知最深的，對於史密斯那比女人更姣好的美貌，以及隱藏的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膽性格，加上敏銳的巧思，華可是比誰都更了解的。

「是不是先要由盜竊開始創業？那不就變成海盜了嗎？」史密斯抬起了清秀的雙眉，昂然地說道。

「盜竊？海盜？」

華可似乎露出了一種很純潔無知的表情。

「好了！別發牢騷，等到明天我們再好好商量吧！今夜是我富翁生活的訣別會，何不開懷暢飲一番？」

於是三人繼續狂飲着，史密斯懷着「只有今朝」的心情，不斷的挾着豪華菜餚。

第二天，這個三人小組，帶着宿酒方醒的表情，開始會談，不久就想出了一項妙計。

「能夠使這項計劃順利成功的，只有華可君，你無論如何也要參加一份，三個人只有你一個人最有錢！」

「但是，其他就需要靠你了，我會出錢，是不是需要再更具體的計劃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我們拿着這筆錢就到倫敦去？首先我們由船舶介紹業開始做起。什麼？用那些錢？——錢是不要花掉的，這只要存在銀行裏當基金，做給人家看的，只有錢，別人才會相信，這乃是人世間一向不變的原則，慢工出細活，現在我再將計劃詳細說給你們聽！」

然後，史密斯就登出了新聞廣告，說要僱用豪華船舶。接下去的事，就如前面所說的一樣。

「我是社長，華可是經理部長，萊特君是技術部長，掛上這些頭銜，才能瞞得過別人。」

「贊成，這個計劃眞太妙了，眞不愧是你聰明的腦袋想出來的，佩服！佩服！」

「哈哈哈，過獎了，……怎麼樣？錢的方面絕對沒問題吧！」

「沒問題！請放心，我會儘量多籌一點錢的！」華可很快的就解決了金錢的問題，他拿出自己所有的財產，再加上向親朋好友借的錢，共籌足了一萬鎊金幣（當時的一萬鎊相當於現在的臺幣數百萬元）的巨額。

「終於到了我們開始實行計劃的時候了！」

三人一起到了倫敦，在船舶交易的中心街——葛萊斯契基街開張了一所富麗堂皇的店舖。

## 搶奪貨物

經過直布羅陀海峽，將船中的部份裝備投入海中，裝做遇難的「非力特」號，趁着夜深人靜，悄悄地出了直布羅陀海峽，駛入大西洋，但是，走的却是避人耳目的路線，他們避開了普通的航路，經由非洲西海岸短距離路程南下，在前面的一個無人小灣附近抛錨泊船，依照原定計劃，開始在這個港灣中改裝「非力特」號。

首先將標在船頭、船尾的「非力特」標誌擦得乾乾淨淨，然後在同一個地方寫上「賓特」二字，淡黃色的煙囪塗成漆黑，閃亮的銀色船身漆成淺而醜陋的灰色，華麗的裝飾品全部捨棄，一切忙完之後，已是夜幕低垂了，丟棄了「非力特」號，重生爲「賓特」號的船舶，已變成了一艘來往航行於四海的貨運船。

一切準備就緖，接着，就是該去何處的問題了，三人彼此交換了意見，最後，一致贊成史密斯的主張，「向巴西航進，那裏比較不會被懷疑。」「賓特」號於是由非洲這個不知名的小灣中啓航，一路平安的來到了巴西的聖特斯港。

史密斯年紀輕輕，對諸事却考慮的十分週到，他在船內僞造了一些新船名的文件，憑着這些文件及他高雅的氣質，輕易唬過官史們的眼睛，於是，史密斯和萊特二人順利的上了岸，兩人爲了改變面貌，還貼了兩撇假鬍鬚，穿着土土的當地服飾，由於添上鬍子，外表顯得更加穩重了一些。

「萊特，這家好了。」史密斯如同攫獲食物的豺狼一般敏感，到了一家生意看起來不錯的咖啡外銷店前面，就毫不猶疑的走了進去，他以那種高貴少爺的翩翩風度、一流豪爽的口才向咖啡商說道：

「巴西咖啡的品質，是世界第一流的，我們購進大量的巴西咖啡，然後以最便宜的價格賣給歐洲人，讓他們也能品嚐物美價廉的巴西咖啡，最重要是能更加聞名。而目前巴西咖啡的價格在歐洲十分的昂貴，其原因是由於運費太過高昂，因此我下決心，只要遇上意氣相投的賣主，情願

不惜蝕本爲他運貨以利推展……」

聽了史密斯這樣豪爽、熱誠的一番話，善良的巴西商人自然異常感動。

「能遇上像您這樣了解巴西咖啡的人，眞是三生有幸，我今天實在太高興了，我正好有一批咖啡要運往馬賽，那就勞駕您的船運送了！」

「好極了，爲了我最喜愛的巴西咖啡，我算你最便宜的運費！」

當時，世界各港口都對英國商人十分信任，再加上迷惑於史密斯個人的魅力，巴西商人未加細索，就輕易將運往法國的咖啡託運給「賓特」號了。

一八八一年的一月中旬，船艙堆滿咖啡的「賓特」號，由聖特斯港出海，向馬賽回航——稍後那個巴西商人才想起，船離開聖特斯不久後，就改向了南航。這時，史密斯在甲板上召集了所有的船員，向他們說道：

「如諸君所共知，本船現正載滿咖啡，向馬賽航行，本來我和同志諸君應該是一定要將這些貨送到馬賽才對，不過，歐洲實在太危險了，在做重要的大事之前，任何小事也不能忽略，爲此我不得不做一點不道德的事情，假如能獲得各位同志的贊成，我想我們就在開普頓登陸，若能將這些貨品在開普頓賣掉，少說也能獲得幾萬鎊的利潤，這樣既可做爲革命的軍備資金，又可平分給各位，使大家也能同享利益；我想徵求各位的意見，我一定和大家一致行動！」

船員們自從過「直布羅陀」之後，就已對史密斯佩服的五體投地，況且又能平均分配到一些利潤，條件也算不錯，因此全船水手一致贊成在開普頓靠岸。

「賓特」號於是駛入了非洲西岸的一個小港，在此處再行改裝，這一次船身改漆爲黑色，船名也改爲「印第安」，史密斯在船進行改裝的時候，就躲在船艙內，將運往馬賽的訂購單，巧妙的改寫爲運往開普頓的。「非力特」號經過兩次改裝，已變得面目全非，任誰也看不出來這原來竟是一艘鐵路公司的遊覽船。

二月二十三日，稍顯污穢的黑色船身，唯有煙囪冒出白煙的汽船駛入港灣，拋錨泊岸，兩個風采非凡、蓄鬚金髮的青年紳士由船上上岸，不用說這正是史密斯和萊特二人，由於持有前來開普頓的正式文件，因此無論走到那裏，都是大大方方的。再加上，出售的咖啡價格遠比市價便宜，付一部分現金是他們唯一的要求，這種好生意當然大家都搶着做，商談於是卽刻成立，賣出咖啡的價格共爲一萬一千二百鎊，其中收取了四千鎊現金，餘款言明事後付淸。堆積如山的咖啡由「印第安」號的船艙，送入了陸上的倉庫。事實上儘管價格再便宜，却仍然稱不上便宜，史密斯轉手之間已獲淨利四千鎊。

當晚，身纏四千鎊現款的史密斯和華可、萊特三人上岸，來到了第一流的羅雅旅社，狂歡作樂。

「出乎意料的，一切不是太順利了嗎?」

「實在是啊，你的計劃眞是太周密了，不知道繼續下去，一切是否仍如計劃中的一樣，一帆風順哩！」

史密斯和華可相視大笑，一旁的萊特也挿了句嘴，萊特對於遇上何種情況，依然泰然自若的舊主人，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膽，也不禁感到佩服萬分。

「這全是史密斯先生的手段高明，一般人旣使工作都還不見得會有飯吃哩……像我們這樣，實在太偉大了！」

「我的事業就此開始！」

當晚，三人狂歡直至天明；第二天又開始進行接下去的事情。外銷業者之間，想要壓倒競爭者，唯有尋求最便宜的運費一途，因此，條件只是要求運費一部分須付現金的史密斯自然無往不利；而且堆在他船上的貨物，就如同搶奪來的一般，無論如何便宜，他依然能夠獲得充分的利益。

不久，船上又載滿了高價商品，此次的利益，少說也不下於一萬鎊，由於水手們都深信三人幹部，因此沒有任何一人對他們的航行方向發出詢問。

## 水上警官的直覺

下一個目的地，是澳洲的墨爾鉢，大膽心細的史密斯雖然不知道英國方面已對「菲力特」號的失蹤進行調査，不過他也曉得，一直從事這種危險的事情，也非長久之計，於是他集合了兩個同伴，「任何事也應適可而止，等我們到墨爾鉢之後，將貨品和船都一起賣了，合理分配給水手們一些利潤，然後我們就可以從從容容的帶着錢，前往中國或是日本了！」

一切事都聽從史密斯的二人，自然毫無異議，同意到達墨爾鉢之後，就恢復自由之身；從開普頓上船的貨品有茶和砂糖，在當時這都算是高級品，旣使賤賣，仍能獲得不下一萬鎊的暴利。

接着，「印地安」號又三度改變船名爲「葛拉汀絲」號，改裝的場所是在離非洲東海岸不遠橫亙於印度洋上的一處大島，這是中世紀海盜們常聚集的地方，「葛拉汀絲」號將船桅、舷側，全都漆成了灰色。

不久，改裝成「葛拉汀絲」號的船舶出海，航海中一切如常，很快的就到了澳洲的墨爾鉢，史密斯想先將存貨處置好，然後再解體船身，將其出售，萊特和華可相隨上岸，和進口商會談，一切還算順利進行，他們又在一流的旅館招待顧容，開了一次盛大的祝宴，一切都只剩下細節問題還待商討了——但是，「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罪惡滔天的犯罪者，終於在這裏落了網。

有一個名叫詹森的年青水警，不知怎地從一開始就對這艘漂亮小型汽艇發生懷疑，而且這艘汽船雖然已泊在岸邊，煙囪却仍然整天冒着黑煙，通常停泊中的船隻應該是不會這樣浪費的燃燒木炭的，事實上，這正是史密斯自認準備周到的傑作，他是預防萬一發生情況時，灶爐冷却，會無法啓船逃跑，因此才命令手下整天燒熱鍋爐，水手們都忠心不貳的遵守史密斯的話，但却怎麼樣都想像不到這種周到的注意，竟變成了加深疑惑的原因，這眞是一大諷刺。

詹森於是前往關稅局，提出了自己對「葛拉絲汀」號所持有的疑問，「對方如果知道我是警察，一定會加强戒備，我想請你們派關稅員穿便衣前往調查，讓我也一起去，這樣好嗎？」他向他們這樣拜託，關稅局即刻答應了他的要求，派一名幹練的關稅員和他同行。

調查的結果，發現該船除了鍋爐燒火外，並沒有別的不對勁——但是，警官的第六感中，總覺得有些怪怪的，不知道什麼地方不對，只是感到船內的氣氛不平常，因此，他又繼續進行調查，竟發現英國船籍簿上並沒有登記「葛拉汀絲」的船名，也沒有船員以及船長雷尼史密斯的名字，爲了謹愼起見，他又再向英國海務局打了一份詢問電報查詢，「沒有如上述的船長及船名」，回函這樣寫着。

這樣就毫無懷疑的餘地了，這顯然是一艘「無籍巡航船」，警局也就秘密佈署了將全體船員一網打盡的準備。

恰巧那天晚上，史密斯、華可、萊特三個首腦人物，在墨爾鉢的一家大酒店中舉行酒宴，招待和他們簽約的進口商。三人穿着顯貴的紳士服裝，頗富氣派的走進玄關，立刻被等在那裏的五個武裝刑事警官拘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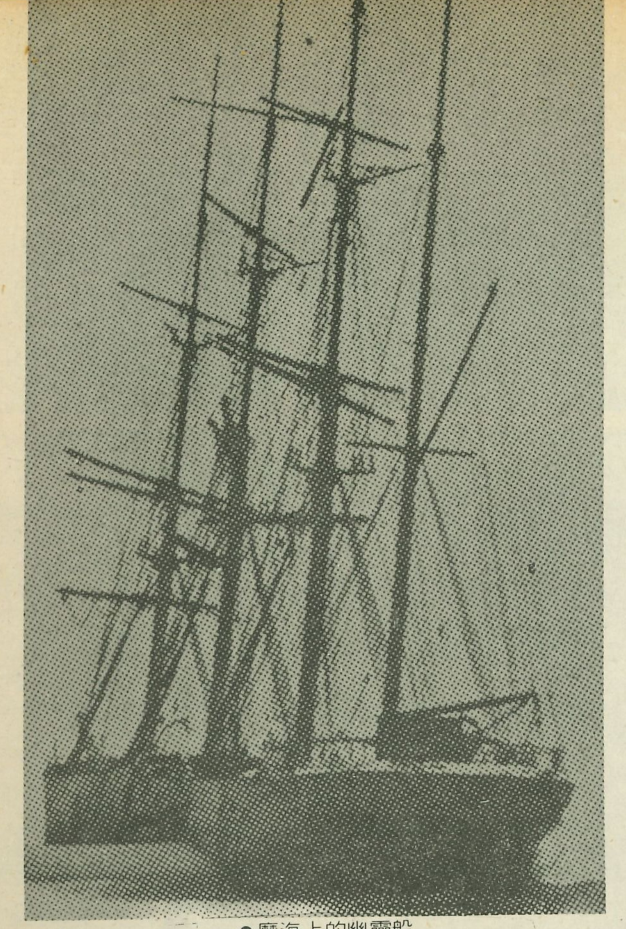
「舉起手來，你們的罪狀鑿鑿，絕對難逃法網了。」

三個人瞬間呆若木鷄，毫無申辯地被戴上了手銬。史密斯見情勢已定，只能和兩個同伴相顧苦笑。

「太可惜了，再過十天的話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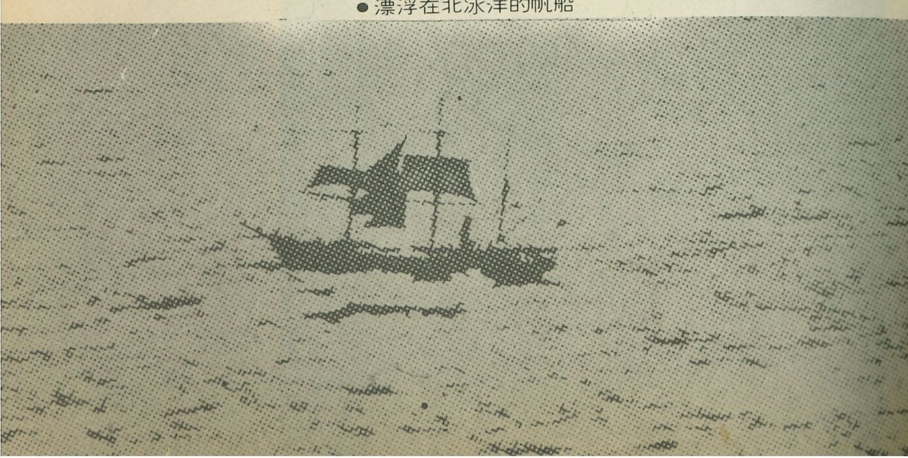
數月之後，三人就被送進了澳大利亞的監獄，然後被護送回英國，史密斯和華可判勞役七年、萊特辯稱並非主謀，只判了三年半。這個事件一時轟動全球，由於非殺人及盜竊案，犯人意外的被判了極短的刑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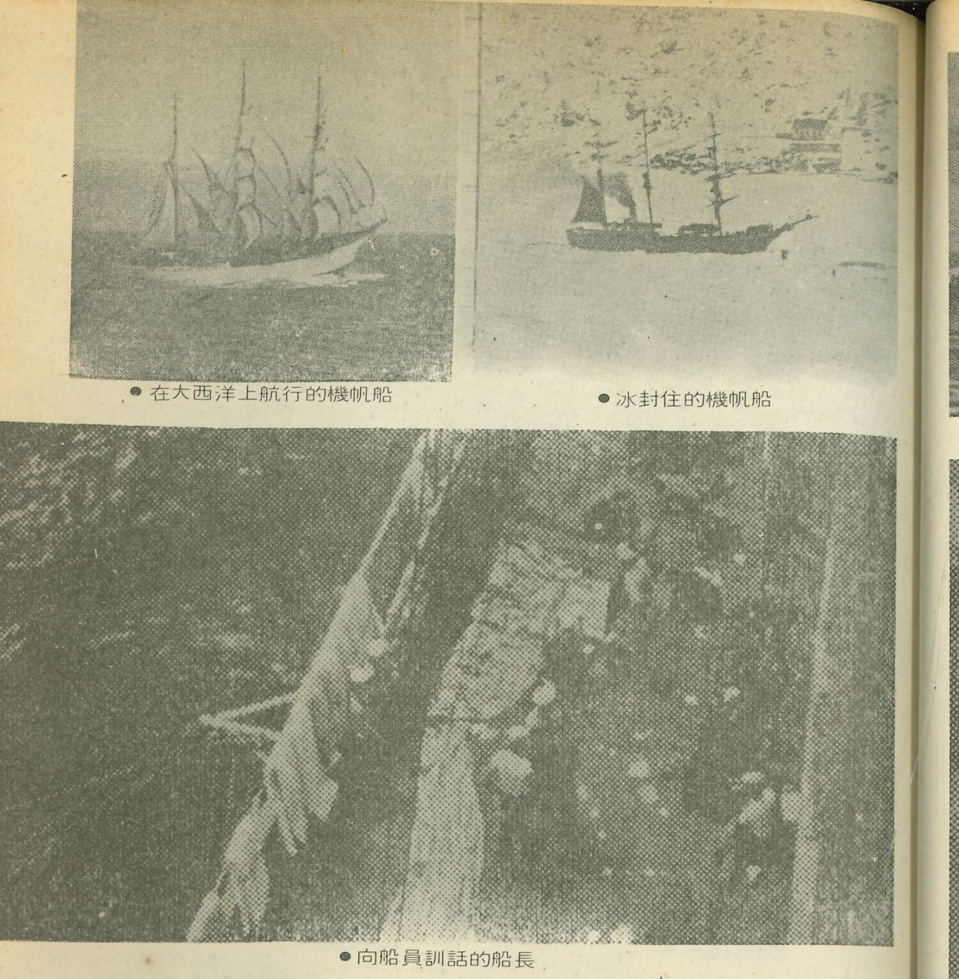
「非力特」號船其後被澳大利亞的一個小船主購得，專門運送沿岸的貨物，一九二〇年春天，被狂風巨浪打翻，從此結束了它不可思議的一生。



● 魔海上的幽靈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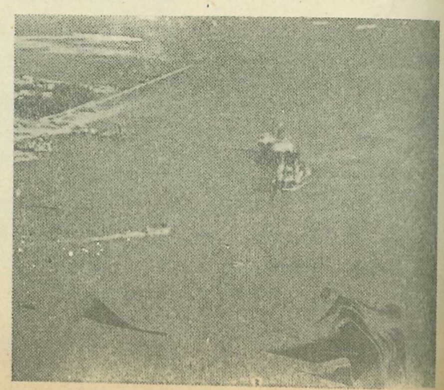
● 漂浮在北冰洋的帆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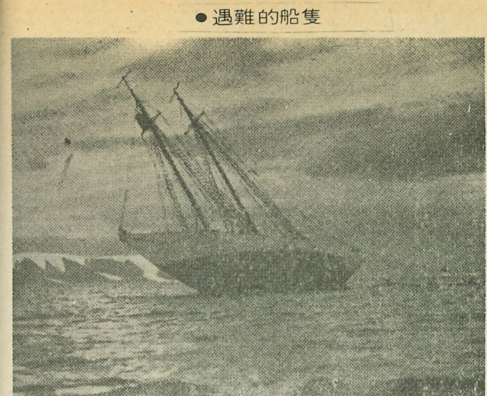

● 在大西洋上航行的機帆船

● 冰封住的機帆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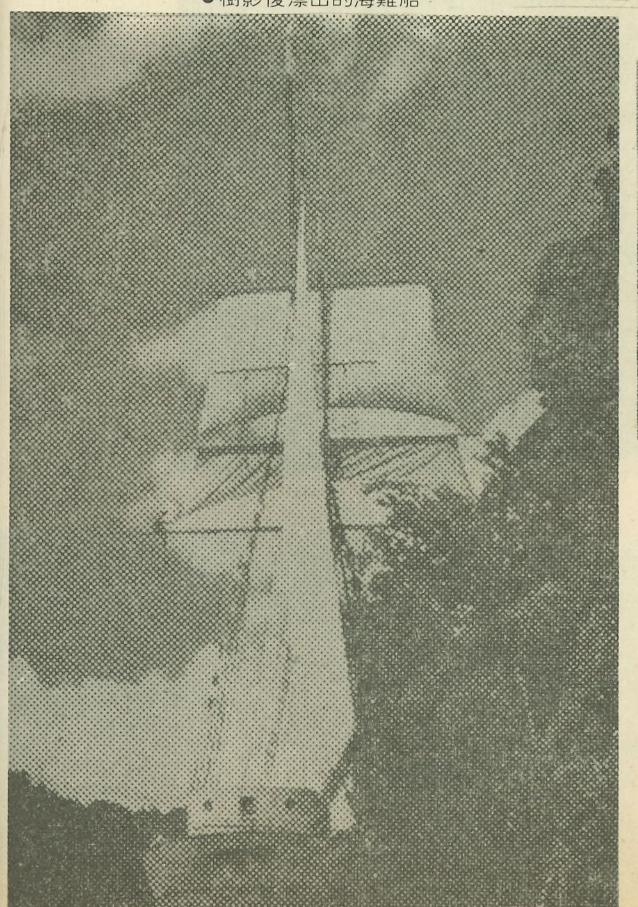
● 向船員訓話的船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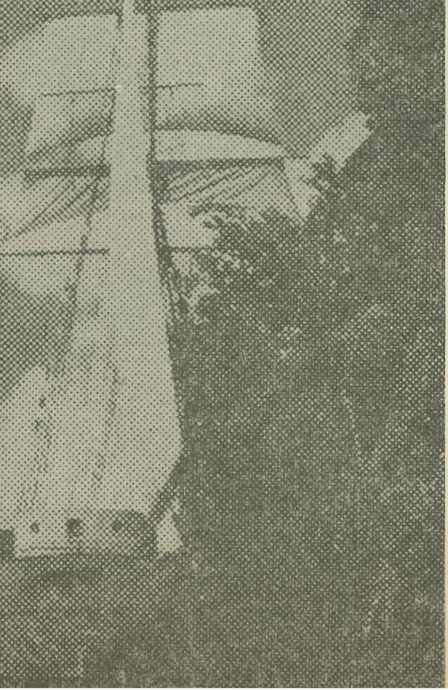

● 平穩出港的船身

● 遇難的船隻


● 樹影後漂出的海難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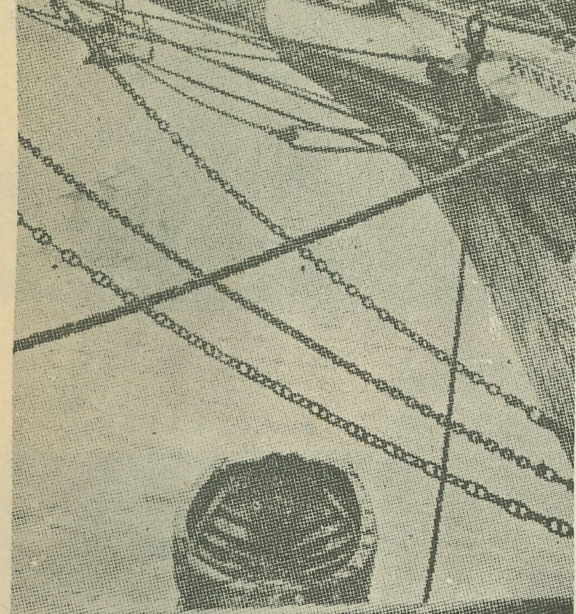

● 芬茵岬外的浪濤




● 突起的狂風使船隻傾斜



● 第二天夜晚，發生了叛亂



● 救了一條命的小船

● 可疑的平底帆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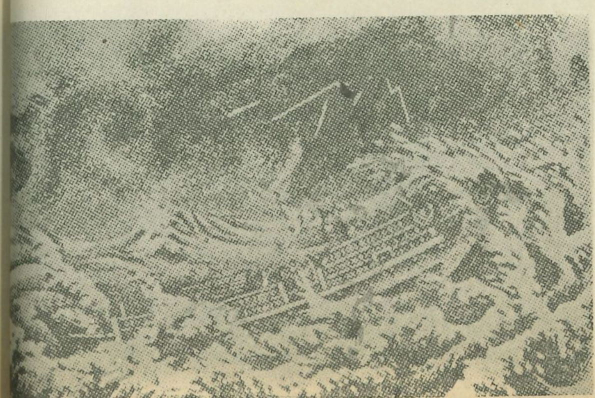


● 船被濃霧籠罩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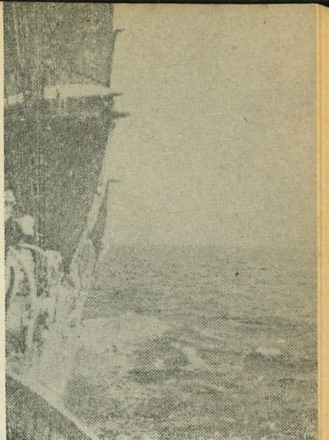
● 光太夫和他的同伴



● 太平洋上的機帆船



● 正要沉沒之前的「榮力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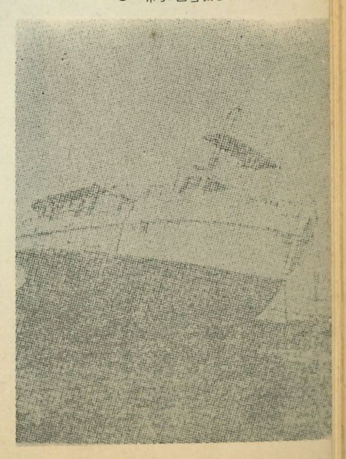


● 在以前中國海是海盜出沒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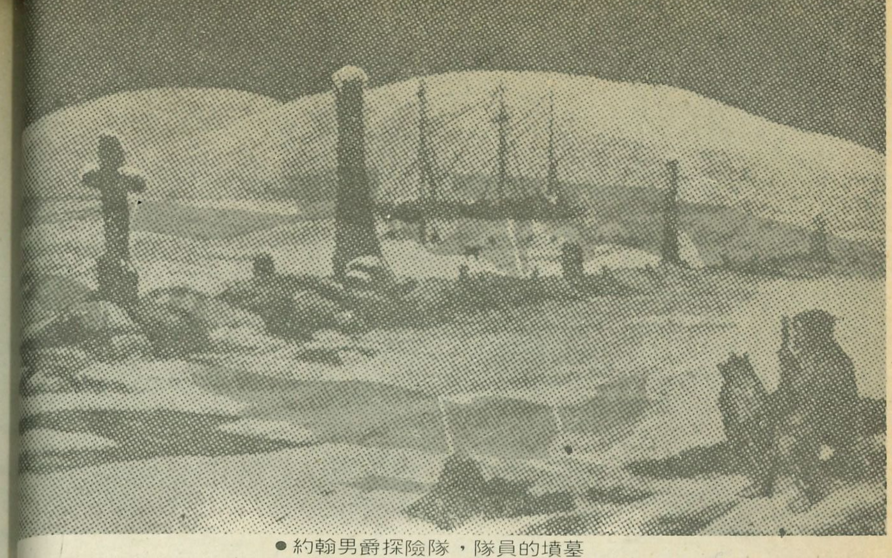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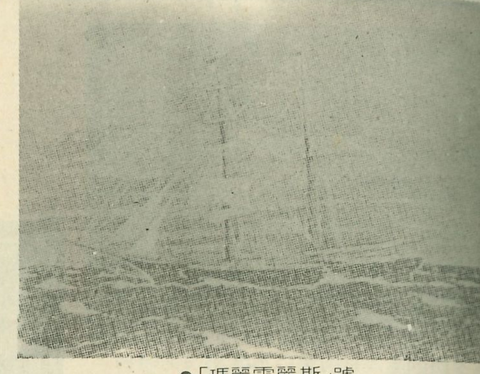
● 美國彥藏

● 「約塔」號




●探險隊的船被冰雪封住


●約翰男爵探險隊，隊員的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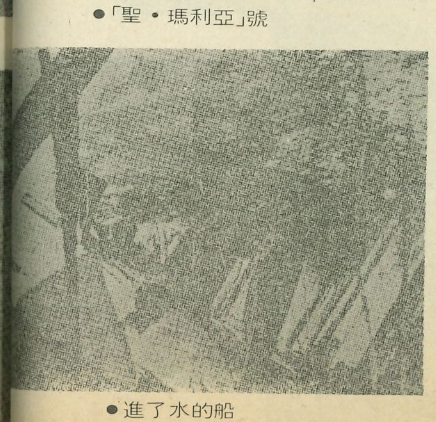

●「瑪麗雪麗斯」號

●夜以繼日地在海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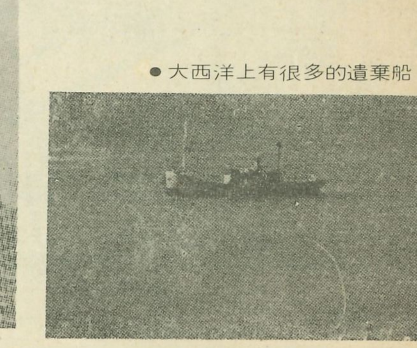
●引擎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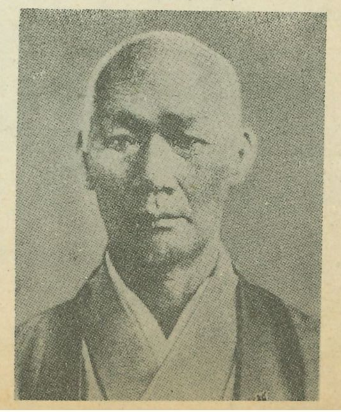

●「聖・瑪利亞」號

●進了水的船

●大西洋上有很多的遺棄船



●中濱萬次郎



# 第五章　神秘的「約塔」號

## 發現無人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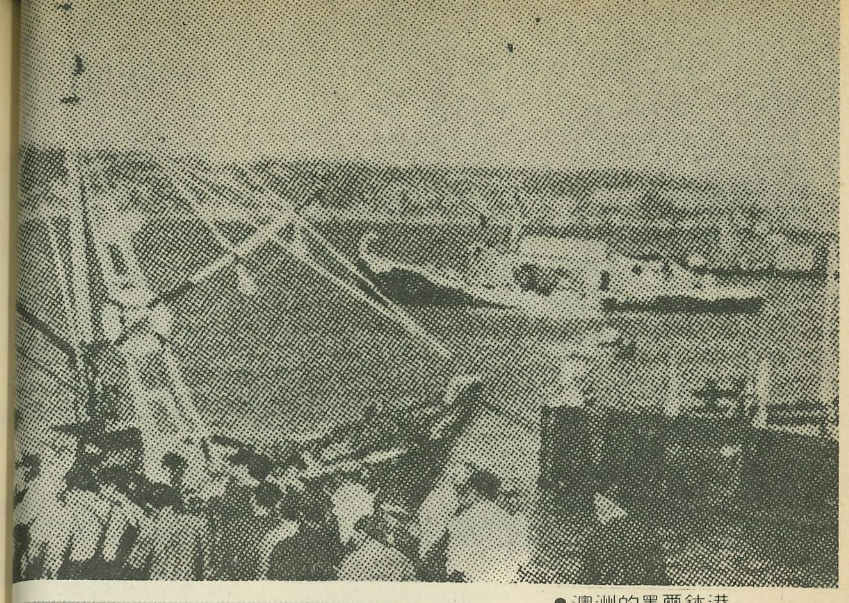
南太洋的特色是：風平浪靜、海色深藍，只是有點感到酷熱。位置在夏威夷與澳大利亞之間的飛枝羣島，更明確的說是在飛枝羣島中的瓦奴亞列布島之北一六七浬之海面上，這一帶稱「太平洋樂園」，歐美的富翁們多在此乘着豪華的遊艇玩樂。

事情發生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的上午七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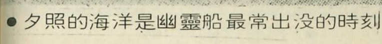
「資巴爾」號是吉爾貝特羣島至艾利斯羣島之間的定期輪船，這一條航線偶然也有波濤洶湧的時候，但絕大多數都是風平浪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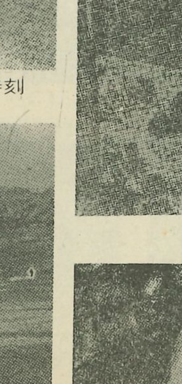


●澳洲的墨爾鉢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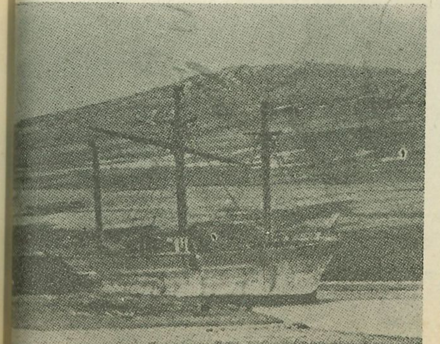
●夕照的海洋是幽靈船最常出沒的時刻

●「約塔」號的發報機



●冷却引擎用的泵





●被海潮沖到岸邊的漂流船

船長道格拉斯發現在東方約三浬處，有一艘漂亮的白色船，看起來像是小型的觀光船，便拿出雙筒望遠鏡細瞧。

「咦？現在已經不是在海上遊樂的季節了……船上看不見一個人！引擎已經停了……嗯！有點奇怪……船名是J、O、Y、I、T、A，讀音該是『約塔』號。

船長放下望遠鏡，大聲對水手說：「喂！好像是漂流船啦！」

船長立刻下令把小艇放下海，由一等航海士率領六名水手，直朝「約塔」號划去。

一等航海士以後回憶當時的情形道：

「這艘漂流船上一個人影也沒有，我站在甲板上，全身冒冷汗，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恐怖感！……水手們剛登上船，還有膽量大呼：『喂！喂！有人在嗎？』但是一連叫喊了幾聲，除了恐怖的回音之外，根本沒有人回答，水手們開始膽怯了。我只好鼓起勇氣推開艙室門進入，竟發現，艙室內整然不亂，花瓶、烟灰缸、咖啡杯甚至於拖鞋等，都放得整整齊齊……

不禁令人想起十九世紀的鬼船——『瑪麗．雪麗斯』號，難道二十世紀的今天，竟也會發生同樣的事情嗎？」

## 第二個「瑪麗•雪麗斯」號事件

以後調查才知道，「約塔」號是從西薩摩亞島的阿匹亞港出發，時間是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目的地是北方六百公里之遠的特克拉羣島的法卡歐法港。

該船屬美國籍，是七〇噸的冷凍漁船，但當時却未載魚。船員及乘客合計二十五人，船長米拉、紐西蘭地方行政官巴列斯、艾爾蘭醫生巴斯資博士、阿匹亞醫院藥劑師霍金生，以外還有幾位當地島民。

甲板上堆了很多貨物，船艙內有每袋一五〇磅的小麥四十四袋、一千餘磅的白糖、五十六磅裝的白米十一袋、另外還有薩摩亞的特產——椰子的乾核。

船長米拉曾經服務於英國海軍，航海經驗可以說相當豐富。

大副特可卡及機械士塔尼尼雖然都是吉爾貝特島人，但都和船長相處得非常融洽，是同生死共患難的朋友。

「約塔」號在改造之際，艙內崁上了六四〇立方呎的軟木，所以「約塔」號有「不沉沒」之稱的船。

但是，「約塔」號自啓碇以後三十七天之間，在海上斷絕了音信，直到十一月十日早晨，該船在瓦奴亞列布島之南約三六〇浬的海面上被「資巴爾」號發現時「，約塔」號已半進水了。

事後調查，發現船腹有個大洞，海水灌滿了船艙，所幸有六四〇立方呎的軟木，船才沒有沉

沒。在南太平洋上類似這樣的海難並不罕見，但是稀奇且令人恐怖的是：船上一共有二十五人，這二十五人到底到那兒去了呢？船上的一切物品及貨物皆原封不動，唯有航海日誌失蹤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意外？船上的人全部乘筏子逃離？是什麼突發性的意外呢？

是海底的火山爆發？海盜？遭到不知名的海怪襲擊？某國秘密潛艇的綁架？或者……？

「約塔」號被發現之後，各國的報紙都在探索原因而紛紛發表各種離奇的揣測。

不少報紙以特大號字在第一版印出這樣的時髦標題：

「第二個『瑪麗・雪麗斯』號事件?!」

帆船「瑪麗・雪麗斯」號是一八七二年在大西洋上漂流時被發現的。當時，船上一個人都沒有，爲什麼會這樣，到今天仍然是個謎。

「約塔」號的謎，也是無法解釋。

美國人毛姆想愼重而徹底揭穿這個謎，把「約塔」號買了下來，放在奧巴拉島的海灘上。毛姆每次目睹「約塔」號哀傷地躺在白色沙灘上，都會激起强烈探索奧秘的心願。

## 不幸的「小寶石」

「約塔」號是一九三一年由威林古頓造船廠建造的，定造者是當時美國電影界的名導演——羅蘭。

定造時的「約塔」號是一艘大型的遊艇，全長二〇・七公尺，船體是用堅實的橡木建造，上面覆以二公分厚的杉木板，外觀雅麗。吃水三公尺，內部裝潢極盡豪華奢侈之能事。

船名 joyita 是墨西哥語，意思是「小寶石」，名導演羅蘭的愛妻，芳名是「裘艾爾」(Jewel 卽寶石)，所以用「小寶石」命船名，一顆晶瑩燦爛的小寶石漂浮在深藍色的南太平洋上，的確美若詩畫。

豈知，在「小寶石」完成之前，羅蘭夫妻的感情起了微妙的變化，羅蘭遂決定把「小寶石」轉讓給女明星瑪麗・碧庫佛德。

一九二〇年代的人，無不爲瑪麗・碧庫佛德的金髮及勻稱的曲線所迷醉，她有「全美男人的愛人」之雅號，可見風靡的程度。

她爲了裝潢「小寶石」，不惜花了七萬元美金，不難想像這艘遊艇是多麼的豪華！

但是這艘曾被美女坐過的豪華遊艇，於一九三四年竟被美國海軍徵用，開進夏威夷眞珠港，裝上七・五公分的高射機關砲，船內船外盡失原先花容！

大戰結束時，一度改裝爲海岸測量船，以後美國海軍總部附了一封謝函，連同「遊艇」璧還船主——瑪麗・碧庫佛德小姐。當時這艘船根本已經不像是她夢中的「小寶石」了，她含淚以兩

萬元的低價割愛給美國路易士布拉薩斯船舶公司。

當時，船舶公司知道這艘船的建材是上等貨，有意把它改造成觀光船，但是最後換上一具二二五匹馬力的引擎，改裝爲冷凍漁船，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

「小寶石」自從改裝之後，四年之間，便當作漁船使用，在南太平洋上航行載客。

到一九五二年九月，船舶公司把「小寶石」出售給愛蓮博士，她是美國火奴魯魯大學的人類學教授（她的祖籍是挪威），人類學和漁船如何會結合在一起呢？

原來她在海上有一個愛人。

她的愛人就是英國海軍軍官米拉，米拉在英國有一位妻子，但兩人正在辦理離婚的手續，愛蓮買下這艘漁船爲的是當作未來丈夫的禮物。因爲米拉離開海就沒法生活，船是最適當的禮物。

美國政府應愛蓮博士的請求，特別允許英國軍官米拉在美國籍的冷凍漁船上當船長。因此捕魚及冷凍魚的作業就開始了，可是因爲米拉是純武人出身，對漁業是門外漢，結果產生赤字。

米拉覺得讓愛蓮虧損，於心不忍，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便駛離夏威夷，把捕魚的地區改到薩摩亞羣島一帶，並過着勤儉的生活。

自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起，進入阿匹亞港以來，有五個月的時間，未出港一步。到十月三日天還未亮，卽啓碇。但此後，竟音信斷絕。

毛姆搜集紐西蘭政府及薩摩亞當地官廳對「小寶石」的紀錄，全部仔細看完之後，覺得很奇怪：該船爲什麼在港內停泊五個月之久，又爲什麼在五個月之後，准它開出？

又發現，「小寶石」在名義上是被ＥＡ・柯克遜船舶公司租用，但是實際上卻被西薩摩亞地方政府所使用。因爲西薩摩亞的事務聯絡官經常乘坐這艘船，是很有力的證據。

該船是以漁船的類別登記的，卻當作貨船使用，很明顯是違法的。因此米拉的船長資格，當然被取消了，但是爲什麼准其出港呢？毛姆便以此疑竇爲探索的出發點。

## 可疑的日本漁船

調查得知，在當時薩摩亞羣島間的聯絡船有數週停航，西薩摩亞的藥品因而非常缺乏，當地主要特產椰子的乾核也就堆積如山，運不出去了。當地政府感到窘困異常，這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事情。

因此當地政府和椰核貿易公司共同拍電報至法卡歐法港詢問該船的下落，事實上，「小寶石」永遠不會再進法卡歐法港了。

到十一月十日清晨，在南緯十四度四二分、東經一七四度四五分的地方，發現該船在海上漂流，自從失去聯絡以來，已經是第三十八天了。

以上可知，西薩摩亞地方政府爲什麼要租用「小寳石」，理由非常明顯。而米拉船長爲什麼不同意呢？毛姆認爲這和「小寳石」發生意外有關，應該詳細調查。

十一月十九日，「飛枝時報」披露：

——根據可靠人士的透露：「約塔」號事件，可能是舊日本軍人的海盜行爲，因爲在十月三日，在「約塔」號遇難的現場附近，有四十八艘小型的日本漁船在作業。這是紐西蘭空軍的偵察機所發現的。「約塔」號可能就是遭到日本漁船的攻擊，日本人故意把船艙敲破一洞，使海水灌進來。

這件報導披露之後，引起當地人民的騷動，大多信以爲眞，因爲飛枝島上的人對日本漁船在近海捕魚，早就痛恨切齒，當然很容易相信一切壞事都是日本人做的。

但是飛枝的官方發言人司徒達德氏透過廣播，宣稱這項報導是缺乏事實根據的，並認爲「約塔」號發生意外，可能和突變的天氣有關？

把「約塔」號拖至海灘，詳細檢查的結果，發現：在引擎房之下三十公分的船艙處，有一具冷却引擎用的T型泵，已經折損了，爲了防止滲水，用了四個墊子。

「約塔」號在阿匹亞港停泊了五個月之久，船很久沒有發動，機械可能就有故障，頭一次駛出港時，冒出很濃的黑烟，旋卽駛回修理，可是並沒有把引擎徹底修理好，到十月三日又出發了。

「約塔」號上的無線電機，其性能大體上說不太理想，因此在海上航行時，幾乎不和陸上聯絡。

無線電可以說是船在茫然大海上維持生命的「線」，所以阿比亞電臺和米拉之間曾經規定過在十月三日出港以後，須以WNIM爲呼號，每天上午十時及下午四時各聯絡一次。

## 米拉船長之謎

米拉船長，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曾在「約塔」號船上服務過的一位船員R·L·沙札蘭說：

「我初到『約塔』號船上服務的時候，發現船長是個意志堅强的人，在花錢方面很大方。但是在船停泊阿匹亞港時，他變得吝嗇了，且常常向我們誇耀，這艘是永遠不沉的船……我在『約塔』號駛離阿匹亞港之前的一個月，突然因爲對航海的生活不感興趣，所以就辭職轉業。」

一位交際很廣的商人說出米拉在阿匹亞港時的困境：

「魚堆積如山，但是因爲冷凍不徹底，幾乎完全腐敗了，所以賣不出去。他便向我舉債渡日，結果債台高築，我有一次向他討債，他依舊和平常一樣向我露出親切的微笑，他說願意把船抵

押給我，我答應了……他這次出航，是我同意給他一次最後使用本船的機會，想不到……」

根據這位商人的透露，米拉是被債逼得走投無路，最後一次的航行對米拉來說，無異是一場大賭博。因此有人推測，「約塔」號遇難，是不是米拉船長一人導演的呢？

另外又查獲一件事情，更令人不得不朝這方面去想，那就是，有一家貿易公司付給米拉一千鎊的紙幣，託他帶貨，這一千鎊，以後不翼而飛了。

停泊在阿匹亞港時，一千鎊是寄存在特克拉島的銀行裡，船將啓碇時，則放進船長室的保險櫃中。但是事後，打開保險櫃，只剩下五〇鎊的紙幣。

船在海中時，是不是米拉船長一個人把全部的乘客殺死，投入海中，再把船腹弄一個洞，拿出保險櫃中的巨款，逃到附近的海島上去了呢？

## 「約塔」號的下場

後來在排水泵附近發現了手術刀、聽診器、沾有血跡的繃帶等。毛姆根據船上一項一項遺留的現場，經過綜合的研判、分析、推想，描繪出「約塔」號遇難的情形，這個情形是否眞實，只有問上帝才知道了。

毛姆所描繪的情形是這樣的：

十月二日，「約塔」號駛出港口，發覺引擎出了毛病，立刻又回港修理。修理花了很長的時間，旅客都在發牢騷。大家焦急得不得了，等到第二天大清早修好，才重新出發。出發時就有不吉利的徵兆，到了當天的黃昏時分，突然雷雨交加，波濤洶湧，「約塔」號在大風浪中，簡直像一片枯葉一樣。

傾盆的大雨直向船上灌注，米拉船長奮勇登上船橋，指揮開航，船員們個個都在滑溜的甲板上奔跑，聽從船長的指揮。

風浪過大，米拉一失足便自數公尺高的船橋上落下，頭蓋骨折裂，摔成重傷，由醫生巴斯資博士及藥劑師霍金生急救。所發現的手術刀及沾血的繃帶，就是證據。

不久，冷却引擎用的泵破損，臨時爲了搶救，只好把墊子拿來杜塞，以免水滲進來，但是不發生效力，海水很快就灌進來。船中的人都慌了手脚，拼命喊救命！

可恨的是，風是向北吹！

突然發現南面有陸地，大家心裡都希望能够開到陸地上去多好……

不知何處漂來一個筏子，把船腹撞了一個大洞，大家便爭先恐後地跳上筏子，拼命向陸地划，豈知竟是暗礁！

機械士塔尼留在船上看護受傷的船長。

塔尼尼眼望着二十三個人被暗黑的大海吞噬，不禁呆若木雞……

也許米拉恢復了意識，他一定不准塔尼尼離開「約塔」號，因爲船長堅信「約塔」號是不會沉的，事實上，「約塔」號眞的沒有沉。

第二天，風平浪靜，「約塔」號在日麗風和中隨逐波流，成了漂流船，繼續漂流了很多天。一天被一艘路過的船遇見了。

該船上的水手向「約塔」號大聲呼叫，但是沒有人回答，水手們便乘小艇登船，船內靜悄悄。水手們開始戰戰兢兢地搜索，終於在一間船艙內發現一具頭綁了繃帶的屍體，又在牆角看見一個瞪着一双大眼睛的土人（他就是塔尼尼）蹲在那裡，土人由於受到過度的刺激，已經瘋狂了，看到水手們向他走近，立刻像野獸一般狂呼大叫，激怒了水手，水手便向他拳打脚踢，土人被打倒臥在甲板上，水手們把他拉起來一看，竟然斷了氣。他們本來無意殺人，後來只好把兩具屍體全部拋入深藍色的海中去餵鯊魚！

然後，水手們像餓鬼一樣，在船上到處搜查，在船長室的保險櫃中發現一千鎊的紙幣，他們雀躍地離開，回到自己的船上去，但是在離開之前，把船上的東西都放好原位，故意佈下疑陣。

這就是以後被「資巴爾」號發現的漂流船！

# 第六章 北大西洋的漂流船

## 漂浮的遺棄船

遇到海難而破損的船，被人遺棄不顧，稱「遺棄船」。這一類船，多數是木造的，因爲木造船，雖然灌進了海水大多不會完全沉沒，永遠在海上漂流。

黑夜裡在海上航行，若不留意，往往會被漂流船撞毀或撞沉。漂流船造成意外事件，時有所聞。所以發現漂流船一定要向有關單位報告，設法把它弄沉。

在大西洋上的漂流船，總數不下三百艘。美國爲此，特別組成一支沿岸巡邏隊，專門負責尋找漂流船，一旦發現，便投彈或發砲擊沉。

根據確實可靠的統計資料，光是一九四一年的一年當中，在大西洋上竟處理了四十八艘漂流

船。但是其中有一項頗使人大惑不解的是：大西洋上的漂流船，多有一定的漂流方向。例如靠歐洲這邊的大西洋，漂流船多漂流在塞布爾島附近；而靠美洲這邊的，則在凱普可特附近。

大西洋南部很少有漂流船，漂流船多在大西洋北部，次多的是在中國海，不過中國海的漂流船，都是些小船，而且很不容易統計出正確的數目。大西洋上的漂流船，多是大型的蒸汽船，若不及早擊沉，則在航行上會發生危險。

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九日，美船「盪模雅」號裝滿煤，航行至大西洋途中時，機器發生故障，美國人沒把它擊沉，就任其漂流。

「盪模雅」號被遺棄後，在海上經過幾次暴風雨，不但沒有沉沒，反而出現在中部大西洋的航線上。

從被第一艘定期輪在航線上發現「盪模雅」號起的六週之內，竟有十六艘船遇到它。

「盪模雅」號在航線上逛來逛去，非常危險，例如「聖特魯爾斯」號便差一點撞上了「盪模雅」，因此定期船的船長們一直向英國海軍要求，派遣軍艦把「盪模雅」號擊沉。英國政府便命令駐在西印度羣的英國海軍，全體出動，來搜索「盪模雅」號。搜出之後，便以砲擊，使其沉沒。

處理遺棄船，像「盪模雅」這樣省事的情形也有，但也有碰上厖煩事的。

一九三五年，美國巡洋艦「亞特蘭」號奉令駛至馬林外海搜尋漂流船。本來的計劃是：若發現漂流船，立刻拖回港來處理。後來爲了兼作海戰演習，所以便改用魚雷攻擊，相信只要一枚魚雷，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漂流船擊沉。

「亞特蘭」號駛抵馬林外海不久，便發現了一艘中型大的漂流船，到了適當位置，魚雷長便下令士兵發射魚雷。一聲轟然巨響，同時昇起銀白色的水柱，大家睹景聞色，都認爲這艘漂流船一定沉沒無疑。

等到水柱平息之後，一看，豈料那艘漂流船，依舊若無其事的在海面上漂盪。

魚雷長咬牙切齒，又下令再度攻擊，結果等水柱平息之後，還是沒有沉。艦長也開始光火了。便下令軍艦向後倒半浬停住。然後，艦上官兵全體臥倒在甲板上，軍艦以最高速衝進。

這一次一定成功了，看罷，全艦的官兵都在高聲歡呼！

只聽見連續破裂的刺耳巨響，軍艦速度頓時大減。大家聚精會神一看，啊！高興過早了一點，原來漂流船被艦首穿透，竟掛在艦首上，使軍艦進退維谷。最後，只好就這樣開回港去了。

## 難對付的「帕爾」號

另外再介召一艘非常不好對付的美國漂流船——「帕爾」號。

一九二三年秋，一千噸級的大帆船「帕爾」號自英格蘭港出發，目的地是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在航行途中遇到暴風雨，離紐芬蘭（加拿大之東）之南約三百浬處，船進水了，沒法可想，只好棄船。船並沒有沉沒，却隨波逐流。

到十一月，「薩奇索尼亞」號首先發現這艘漂流船。

「薩奇索尼亞」號的水手便乘小舟至「帕爾」號，檢視的結果，發現桅桿完好無損，但是進水太多，無法拖走。

以後在二、三週內，經常被路過的船發現，因此便標注在航海圖上，美國政府接獲報告後，不得不設法處理炸沉，或拖走。

最後決定派遣一艘拖船「丁巳」號去拖走。

「丁巳」號奉命去拖，繫上纜繩，開始拖航，但是由於「帕爾」號進水太多，因而過重，拖了一半的航程，「丁巳」號的燃料耗盡，不得已，只好鬆解纜繩，又讓「帕爾」號再度在海上到處漂流。

到了第二年的二、三月間，「帕爾」號漂流在紐約至利物浦（英國）的航線之上。

六月間，美國政府接到「奧勒」號商船的報告，立刻進行偵察，發現桅桿、艙面船室、錨等都已沒有了。至七月，船已漂流到葡萄牙至加那利羣島（在非洲西北部海岸）之間的海面。

此時，葡萄牙派了一艘軍艦，準備把「帕爾」號拖至岸邊，但是在中途遇到惡劣的天氣，只好半途而廢。

這艘很難對付的漂流船，到八月八日，終於到了最後的末日。這一天，一艘西非航線上的商船「佳慕爾」號，在「帕爾」號上注滿了石蠟油，然後縱火焚燒。目睹「帕爾」號着火之後，「佳慕爾」號便逕自離去。

到了第三天（八月十一日），「維達」號經過該地，發現「帕爾」號仍然在繼續燃燒。以後，再也沒有這艘漂流船的消息了。

## 用軍艦擊沉

上述遺棄船的生命力的確非常堅韌，也有頗令人不可解的地方。

一八九八年一月二十日，英國一艘三桅桿的「吉達爾」號自佛羅里達的傑克遜維爾港（美國）出發，目的地是英國的利物浦，一個月後（二月二十二日），船遭進水，最後只好放棄。

以後，在半年之內，「吉達爾」號便在大西洋上隨波漂流，通過大西洋的船，看見過它出現者，不下於五十次之多。

「吉達爾」號曾經被縱火燒過三次，都沒有沉。最後，英國海軍派遣了一艘軍艦「美拉布斯

」號，用艦砲轟沉。

遺棄船在海上漂流，被發現的次數較多的，還有一艘挪威的遺棄船「達維斯」號，被發現過十八次。其中有兩次是在夜間，和商船相撞，但並未沉沒。以後遇到暴風雨，就沒有再見到她的芳跡了。

在海上漂流時間最長的遺棄船，可能是「范尼・威爾斯頓」號，它在大西洋上漂流了四年。曾在墨西哥灣上出現過五次、紐約附近出現過二次、其他地方出現七次。最後，縱火焚燒，雖然好像沒有沉，但以後也沒再出現了。

發現遺棄船，最好的方法是予以擊沉，如果縱火焚燒，反而會增加航海的危險。因爲縱火燒時，只能把水面以上的船體燒掉，水面以下的燒不掉。

關於遺棄船，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如下：

「諾爾頓」號在大西洋上突然遇到暴風雨來襲，船漏進水，眼看着船快要沉沒了，老船長沉痛地下令道：

「船快要沉了，大家快上救生艇！準備棄船！」

救生艇在海上漂流了三天，被路過的一艘荷蘭船救起，駛向佛爾瑪斯，但是風勢仍勁，前進得很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駛抵佛爾瑪斯港，船甫抵港，老船長無意中回頭一看，不禁嚇了一跳：

「啊！那不是『諾……諾爾頓』號嗎？」

原來是有一艘船在途中發現了「諾爾頓」號被遺棄，便繫上纜繩，把它拖來佛爾瑪斯港！

另外有一艘船被遺棄兩次：

一九〇五年十月，瑞典船「奧利恩」號被遺棄在大西洋上，後來被「艾奇傑達西奇」號發現，把它拖進哈利發克斯港。登船仔細檢查，發現海圖、書籍、船員的財產以至所裝載的貨物皆原封不動，但是却沒有人在船上，以爲是鬼船——第二個「瑪麗・雪麗斯」號事件。以後才知道船員乘「艾特里亞」號離去。

以後，這艘船重新整修一新，換了個船名，船長、水手也全是新人，成爲英國船，不久又遭遺棄，在遺棄的第三個月，被美國的魚雷快艇擊沉。

這艘船被遺棄的原因，直到今天還沒找出答案。

# 第七章「海倫號」軍艦奇跡的生還

## 海難船和船的災禍

在「澳大利亞百科辭典」中，有很恐怖的一章，就是第二卷的W項「海難船和船的災禍」這一部份，共佔了五十三頁之多，其中詳細記載了自從一六二二年以來，在南太平洋海域發生的海難事件。

衆所皆知，太平洋乃是地球上最大的海。南太平洋海域，處處隱藏暗礁，而且深邃、廣洋；截至十九世紀前半，在壞血病盛行的時期，從歐洲前來的船隻，往往尚未到達好望角，船員們就已有半數以上因病而死了，通常越過好望角，經過六星期到兩個月的航行，就可橫斷印度洋，到達馬來諸島。馬來羣島的範圍相當廣大，約莫有舊金山到波士頓那麼遠的距離，只要

能從這些島嶼之間，安全通過各種難關，就可以航入太平洋的海域，橫過海天一色的茫茫大海——太平洋，另外，這裏或許還有一些連探險家也不曾發現的小島，甚至有連地圖上也沒有記載的。

前往這個危險海域的船員們，既無可信賴的地圖！又無可靠的天氣預報，一旦要是遇上風暴，漂流到密克羅尼西亞或是美來尼西亞等食人族居住的荒島上，後果必定不堪設想。

想想，二、三十個船員們擠在五十噸或六十噸左右的小船上，徘徊在小島和環狀珊瑚礁之間，穿梭於沒有浮標、沒有燈塔的暗礁，只有萬分謹慎才能尋出航路，而且這一帶的海域充滿了冤死的遊魂。下面這些都是眞實的故事。

**「美利堅」**號：是由昆斯蘭德向眞珠灣開航的六十噸小船。這艘船在歸途中，想要越過特里斯海峽，却於一八三九年四月左右遭遇海難，十名船員中有五名在遇難當場死亡，五名則爲土著居民虐殺，唯有一個婦女，被土著居民救活。這個婦女一直到一八四九年被英國軍艦「巴西利卡號」救助返國時依然健在，然而她在十年的時間裏，却被像野獸似的土著們共同佔有，那種生存眞令人心寒。

**「克拉」**號：一八二四年在大堡礁一帶遇難，當時船員三十五人中，已有二十一人罹患壞血病，船內堆滿死屍，剩下的十四人也都是苟延殘喘的活著，就在這種勉強航行中，船又不幸的撞上了暗礁，十人當場死亡，唯有一人爲荷蘭帆船「翰姆斯克路」號所救。

**「奧泰」**號：這是一艘波士頓的捕海豹船，一七九六年往訪傑克遜灣，船上坐滿英格蘭的水手莫路等多人，於哥倫比亞海岸遇難，只有莫路及其他兩名船員獲救，其他全都被印第安人所殺害。

**「珍妮」**號：一八〇八年七月二十九向傑克遜羣島航行，出海後不久，就遭到了海難，羅卡比於是漂流到了一個無人小島上，獨自堅辛的開地墾荒，過著原始的生活，經兩年之久，方才獲救。

**「蘭汀·沙娃」**號：一七九八年七月，載滿流放罪人們的囚船，正開往澳洲雪梨，剛由倫敦起航後不久，船上就掀起了叛亂，暴徒們將船員全都放逐到小船上，控制了大船，橫渡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由於不敢靠岸，全船陷入了極度的糧食恐慌，甚至發生了食人肉的蠻行。最可笑的是，當時澳洲還是仰仗母國（英國）運送來的罐頭與食品過活，由於乘運食品的「蘭汀·沙娃」號不曾入港，使得雪梨一帶也陷入了饑荒。其後，暴徒計劃萬全後，才開始在蒙特維多（烏拉圭首都）一帶巡航，但是，船不久就被西班牙人奪去，爲首的暴徒被判了絞刑，其他的犯人則全被送回英國海務當局。

**「索瑪斯」**號：美國的捕鯨船，在薩摩亞羣島的愛勃港出海，在向南航行的途中，船上發

生了爭戰，以船長爲首的一派以及一等砲手爲首的一派，由於彼此互不相讓，船長派就占領了前半，砲手派占領了後半，由於無人掌舵，船完全任意隨風潮吹送，向前航行，卻不幸在諾福克羣島附近，遇上暗礁而沉沒，生存者被英國軍艦「艾葛斯」所救，由兩人口中才探得船上爭戰的始末。

以上全都是這一類可怕的船舶遇難故事，唯一使我感到疑惑的是，在數千件太平洋不幸事件中，最有名的一樁事件，卻僅僅記錄了幾行文字而已。

「龐帝」號：英國軍艦。艦長是業餘的科克探險隊員，在一七八九年，由大溪地啓航後，遭遇了船員的反叛，由於船員的一味爭執，不幸疏忽，船竟不停的繞著彼克特倫島航行著，後來決意一同前往孤島永遠居留，於是登上陸地，並燒毀「龐帝」號。

此外，還有一些悲慘故事，由於情節生動，故一直流傳至今。

一八六四年，因船舶失火，造成百餘人死亡的一艘木造英國軍艦「龐貝」號沉沒的慘劇。

一八六六年一月十一日，由於比斯加灣的大風暴，二百二十餘名的乘客變成海底藻屑的「倫敦」號。「倫敦」號乃是以當時最豪華的船著名，一八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航向墨爾鉢，由泰晤士河開航，駛入英國海峽的同時，就遇上了天氣惡劣的不幸遭遇，終於在比斯加灣沉沒，唯有一隻小救生船奇跡似的在海上漂流二十小時後，才被義大利的一艘二檣橫帆船救起，生還者只有三名。

一九〇二年五月八日，西印度的蒙皮雷火山爆發，港內停泊的船隻全部被毀滅，由於船長處置得當，才得以生還的「羅玆達姆」號。

還有富蘭克林探險船「艾列布斯」和「特拉安」前往冰天雪地的北極海探索，幾乎被凍斃，後來好不容易碰到「印布斯蒂甘達」號，才離開北極洋，得以九死一生安全歸航。

一八七四年的聖誕節，由於船失火，因而沉入海底的移民船「卡斯派特利克」號的可憐故事，令人落淚鼻酸。這艘船上有一百七十七個男子，一百十五名女子，五十八個少男，五十三個少女，一歲以下的幼兒有十六人，合計共有四百七十五個移民的乘船，生還者只有六人，在聖赫勒拿附近獲救。

一八九八年七月四日的早晨，一艘八千噸的巨船（當時通行大西洋的船舶中最大最漂亮的船之一）法國的「拉・伯哥紐」號在塞弗爾島附近遇難。多年以來，塞弗爾島每年總有一些船會在附近遇難，是大西洋中有名的難所，其潮流急速，霧氣凝重，氣象變化劇烈。「拉・伯哥紐」在濃霧瀰漫中盲行，指針又錯誤，方向根本無法辨認，再加上這個島附近鋸齒狀岩石林立，因不而幸撞上暗礁，幾分鐘之內，船就遭到了沉沒的噩運，五百四十九人的男女老少，雖然爭相想逃往小艇，但都已來不及了。

**海倫號**：這裏爲您介紹一八五九年，因旋風沉沒的英國木造軍艦「海倫」號的生還者威廉姆．亞德班基．米拉所自述的遇難記，米拉是當時艦上的一名水手。

以下的第一人稱「我」即是指米拉，「海倫」號當時正在非洲沿岸巡航，擔任偵察奴隸船，並加以逮捕的任務。

## 奇跡的生還

經常乘船的人往往被稱爲「海子」，我大概就是道道地地的「海子」吧?!……因爲我是一八四三年十月十四日，出生於「亞德班基」號船上，我的父親是一位海軍，擔任由蒲里瑪斯向艾路斯的巡航工作，當時，由於英國海軍是允許妻子同乘軍艦的，因此，母親就在船上生下了我，我的第二個教名，所以命名爲「亞德班基」，就是爲了記念我出生的那艘軍艦，從十歲開始，我就爲英國海軍中的一名，或許還是當時海軍隊員中最年青的一名哩！「海倫」號在賈達姆建造成，是一艘四百八十一噸的優美二檣橫帆船，裝備有十二門大砲，這是由善良優秀的英國船工精心製作而成，因此，非常堅牢結實，我眞爲自己能登上這艘超級軍艦「海倫」號，遨遊七海而感到光榮！

我們爲了追捕奴隸船，所以就在非洲西岸以及附近二百五十浬的地方航行，那是一八五九年五月的事了，此後儘管歲月飛逝，時隔多年，然而那一天的事，却一直如同昨天剛發生一般的歷歷清晰。當時由於船員們隨時都伺機待戰，一聽到在檣桅上的瞭望員叫著「帆船，看見帆船了」，大家都興奮不已，因爲在這附近航行的船，絕大多數都是奴隸船，根據經驗，是絕不會錯的。

當時，奴隸船乃是文明社會，尤其是英美兩國的大敵，由於船內都是運往南方諸國，當做奴隸買賣的黑人。我們對他們無所苛責，只是加以擄捕而已，但是，他們的戰術却非常巧妙，既使設下天羅地網，如果不即刻採取行動，仍然有可能被他們逃脫。

我們的「海倫」號，却接連著創下優秀的成績，這一次又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捕獲了四隻。擄捕奴隸船，不只是限於海上，有時我們也會組織小艇遠征隊，沿非洲的河或小圳溯流而上，一行前往追蹤奴隸，若是這樣能够成功，使奴隸們不致再嘗到賣身之苦，那就是我們的義務了，通常若是在海上捕獲奴隸船，我們就立刻解放黑人們，護送他們到最近的港口，使其各自返鄉。

我很喜歡和一些船員乘著小船，武裝配備齊全，溯小圳上行，進入沼澤地。雖然該處蚊蠅毒蟲很多，或許還有毒槍飛來，但這些都不是問題，只要不碰上熱帶原始的狂風暴就萬事平安了。

「海倫」號上一向有一項規定，凡是在桅桿上，第一個發現帆船的人，而且那個船又是奴隸船的話，就可以得到一筆獎金，而我就是第一個發現美國奴隸船「米尼敦加」號的人，因此我可以獲得十元，世上眞是沒有比獎金更能振奮人心的事了，當時，十元等於我六個月的薪水，所以

，我眞是興奮得意極了，況且，更令我高興的是：能爲世人除却一樁很殘酷的販賣人口事件。

當天，接著，我們又發現了一艘豪華的紐約大船叫做「葛布娜・巴里斯」號，以及「凱瑟琳・奧葛斯」號，帆船「卡門」號，總共捕獲了三隻三檣帆船以及一隻二檣帆船，最後捕獲的那艘「卡門」號，被契蒲門少將帶往塞拉勒窩，不過「卡門」號上的幾個西班牙船員，却仍被留在「海倫」號上。

一八五九年五月八日，星期天晚上的做禮拜時間，因爲「海倫」號被捲入大風暴中，禮拜不得不中止了，當時，由於船上並沒有做對付風暴的準備，强烈的風力使得船身卽刻傾斜，開在下方的舷窗漸漸滲入水，這無啻於晴天霹靂，然而，當時大概沒有任何人會想像到自己就要不久於人世了吧?!尤其是特拉斯可特艦長，一定也未曾想到，自己這麼快就將去恐怖的陰間了。

當晚，「海倫」號正張滿全部的帆，以二海浬的時速向前航行，感覺船身傾斜時，我立刻衝上甲板，由於狂風起得很突然，當時我還以爲是發生了什麼衝突事件，上去一看，才發現在一片漆黑中猛烈的風暴正吹襲著，實在令人束手無策。

狂風掀起的時候，船長在那裏呢?——不是應該在甲板上嗎?一會兒後，狂風開始挾帶著颶雨來襲，雖然發出了「捲起帆船」的命令，但爲時已太晚了。

船長和槍砲官明德利交替的登上甲板，「請休息一下」，一位少將這樣說著，明德利就走下了船艙。這位少將是「特利汀特」號的副船長波塔，由於「特利汀特」號流行惡疫，百名以上的水手都暴斃了，剩下的人也都被送入醫院，波特少將便要求搭便船——當時風力更加强，海水也掀起了狂吼。

## 只是一瞬間的事

「海倫」號的船樑變成垂直傾倒，下一瞬間，就全部橫倒了下去，帆桁衝進海裏，立在甲板上瞭望的人，大部份都被掃入海中，繼而溺斃，根本無法救助，僅有極少數的人得以活命。

大旋風彷彿搖動地心般的發出雷鳴，挾帶著如同海水翻騰般的大雨，狂風怒號的風聲，混雜著浸在水中的生存者向甲板呼救的絕望叫聲，眞是恐怖悽慘至極，在這些嘈噪的聲響中，眞正令我感到最恐怖一種聲音是從背風一面傳來的浸入船艙的嘩嘩水聲。

在船艙底的人，以這種情形看來，可能早已葬身海底了吧?!逃生到甲板上的人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像槍砲官剛剛倒頭睡下，就被水手長硬拖出了船艙，僥倖逃命。

我似乎是在「海倫」號向下沉的時候，才被拋進海裏，當我開始有知覺時，我發現一個男人竟緊緊的抓住我，這是一個名叫特姆・達拉的黑人，在這種時候，任何人都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我實在也顧不了他了。「幹什麼，你幹嘛這樣緊抓著我，想把我淹死呵?」，我只得

聲嘶力竭的大叫著。

如果當時我不曾奮力把他甩開的話，很可能我自己就已經被淹死了；離開他後，我立刻迅速的攀上「海倫」號的主桅帆脚索，然後就由舷窗爬上了甲板，不可思議的是，我竟然一點也沒有那種自己會被淹死的感覺，在海中飄浮的同伴們，露出頭臉，被陣陣雷鳴挾帶的閃電，時而照得清清楚楚，「再見……再見」的訣別呼聲不斷響起，「死亡」的陰影緊緊的籠罩著我們。

冰冷的海水，加上我身上一直有重壓感覺，當時無暇顧及，後來想起，才發現那是躺在我身旁的一個名叫梅羅尼的同伴，撞上我的腰部，使我受了重傷。槍砲官走上了甲板，現在要逃離這場刼難，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卸下在向風一面緊繫的那艘捕鯨舢板，但是，右舷的救生艇上，已坐滿了人，還有一些絕望的人們，想要繼續爬進去，也都緊抓著小艇不放，槍砲官極力大吼著，儘可能的將這些人都裝進船裏，「刀，沒有刀子」有人大叫著。

站在前檣樓處的山姆•翰斯貫德上尉，趕緊跑進已翻覆的船底，取來一把小刀，槍砲官接過來，割斷了繫船的繩索，當小船快到水面時，我才跳了進去，就在這個時候，有一陣大浪從逆風一面掀起，小艇立刻向面風的一邊飄流去，連大船「海倫」號也被大浪打進漆黑中，只餘下殘骸被閃電照出形影，甲板上的人們身影也在一瞬間清晰可見，在船中的人，由於無法逃出，宛如在洞中的老鼠一般，很快的就都被淹死了。

沉船時，艦長原是被關在船長室裏，要從那裏逃出來，幾乎完全不可能，船長室只有一個舊式的、圓形、厚玻璃窗戶，爲了安全起見，這扇窗戶外面用一個長棒子鈎緊鎖起來，至於艦長當時如何能打破這扇窗戶，逃到外面來，至今我仍然無法解開這點疑問。——反正，不管怎樣，艦長是從艦長室中安全逃了出來；我所以能够知道這些，還是後來由那些和我一同乘坐小艇，遇難時曾被艦長救助的人口中聽來的。

艦長爲了從屋裏逃命出來，顯然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當第二天天亮的時候，我們才清楚的看見船長全身的傷痕纍纍，我爲了保護受傷的船長，使他的身體不致被熱帶的太陽灼傷，只得一直不停的在艦長頭上澆一些海水。

「海倫」號在狂風來襲的一瞬間，卽已決定了悲慘的命運，船樑垂直的傾倒，桅桿在空中折斷，一切形勢顯然已無法挽回，因此，「她」只在水上浮不到五、六分鐘，就迅速的沉入海底了，波濤洶湧，狂風颶浪，夾雜著海中傳來的陣陣呼救聲，人人都自覺此生已盡，彼此都只能黯然的互道別離。

或許是因爲我比較年青，所以並不覺得害怕——不過，說實在的，我現在認眞的回想起來，我眞的是一點也不怕「死」，我的同伴們，雖然都靠在我身旁近處一聲不響的死去，我自己也面臨著同樣的恐懼，却仍毫不在意；另外，小艇中的人，也都認爲船的沉沒乃是遲早之事，但是由

於我一向是純眞的樂天主義者，所以一直都不會失去必定獲救的希望和信心。

然而，小船能够一直保持不沉，直至遇救，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小船上因爲擠滿了人，船只不過浮出水面兩英吋左右而已，即使一點點風吹浪動，也必定足以使這艘小艇沉沒，那麽就將沒有任何人能够述說「海倫」號的最後情形了。

第二天，熱帶的海面上一片寧靜安祥，由於我們船上超載了過多人，連轉身的餘地都沒有，當然，小船中是帶有槳的，但是，如果使用的話，就會使水深加深，遭致沉船的危險，因此，除了袖手任船漂流之外，也毫無他法，在這種時候，唯有靜坐不動，才是上策。

船長沉在昏睡狀態，此時似乎已全無意識，槍砲官代替船長職務指揮，幸虧天氣一直晴朗，不過，麻煩的是熾熱的太陽却毫不留情的烤炙著，我們大部份的人都只穿著睡衣，露出的部份身體，都起了大火疱，皮膚刺痛不已。

「凡是喝鹽水的，就扔到船外！」儘管槍砲官聲音嘶啞的大聲命令，仍有兩三個人實在忍不住口乾，繼續不停的伏在船邊猛喝海水，似乎已陷入發瘋的狀態。

很不可思議的，沉船時，幸好大浪是從反方向衝來，使小船流到向風的一面去，才能遠離「海倫」號，萬一那時候，船一下被吹向背風的一面，只要稍撞上「海倫」號一點邊，必定就會卽刻碎成粉末，和「海倫」號一起沉入海底。

另外，在數天的盲目漂流中，還發生了一樁奇跡似的事件，實在很難以常理來解釋，在萬里無雲的晴空中，竟然會突然的降下一陣驟雨，而且還有相當的雨量，使得我們乾渴的喉嚨能得到水的滋潤，至於爲什麽會有這樣巧合的現象，至今我依然感到詫異，事實上，當初如果不是靠這場神助般的雨水以及吹送小船向面風一邊流去的潮流，相信我必定早已見閻羅王了。

整天受著暑氣蒸烤的我們，只能彼此鼓勵，以加强求生的意志，終於在一天的黃昏，一艘掛著白帆的船出現在天際遠方，我們的小船中，帶有一面靑色的軍艦旗，本來這塊軍旗是蓋在近乎裸體的艦長身上，以預防他的身體被炙烈太陽燙腫用的，現在正好擧起來當信號旗用。

信號旗很快地就產生了效果，一待看到我們小船的影子，那艘船立刻向我們駛進，最先映入眼簾的是船上的四個西班牙船員，這原來是奴隸「卡門」號上的船員，捕獲之後，才被送上「海倫」號，如今他們已先獲救了。

接著，前來救助我們的，是利物浦的一艘名叫「安拉姆」號的船，由於當旋風來襲時，「她」已先一步遠離暴風圈，所以船上絲毫未損。等到我們的小船被拉上甲板後，「安拉姆」號就放下了自己的小艇，在「海倫」號沉沒的海面巡廻搜索，一面閃閃發光的打著探照燈，並且鳴著汽笛，前後左右不斷搜尋著，但是，平靜的海面，却一點反應也沒有，汽笛消失在風平浪靜、暑氣鬱悶的熱帶海面遠方，令人感覺毛骨聳然，所以，我想當時除了我們之外，已經沒有任何人會生

還了。

但是，一週後當我們抵達塞拉勒窩的時候，才知道「卡門」號和契浦門少將也在千鈞一髮之際逃出了刼難，平安回航，那眞是一次悲哀的相會，我們雖然外表都邋遢有如乞丐，却沒有一個生病的，但是，過後不久，一切却變得一蹋糊塗，先是砲兵的水手，因爲灼傷而死亡，周圍的人雖然也想極力救助，最後還是回生乏術，一命嗚呼了。

生還者都由返航英國的郵務船護送回國，在返國途中，操帆長以及一名水兵，發瘋而死，另外，勇敢的船長，也在兩天後，即將抵達利物浦的當天死去了。

我們選定了一處船長生前最喜歡的海水浴場，將他海葬了。

其後不久，我們才知道另外還有一羣人獲救，「海倫」號的另一艘小艇，被「卡基福」號所救，那艘小艇是在「海倫」號沉船的時候，由水底浮上來，那個名叫特姆·達拉的黑人以及他一名伙伴，直泅過去，和另外兩三人一起登上了那艘小艇。

我在二檣帆船上存放著我那十元的賞金，雖然我還能清楚指認出放錢的地方，但是，由於那個時的海軍對於海難船船員，極其冷淡，因此一點賠償也不會支付給我。

當我們由利物浦抵達倫敦的時候，脚上既無長靴，亦無短靴，連襪子都沒得穿，從猶斯敦停車坪走回渥太羅停車場，從那裏要走進軍事法庭的時候，我們還是赤脚走進去的。

# 第八章　私奔的「辰和丸」

## 「辰和丸」的芳踪不明

在無線電和雷達還沒有發明的時期，常常發現大船在海洋上失踪、漂流並不算稀奇，但是到了無線電、雷達已經發明了之後，仍然有大船在海上失踪，連船的碎片、船員的屍體都找不到，才眞是怪事！

在海上失踪的大船不少，現在舉一個比較有名的例子如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有一艘軍艦「畝傍」號（「畝傍」是日本古地名）失踪，日本朝野爲之大大震驚，傳說是「畝傍」號開往絕海的孤島，開闢新領土！

最近，「辰和丸」之失踪，其震驚全日本的程度，不下於當年的「畝傍」號。

「辰和丸」是一艘近代化裝備的船，總噸位六三一二噸、航速每小時十四・五浬、推進動力爲五二〇〇四馬力，並裝有英國第卡十二型的雷達，船員五〇名。在中國南海失踪，連一塊船的碎片都沒有找到。

有人猜測：

「不致於遭遇海難，船及船員可能全部被中共扣押！」

「和『畝傍』的情形一樣。」

「船遭遇海難，但船員全部生存，可能泅居某處小島上，所以無論海陸如何搜索，也找不到一具屍體及該船的碎片。」

第一個猜測，尚有人相信；第二個猜測過於荒唐；致於第三個猜測，當時「辰和丸」失踪前後，正巧是颱風第三號，但是六千噸級的大船，無論遇到多麼強烈的颱風也沒有那麼容易就沉下海去。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日，「辰和丸」裝載了七千五百噸的緬甸米，自緬甸的莫爾門港啓碇，目的地是日本神戶。六日晨七時，爲了補給燃料，特地駛進新加坡港靠岸，當天十一時三十分便離港，繼續前進。

以後，按照慣例，每天正午向本公司（新日本汽船株式會社）報告船的正確位置。直到十日十四時六分，向本公司拍的電文是這樣的：

「十日遇到危險，本船的一、二、三、七號艙口破裂，正在抽水、搶修中；甲板上的油管破裂，油向外洩出；無線電發報機發生毛病，在預備通信中。十日十時，本船的位置是：北緯十三度二十五分、東經一百十三度四十分。」

該公司立刻向「辰和丸」的船長拍電報：

「我們已經獲悉貴船的情形，東京分公司屬下的一艘『富士春丸』向馬尼拉航行，現在剛通過巴士海峽，我們已經下令要『富士春丸』救助貴船。以後請不斷地詳細示知貴船的情況及天候。祝排除萬難，得以保全全體人員及船的安全！」

東京船舶株式會社的「東京丸」此時通過中國南海向加爾各答前進，也奉到命令救助「辰和丸」。

但由於「辰和丸」的無線電故障，沒法連絡得上，因此只好推斷它的位置。

到晚上八時左右，風浪增大，「東京丸」是一艘相當大的船，海浪都會像小山一樣地湧向船頭，浪花落上甲板，航向偏轉四十度。當時，無線電室中，經常保留三人，隨時待機和「辰和丸」連絡。

到了十一日，天氣依舊惡劣，風浪仍高，晨七時，收聽到「辰和丸」發出的微弱電訊：

「本船位於北緯十五度、東經一百十二度十二分。速度每小時十浬。」

「東京丸」收聽電訊後，全船頓時發出一片歡呼聲。

當時，「東京丸」的位置是：北緯十四度八分、東經一百十三度三分，預計兩船在十一時左右可以會合。

但是不幸得很，突然暴風雨大作，到十一時——預計會合的時間，根本沒有看見「辰和丸」的影子。

到了正午，「東京丸」的位置是在北緯十四度三十五分、東經一百十二度十九分。「東京丸」便開始在附近一帶海面進行搜索，「東京丸」的雷達在三十五浬的半徑內，性能非常憂越。

「東京丸」用無線電和新日本汽船株式會社的救難總部聯絡，大家都愁眉不展，因爲颱風將要通過中國南海。

由於「辰和丸」的無線電故障，無法聯絡，只能推測它應該是在西沙羣島的南方某處海面上漂流。

事情已經到了燃眉之急，救難總部請求「富士春丸」、「大江山丸」、「信濃丸」等船迅速參加搜索的行列。

同時電請美國駐菲律賓的空軍及菲律賓沿岸警備隊協助搜索。美軍及菲律賓當局立刻答應，並且電覆下達搜索的命令。

## 徒然無功的立體搜索

到了五月十二日，日本的NHK及JJC廣播電臺向「辰和丸」呼叫，希望獲得「辰和丸」是否安然無恙的回音。美軍駐菲律賓的部隊也開始海空兩方面廣大面積的立體搜索。

「富士春丸」擔任指揮船，同時負責搜索的區域是：遇難海面的南方，多利島及西沙羣島之間；「大江山丸」負責搜索東、北部的海面；「東京丸」負責南部海面，另外尚有在附近航行的「音羽山丸」及其他外國船隻計二十餘艘也臨時參加搜索的工作。皆未發現載有七千餘噸米的「辰和丸」。

十四日，非律濱空軍在北緯十三度二十五分、東經一百十三度三十八分至北緯十三度五十五分、東經一百十三度十八分之間，發現海草及像油一樣的東西，「富士春丸」得到消息，立刻開至現場進行詳細的搜索，到第二天（十五日）搜索完畢，用無線電向救難總部報告：

「十五日五時二十分，於北緯十三度四十九分、東經一百十三度十分之處，發現一個空罐頭，本船予以收藏，檢驗的結果，證實該空罐頭在水中泡了十天，有幾個牡蠣在裡面，但不是『辰和丸』拋棄的東西。又，在附近找到一隻新加坡的啤酒箱，其上也有牡蠣，也不是『辰和丸』所

有的啤酒箱。另外，接獲『陽光丸』的通知說，北緯十三度二十七分、東經一百十三度三十七分，有相當多的漂流物，經過調查的結果，發現只是些小海草而已。」

「美國空軍宣稱，在海上發現像是條狀的油，經過調查才知道是潮流，在天氣晴朗、無風的狀況下，潮流的間隔約一浬至二浬，每條潮流寬約一百公尺，長約四、五浬，在潮流中浮有微細的海草及魚卵。到下午一時，刮起微弱的北風，因此潮流便幾乎消失不見了，只有海草及魚卵尚留下帶狀的樣子，爲了徹底弄清楚，特地放下小艇查看，始確認並不是油。」

五月十六日，日本海上保安廳接獲美軍的報告：

「本軍用水上飛機在多利島附近的海面上搜索，發現七名生存者，(位置在北緯十五度四十六分、東經一百十一度十二分)，立刻救起，現正在歸航中，準備立刻送醫。」

駐在馬尼拉的新日本汽船株式會社的代理商，立刻派員調查，結果發現不是日本人，而是外國漁船遇到海難落水的漁民。

以後「辰和丸」就這樣沒有消息了，中共及香港都一再否認曾經扣押該船。中國南海固然遼濶，但是經過如此徹底的海空搜索，連該船的一塊碎片及漂流物都沒有發現。

「辰和丸」的失踪，是一件充滿了神秘的怪事。

# 第九章　無人船「瑪麗•雪麗斯」號

## 無人的漂流

一八七三年十二月四日，非洲航線的英國帆船「第格拉茜亞」號通過葡萄牙的聖•斐賢角外海，離岸約七百浬，向南航行，不遠處，發現一艘三桅桿的帆船，掛起部分帆在海上徐徐順風航行。

「第格拉茜亞」號船長立刻命令通信員向那艘船聯絡：「祝貴船一路順風！」可是沒有人回答。覺得事有蹊蹺，便下令駛近查看情形。船靜得出奇，沒有人靠近船舷來招手，更令人增加疑慮。

「咦？」船長驚異地想：爲什麼沒有轉索繩，也沒有舵手，船橋上也沒有船長指揮？

「啊！對了，一定是漂流船！」

果然猜對了是漂流船，但是漂流船的原因很多：船遇暴風雨而損壞；遇到海盜襲擊；發生叛亂，暴徒殺害管理人員之後，棄船而逃。到底是那一個原因呢？

「無論是什麼原因，絕對不能袖手旁觀。」

船長便率領兩名船員，放下小艇，划向那艘漂流船，划近船邊時，大聲呼喊，根本沒有人回答。便立即拋上事先準備好的繩梯，登至甲板，再上船橋，可望見船室，連一個人影都沒有，但是船上的道具都整齊排列，絲毫不亂，也未損壞。假使船上的人都得病死亡，那麼應該會發現屍體。可是也沒有部下叛亂的痕跡，又沒有突然遇暴風雨把全部船員吹落海中的可能。

船上糧食的貯存量尚十分充足。淡水也盛滿了水槽。

船長室內的餐桌上擺了兩份早餐，餐桌旁的搖籃中放了一隻餵嬰兒的奶瓶，大約尚剩一半。最奇怪的是，大船上的救生艇全部存在，大船上的人難道會像煙一樣地消失了嗎？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船長異常納悶，會不會是海盜的傑作呢？

在大西洋，尤其是亞速爾羣島及馬德拉羣島是海盜經常出沒的地方。但是看不出來有海盜曾經搶掠過的樣子，因爲船長夫人的首飾、項鍊、鑽石戒指等都在抽屜中，船長的金櫃也沒有人動過。



該船名叫「瑪麗・雪麗斯」號，每天航行的距離在航海日誌上幾乎都有相當明確的紀錄。從航海日誌上得知，該船於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七日，自紐約出發，十一月二十四日航經亞速爾羣島，以後一直很細心地記載到被「第格拉茜亞」號發現的那一天（十二月四日）爲止。

還有更令人驚奇的是：在最後一天的航海日誌上，可以看出是船長以慌張的手筆寫道：「吾妻范麗……」

航海日誌是公事性的紀錄，豈可隨意記載船長私人的瑣事？而且只寫了幾個字就沒有下文了，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是誰不讓船長繼續寫下去呢？爲什麼原因呢？都不知道。船內所遺留下的東西，都是謎。

「瑪麗・雪麗斯」號是艘二〇六噸、三桅桿的帆船，在當時算是相當大的船了。是由造船最負盛名的佳慕造船公司承造的。

這艘船初名「亞馬遜」號，該船「船運」不佳，處女航時，船長羅拔特即病死在船上，以後又發生過撞船事件。到一八六八年更名爲「瑪麗・雪麗斯」號。佈利穀接任船長之後，該船便往來於歐非各地，運輸貨物。

這一次的航行，船長和愛妻及一個孩子同行。大約在上午十時以前，平安無事。船長室內準備了夫婦兩人份的早餐及嬰兒吃的牛奶。船上除船長一家人以外，尚有官員（船上的高級職員）

二人及水手四人，全部合計九人。船上裝載了一七〇〇桶酒（每桶三十六加侖）。

十一月七日，日麗風和，「瑪麗・雪麗斯」號順風揚帆，堪稱是最理想的航行日子。

在當年的水手們非常迷信，迷信的程度，遠非我們現在的人所能想像得到的。他們認為在啓碇（開船）時，如果遇到不吉利的事，那麼在航行時便會遇到災難。所謂不吉利的事是那些呢？舉例來說：啓碇那天是星期五；卷錨鍊時，有黑貓上船；跨過繫船的纜索等。但是「瑪麗・雪麗斯」號在啓碇時，根本沒有上述任何一項不吉利的預兆，在碼頭上歡送的親友們個個都覺得這次航行一定順利。

事實上，都是風平浪靜的好天氣，航海日誌上皆有詳細的記載。

## 百年不解之謎

問題就是出在十二月四日，而且是在當天早餐的一刻。但是到底發生了什麼反常的事件，沒有人能够找出線索。

根本看不出在那兒有打鬪、流血的慘事。廚房內是廚師們正在切洗菜的現場，菜還沒有切洗完畢，竟把菜刀放在砧板上，廚師們像煙一樣消失了。

船上兩位官員是英國人。四位水手之中，有三位是德國人，都是只能聞酒的香味，而不會喝酒的人，他們全是勤勉老實的青年人。兩位官員的性情溫柔。船長布利穀受全體部下的愛戴，船長夫人范麗美麗賢淑。

全船的人頗像是一個美好的家庭，竟會遭到歹徒的謀害？

「第格拉西亞」號船長德波率領部下開始搜索。

兩個部下首先登上船橋，總覺得好像剛才有人的樣子，但是却看不見人影，在白晝間，竟有陰森可怖的逼人氣氛。一切都恢復死寂，只能聽見，索具在海風中尖鳴及海浪衝擊船舷的聲音。

事後，船長回憶道：「我當時登上船橋，心中湧現出的恐怖感，是在我的一生中從來沒有過的。」

「第格拉西亞」號把「瑪麗・雪麗斯」號拖至直布羅陀，德波船長要求拖船費。英國當局不但拒付，反而懷疑「第格拉西亞」號上的人有犯罪的嫌疑，因而把德波船長一行全部押送入獄，審問的結果，沒有發現確鑿的證據，只好釋放。

「瑪麗・雪麗斯」號事件很快自歐洲傳至美洲，並在美洲引起轟動。

以後，續有傳聞，說「瑪麗・雪麗斯」號的船員漂流到某個小島上，英國政府及該船的船主屢次往訪查證，都沒有結果。「瑪麗・雪麗斯」號上的船員到底到那兒去了，一直是個謎，縱然名偵探福爾摩斯、所羅門王再生，大概也沒法查出船員們的下落吧！

五十餘年後（一九二七年），有一位船長名叫劉修，在美國各大報發表有關「瑪麗・雪麗斯」號船員失踪的幕後消息：

「瑪麗・雪麗斯」號大約駛離葡萄牙沿海後的第一天，即碰見一艘遭遇海難的船，桅桿折斷，帆已破裂，一看就明白是一艘在大海上漂流了很久的無人船，由於漂流的時間過久，船名都被雨、浪浸蝕得看不出來了。

可能是艘海盜船，船上所載的金雞納霜（奎寧）價值約三千五百鎊，是一筆相當大的財富。若用小船把金雞納霜運到「瑪麗・雪麗斯」號上來分，則將來會被發現，不但錢會被沒收，而且還會坐牢。

他們便放棄「瑪麗・雪麗斯」號，登上那艘漂流船，分妥金雞納霜之後，放下漂流船上的救生艇划到法國海的岸卡基，自港甫該港偸偸上岸。在分手之前約定好大家要絕對保密，一旦被人發覺，便僞稱是英國某艘海難船的船員。

上述秘聞，是劉修船長從「瑪麗・雪麗斯」號大副處聽說的，當時約好要保密，直到大副去世以後才可公諸於世。所以直到四十多年，這位大副去世，劉修船長才透露這段秘聞。

這段秘聞，仍然有很多疑問的地方無法解答，例如船長爲什麼慌慌張張地在航海日誌上寫道：「吾妻范麗……」

又爲什麼只寫這幾個字，就沒有了下文？爲了三千五百鎊的財富值得放棄「瑪麗・雪麗斯」號嗎？船長豈會同意？以後生活發生了問題怎麼辦呢？值得懷疑的地方尚多，以後陸陸續續有人出來說明「瑪麗・雪麗斯」號船員失踪的原因，但都不能令人滿意，所以百餘年來，仍然是個謎。

# 第十章　被海盜襲擊的「安慶」號

## 「甲板上的過客」

以前，中國東海及南海上，海盜出沒無常，但是像本文所述：「安慶」號被海盜攻擊過三次，尚屬少見的例子。

一般說來，在海上爲生的水手們，大都非常迷信。例如：女乘客，尤其是船長夫人，最不受水手的歡迎；芬蘭人禁忌在星期五啓碇（開船）；如果看見母鷄站在高地上，則船內將有叛逆發生；一種名叫 Flying oatswain 的熱帶鳥如果停在主桅桿上，則表示不吉利；乘客的姓名以「S」開頭，若有五人以上，則表示船上會有人死亡；船在航行時，如果右舷接連三天發現有海豚隨行，則表示凶，若出現於左舷則吉。

另外，船上又有善靈、惡靈居住的傳說，有善靈的船，遇事則可逢凶化吉；反之，則時常帶來霉運。「安慶」號可能就是有惡靈居住的船。

「安慶」號（安慶，淸時府名，屬安徽省，下轄六縣），依船名看，是中國船。但是事實上是英國建造的汽船，有二三五〇噸，船員全部是英國人，船長更是典型的英國人。

「安慶」號曾遭遇過三次海的攻擊（其中一次未遂），在所有船舶中，它可說是遭受海盜攻擊最多的一艘船。

「安慶」號第一次遭受海盜攻擊是在一九一三年九月；海盜們個個僞裝是善良的「甲板上的過客」——搭便船的窮人，外表看來多是些苦力，晚上就睡在甲板上，不進入船艙。隨身所帶的只有行李袋或網籃，內裝簡單的生活必須用品。

船自上海出發，九月十二日（星期五）將抵香港的前半日，甲板上安靜的「過客」突然起鬨，亮出暗藏於網籃中的青龍刀及連發手槍，高呼衝向船橋，舵手很快就被斬了擧行血祭！

船長霍慕斯在船長室聽見外面吵鬧的聲音，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便奔出室外，想查看原因，立刻就被手持武器的苦力羣包圍住了。

船長被捕，佔領船橋的海盜把船上的官員全部屈服之後，强令乘客進入船艙，不許走出一步，有兩名乘客抗拒，立刻遭到射殺。冷酷無情、殘暴是海盜的特色。

海盜逼令官員作嚮導，搜查貴重物品的存放地方。

海盜掠奪財寶的手法迅速而確實，大約還不到一小時，船上值錢的東西便一點也不剩了。海盜把船上的救生艇放下，所掠得的財物全部拋進救生艇。海盜們乘救生艇離開「安慶」號，但是過了不久，又回來，查看有沒有人露出不服氣的神色，只要覺得有，便格殺勿論。然後才登救生艇離去，在海上優哉游哉的破浪前進。大約在一浬遠的海面上停泊了一艘大型的平底帆船。這艘帆船，就是海盜船，接運掠奪之財物。

海盜遠去之後，船上的官員、船員、乘客因爲驚慌過分，仍舊呆若木鷄，經過船長的大聲撫慰，才好不容易恢復意識，各回崗位。第二天，船進泊香港碼頭。

以上是「安慶」號遭遇到的第一次海盜事件。同年又發生一次海盜襲擊未遂事件。

## 如謎的平底帆船

黃昏時分，「安慶」號準備開航，目的地是香港。

啓碇的準備就緒，鐵錨也捲起來了。跟往例一樣，甲板上擠滿了搭便船的「過客」。

船長正在喝咖啡，一等士官進到船長室向船長報告：

「船長！中國海官員要上船！」

「有什麼要緊的事嗎？在將要開船的時候來……」

「聽說懷疑我們走私茶葉。」

「……請你領他們來吧！」

因爲船上連一斤走私的茶葉都沒有，所以船長心情愉快地恭迎海關官員登船。

海關官員開始搜查，立刻發生奇妙的事情……

甲板上的「過客」中混雜了三、五個女人，當海關官員在甲板開始搜查時，有三個女人離開原先坐的位置，跑到船舷揮手叫來一個舢板，三個女人順着船舷的繩梯下到舢板上，便划走了。這件事情沒人留意，只有一名在甲板上擔任巡邏的士官無意中瞥見，發現她們視第二生命的財產——行李袋竟遺棄在原地，這位士官憑第六感覺得很有問題，便向海關官員低聲的說了些話。

官員們便立刻把「過客」列爲檢查對象，檢查到三個無主的行李袋（這些行李袋，當然是逃之夭夭的三個女人遺留下來的），打開一看，令人大驚失色，裏面全是武器，有兩枝精巧的自動步槍、九枝連發的手槍，又數百發子彈。完全不像是女人行李袋中應放的東西！

船長及官員們分析，逃走的三個女人大概不是主謀者，因此有必要到三等艙去詳細檢查中國乘客。

船上有數位中國大商人，所帶的貨物價值一萬三千鎊，另外尚有未登記的貴重財寶，如此富有的大商人聯袂登船，當然會引起海盜的覬覦了。海盜們除了可以掠奪船上現有的財物以外，又可以把大商人當作人質，要求更多的贖金。

官員們決定，命令船上的「過客」帶着自己的行囊排成一列，依次一個一個檢查。苦力們大聲提出抗議：

「幹嗎要檢查我們？我們又沒有犯法！」

海關官員依舊强制執行。檢查的結果，發現有十四個年輕力壯的男子空着雙手，未帶任何行囊，詢問他們爲什麼不帶行囊？問來問去不得要領。後來有位乘客檢舉說，他曾看見有兩個中國人和海關官員登船之際，偷偷的運走一包看似很重的貨物，依包裝的外形及大小來判斷，可能是槍枝彈藥類的武器。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開航的預定時間立刻就要到了，船長感到很迷惘，船上的一切，船員、乘客及貴重物品的安全，都是船長的責任。現在已經夜幕低垂了，不可能把船上的每個角落都檢查一遍，怎麼辦才好呢？

「好吧，檢查就到此爲止！」船長突然心生妙計。

英國有一艘輕巡洋艦「紅寶石」號也停泊在同一碼頭，很巧艦長是他的老友，船長立刻帶了幾名隨員乘舷去拜訪「紅寶石」號的艦長，把船上發生的事情全告訴好友，並請援助。

艦長慨然應允：

「好的，沒問題，我派兵到你船上去。」

船長道謝後返船。「紅寶石」號上的水兵隨即登船，接受船長的指揮，擔任警戒的任務，防止海盜襲擊，保護乘客的安全。如此大家才安心，船立刻開航。

船長對苦力們還是懷疑，因此船在航行時，依舊繼續搜查，在布幕後面隱蔽處，又搜出了不少槍枝、彈藥，證明海盜們擬訂好了大規模的襲擊計劃。

奇怪的事情又接連着發生了：

到了深夜，離「安慶」號約半浬遠處，發現一艘全船漆黑（不點燈）的大型平底帆船，當「安慶」號經過時，那艘帆船的船尾掛一個燈籠，在一明一滅，顯然是向「安慶」號上海盜們打燈號，但是「安慶」號上的海盜們不敢有任何反應，不久，帆船上的燈號便熄滅了，兩船就這樣駛離開。

船長推測，那艘帆船是海盜船，特地預先等在航線上，接應「安慶」號上的「同志」攻擊「安慶」號，同時接運掠奪品及捕獲的富商。但由於水兵們嚴陣以待，及善良乘客們的合作，遂使海盜不敢輕易採取行動。

## 與海盜奮戰

上述的事件發生過差不多一年之後，到一九一四年五月，「安慶」號又製造了頭條新聞，這次是悲慘的屠殺慘劇！

當時霍慕斯已經不是「安慶」號的船長了，由威札拉爾接任新船長。

威札拉爾船長在遠東海域有過長久的航海經驗，因此他在這艘船上的重要地方，如船橋、機器室等的四周及入口處裝上鐵柵，以免海盜容易攻入。

想不到在人心多詐的世界上，鐵柵的防衛根本不起作用，反成了海盜嘲笑的對象。

一九一四年五月，「安慶」號滿載了三百六十五名中國「過客」，向香港進發。船員則剛好四十名。當時在中國南部正是海盜猖獗的時候，船上重要的的地方設有鐵柵尚不放心，因此威札拉爾命令船上的士官全部武裝起來。

一等航海士邦斯替船長感到不安，他站在船橋上眺望着在前甲板上蠕動的人羣，心裏覺得：雖有鐵柵及鐵條網，仍然不可對苦力們疏於防範。他又發現苦力們有一些值得懷疑的行動，但是這位善良的邦斯沒有把親眼目睹的可疑現象告訴同事，僅一個人心裏有數，暗中嚴密監視着「甲板上的過客」。

「安慶」號下午七時，自停泊地「西河」啓碇，當時苦力之間發生小聲的爭吵。和慣例一樣，苦力們把行囊很珍惜地放在自己躺着的位置旁，母親在哄小孩睡覺，爭吵的聲音越來越大，人潮開始你推我擁，好像早晨的菜市場一樣嘈雜，並且有人在打架的樣子。五、六名水手進到人叢中去調解爭端，並阻止他們爭吵。

到了晚上八、九點時，乘客大都熟睡了。

邦斯一個人又來到船橋，望見甲板上堆的貨物像山一樣多而黝黑，大蒜的味道隨着海風一陣一陣襲來。

「願今夜平安無事！」邦斯在心中祈禱。

此時大家都沉沉入睡，看不出有意外事件發生的樣子。到了深夜三時半左右，邦斯還在狹小的船橋上來回踱着……

突然，前甲板的「過客」不知道爲什麼又開始騷動了，似乎有人扭成一團在打架的樣子，邦斯在船橋上向下大呼：

「喂！不要打架！」

他們不但沒有人理會，反而爭打得越來越厲害，衣服撕裂聲、婦女的悲鳴及小孩的哭泣聲混雜成一片，簡直像人間地獄，更不幸的事是，突然響起手槍聲，把上述的聲音都蓋過了。有人大呼：

「海盜！海盜！」

船上各處頓時像起了海嘯一樣，喧鬧翻騰。

「大家起來備戰！有海盜喲！」邦斯拔出腰間的手槍，邦斯一直擔心會發生的事情，竟成爲事實了。

數名海盜很快就拆除了船橋入口處的阻礙物，兩名海盜縱身跳上船橋，迎面向邦斯發射連發手槍，邦斯立刻倒臥血泊中。兩名海盜聽到背後有脚步聲，剛一回頭，便被敏捷的船長威札拉爾射殺。

整個「安慶」號上，開始混戰。

按一般情形，海盜襲擊船，普通是分兩組，一組攻占船橋，一組攻占機器房。

機器房的官員下令水手們要死守抵抗，而且早有防備，海盜們雖然自甲板上向內開槍射擊，但是沒有傷亡。海盜們曾一度攻進機器房的鐵梯口，很快又被擊退。往返進攻了幾次，有二十五名海盜被擊斃，防守機器房的一方，僅有輪機長受傷，其他無人傷亡。

海盜們攻機器房不得逞，空費彈藥，又死了很多人。另外一組進攻船橋，又遭到船長率領的一批水手頑强抵抗。時一間分一秒不停地過去，海盜們眼看進攻只有送死。海盜們無計可施，便決定放火燒船，想把船上的人全部燒死。這等於是自殺的行爲——連海盜本身也無倖免。

海盜們開始在船橋之下放火，但是在起初時，由於風太大，把火苗吹向一邊，防守於船橋上的人沒有什麼關係。海盜們有點失望，隨後找來幾桶油澆在火上，火勢才猛烈起來，船橋立刻陷入火海中。

船板被燃燒得劈劈拍拍作響。濃煙嗆得大家呼吸困難。

船長率隊舵手及一名二等士官，在大火中堅守船橋，一直到衣服、鞋被燒，才跳上甲板，避進機房。

船上的火燒得越來越大，海盜們這才漸漸察覺出危險——自己也會被燒死！不分敵我，大家開始用洋鐵桶自海中提水救火，但是火勢太大，一小桶一小桶的水澆上去，根本不起作用，反而助長了火勢。

在黑夜的海上，全船着火，燒得天空通明，來往的船隻，一定會發現，海盜開始驚慌失措了，紛紛擠到救生艇附近，有人被擠落海中，海盜像瘋了一樣拼命擠上救生艇。恐怖之情已感染到乘客。

船上的官員及水手們手持來福槍，却發現沒有作用了。因爲此時控制船的已不是船長，也不是海盜，而是火了！

此時的海盜早已沒有作戰的意志了，紛紛在逃命。

船橋、操舵室都已被火焚燒，機器房的命運也不例外。

救生艇在海上翻覆，逃生的路已經斷絕了。在船上的人，無論善良、罪惡、海盜、乘客、船員都將同歸於盡，被火燒死，熊熊的烈火照着一張一張絕望的面孔，互相呼救……

「安慶」號眼看就要葬身火海的時候，有三艘路過的汽船發現了，以全速駛來救援。

第一艘汽船抵達現場，放下救生艇，救起漂浮在海面上的人。第二艘汽船，則救出船長、他的部下及留在船上的其餘的人。第三艘汽船，搜索海面，救起殘餘的人。

三艘汽船救起全部生還者，朝香港行駛，眼望着「安慶」號慢慢沉入大海。

被救起的人，男女合計總數只有一百二十名，啓碇時的乘客是三百六十五人。（未計船長及船員）

「安慶」號船長率領部下抵抗海盜的英勇事蹟，贏得大家的讚賞。船長最感悲痛的是邦斯殉職。

生還者全部帶到香港警署，詳細審問誰是海盜？誰不是海盜？非常不易區別，事後只好決定，有明確證據是海盜者，處以死刑，其餘無法證明是不是海盜者，一律無罪釋放。

這一次海盜事件，使人體會出，僅是消極地在船上重要的地方設置鐵柵，並沒有什麼用，最要緊的是要詳細檢查乘客，及他們的行囊中有沒有暗藏武器？

# 第十一章　南海犯人船之叛亂

## 犯人之叛亂

中國的東海、南海，以前是海盜活動頻繁的區域。東京灣（在北越與海南島之間）、廣州灣、九龍、汕頭、三門灣舟山羣島等地都有海盜的巢穴。以前，在沿海航行的船隻，爲了防止海盜擄掠，在上甲板及船橋處圍以鐵絲網。

上述海域有海盜出沒、搶掠的故事，因爲太多了，所以沒有什麼好聽的，不過，英國大文豪狄更斯曾寫過一篇極饒趣味的文章報導中國海盜的故事，却很有意思。

狄更斯在維多利亞女皇時代中期在 All ear round 報當記者時，他寫了一篇文章報導中國海盜對待俘虜的「走木板」刑法。事情發生在一八六四年三月三日，他寫這文章的目的是爲死難

者伸寃。文章之末雖然沒有署名，但是文章的每一個字，都是出自狄更斯的親筆，三月五日刊於報端，非常轟動。

「走木板」刑法，是如同游泳池畔的跳板一樣，自船舷伸出一塊長木板，逼令俘虜從船舷走上木板，一直走到木板的盡頭，跳下海淹死爲止。在當時，這種酷刑盛行於中國海的海盜及西班牙的流寇之間。

有趣的是，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位印度政府高官，也是一位冒險家，如果寫出眞實姓名，大概沒有人不知道，所以特地不透露姓名，僅以「S」代替，他和有色的婦人（不是白種人）談戀愛，並且結了婚，夫人出身馬來貴族，是位絕色美女。

S氏因公出差新加坡，便帶着新婚夫人同行。

船是一千二百噸的木造船，船上載了百餘中國犯人被判放逐送往沙撈越執行。押解犯人者都是老弱的士兵。

船在新加坡啓碇的第二天晚上，因爲細故，士兵和犯人發生爭執，結果雙方打了起來，老弱的士兵當然不是敵手。犯人很快就佔有了船。

當時，S氏正在甲板上納涼，聽說發生了叛亂，立刻返回自己的船室拿手槍，聽見船長正在悲痛地大嚷：「犯人已經佔領本船了！」

船長受不了如此突然的大衝擊，神志失常，在甲板上狂奔，不幸跌入漆黑的深海中！

S氏和夫人躲在船室中不敢出來。一羣犯人破門擁入，用匕首逼着S氏：

「到甲板上去！」

但是S氏的夫人被許可留在船室內，從事件的開始到結束，她一直待在船室內，嚇得發抖。

S氏被帶到甲板上，放眼望去，甲板上到處都是鮮血，證明發生過一場血戰。

犯人們正在忙碌地把一塊堅牢的長木板釘在船舷，木板的另一端則伸向海面，S氏睹狀，知道自己將永遠泡浸在冰冷的海水中了。

不久，一切準備就緒。犯人立刻把剛捉到的船員、船客，一個一個拖出來，逼令走木板，跳下海去！

如果稍微猶豫退縮，立刻用尖銳的棍子戮。退回船舷，就揮舞青龍刀砍，因此不得已，只好向海中跳，木板的正下方很多鯊魚在翻滾着白浪，等待送上嘴的食餌！

S氏親眼看見，有些被趕下海的人，雙手緊緊抓住木板邊緣不放，便被犯人用青龍刀砍斷手，身體掉下海去餵鯊魚，但是手依舊抓緊木板不放！

S氏痛苦萬分，早已不存偸生之願，心想：最遺憾的是，連和愛人說聲再見的機會都沒有……

突然，有一個犯人大聲向S氏喝道：

「喂！輪到你走木板了！」

## 救了一條命的小船

S氏被逼，搖搖提提地走到木板的盡頭，彎下身體，雙手抓木板不放，身體便懸在半空中，立於船舷的一名犯人手舞青龍刀，向S氏示意，若再不跳下海去，便要砍斷手腕了。S氏只好死了心，雙目緊閉，一鬆手，便撲通墜入海中。說來眞是僥倖，原先的鯊魚羣可能已經吃飽了人肉，竟一條也不見了，所以S氏才沒有葬身鯊魚腹中。

S氏雖不精於游泳，但是還會游泳，他躺在冰冷的水面上，順着水流向船尾漂。此處離陸地最近的距離也有一百浬左右，在如此冰冷的海水中泡着，縱然不被鯊魚吃掉，也會凍死。

漂到船尾時，無意中，右手觸到木板，立刻拼命握住，一看，原來是大船後面拖的一條小船（當時大船後面大多會拖一條小船，以備萬一之需），便爬了上去。大船上的犯人正在鬧鬨鬨地忙着處決俘虜，沒有人留意到S氏躲在小船上。

S氏在小船上躺了一夜，第二天天亮時，被一名犯人發現，立刻叫了很多犯人到船尾來看。犯人便拋下繩子，命令S氏順着繩子爬上大船，但是S氏的身體非常弱，沒法辦到，後來想到，



把繩子捆住自己的身體，犯人們把他當貨物一般地吊上大船去。

吊上大船之後，S氏心想，這一回大概要再遭處決，不可能倖免於難了。

豈料，大船上的一等航海士昨夜躲進帆箱中，到天亮時（和S氏被發現，幾乎是同時）被犯人發現，由於這位一等航海士平時對犯人的態度凶惡，因此犯人們恨他入骨，大夥兒七手八脚把他拖到甲板中央，準備處決。他跪下，向犯人求饒，犯人根本不予理會，揮動青龍刀向著他一刀一刀慢慢地砍，眼見他流血過多死去爲止。

犯人最痛恨的是船上的官兵、船員。乘客完全是遭魚池之殃罷了，因此允S氏回到自己的船室換衣服。S氏和夫人抱頭痛哭，幾乎懷疑是在作夢。

犯人毫無頭腦，把所有的船員都處決了之後，才發覺沒法開船。

頭目招集全體犯人開會研究，結果決議，設法把船開到中國大陸，找一處偏僻的海岸，棄船上岸逃逸。

不懂開船的犯人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海上漂流了很久，才好不容易發現黃色岩石的海岸，犯人們認爲這是中國的沿岸了，便決定繼續向岸上行駛，但是花了很久的工夫，船不但不向海岸行近，反而漸漸遠去。頭目便又招集會議研究，決定利用船尾的小船及大船上的救生艇，分數批上岸，並說：留在大船上的最後兩名乘客S夫婦由他處決。

S氏在船窗眺望見第一批人乘小船划向附近的一處海灣，陸陸續續上岸了，然後再把小船划回來接運第二批犯人。就在此時，S氏望見一艘英國艦「斯爾普」號在近海巡戈，犯人們似乎沒有發現軍艦，S氏立刻拿出夫人的紅手帕向軍艦打信號，很快就被軍艦發現了。

軍艦趕來派士兵上船，救出S夫婦，並把在大船上等候小船上岸的犯人全部捉住，同時又派軍隊登陸把已經逃上岸的犯人全部逮捕。

犯人們跪下來向S氏求饒，這些犯人殺盡了押解他們的官兵及船上的乘客及船員，可說殘暴已極，當然罪不可赦，全部捆綁起來，運到新加坡審問。

# 第十二章　加勒比海『聖瑪利亞』號之謎

## 奇怪的漂浮帆船

「霍奇拉斯」號航行於南太平洋的正中央，藍天與碧波相連。忽然有一艘三桅桿的帆船鼓浪前進，兩船之間的距離近得可以聽見對方的呼喊。

沒事做的船員幾乎全部聚集在船側的欄杆邊，不安地注視着那艘三桅桿的帆船，並且互相低聲交談。這些勇敢的船員不怕濃霧、暴風雨及海盜來襲，但却畏懼眼前這艘船。

「三等士官！這艘船該詛咒，只要看它一眼，霉運就會過來，眞是令人心情不快。」

一位滿臉鬍鬚、頭髮花白的老水手向富庫拉（三管士官）身邊走來。

「嗯……眞是一艘奇怪的船。」富庫拉雙手叉腰，故意裝出無所謂的樣子，但是內心也忐忑

不安。

這艘船，乍見之下，並沒有什麼奇異之處，檣樓裝飾得很豪華，帆被順風吹得飽滿，船首的女神像，被海浪濺濕。主桅桿上懸掛的是西班牙的國旗，但是國旗是倒掛的，這表示發生過不幸事件，或災難。船員都詛咒它，不敢接近。

五天前，富庫拉登上這艘捕鯨船「霍奇拉斯」號，當「霍奇拉斯」號將自巴哈馬港啓碇時，富庫拉從一艘縱帆船的船員聽到如下眞實的奇怪故事。

這是前天黃昏時分發生的事情：他們看見一艘中型的三桅桿帆船，三根桅桿都扯上了帆，距離之近，可以把繩子拋過去。船上連一個人影都看不見，他們便開始站在船舷喊叫，過了一會兒，意外地發現船上出現兩個人，一身穿的全是紅色的毛皮衣服，兩人用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話回答，兩人在做些什麼?由於天黑，看不清楚。他們決定不管怎樣，應該放下船上的救生艇，到對面的船上去看個究竟。但是當時刮的西風很强勁，不能划小舟過去，同時那艘三桅桿的船鼓起帆，像幽靈一樣快速在黑暗裏消失了……

當時「霍奇拉斯」號的船員在聽上述的見聞時，都認爲是杜撰的鬼故事，不但不相信，反而嘲笑講述的人。但是第二天，「霍奇拉斯」號接到一份如下的報告，絕對不是杜撰的鬼話了：

「本船在西經七十一度二分、北緯十二度八分之處的海上，遇到一艘三桅桿的怪船，把西班牙的國旗倒掛，顯示發生了災厄，船帆吹滿北風，把船向南推行，船上有兩個全身紅毛的人影，本船想駛近一點看清究竟，但是對方的速度太快，一南一北，面對面疾駛而過。」

根據這份報告內容得知，這艘奇怪的船有紅毛怪人乘坐，在廣濶的大西洋上東、南、西、北地漂流着。

向來，船員們都比較迷信，因此大夥兒都聚集在船舷的欄杆邊，不安地切切私語。

「霍奇拉斯」號是捕鯨船中出名的快船，雖然全速前進，仍未追上那艘怪船。

「無論怎麼快的船，也追不上這條鬼船吧！追這條鬼船，可說是最愚蠢透頂的行爲，何不依照原定航線前進呢?」不少船員在私下抱怨。

每一個站在甲板上觀看兩船「賽跑」的船員都緊張得不得了，只有船長一人泰然自若，毫無不安之色，右手拿着望遠鏡，冷靜地下命令。

但是不久，風漸漸停了，「霍奇拉斯」號的帆只好捲了起來，船速立刻開始緩慢。對方也是同樣的情形，因此兩船之間的距離依舊沒有縮短。夏天的海面，在烈日的照耀下閃閃發光，令人目眩。

船長在船橋上聚精會神地觀看怪船，富庫拉走近船長身旁。

「報告船長！請放下小艇，由我負責指揮。」

「三等士官！你的建議很好！」船長放下望遠鏡說：

「分明是那一個國家的船遇到災難，掛出求救的信號，我們豈可視而無睹，不予救助？你担艇長，再找九個船員跟隨你去……」

「最好是從自告奮勇者裏面挑選沉着勇敢的參加。」

「很好！萬事委託你了！」

富庫拉銜命離開船橋，來到甲板上，大聲徵求：

「有沒有人願意跟我去怪船？」

大家一聽原來是徵求到怪船上去，大部分的人都退縮不前，但是年輕好奇的人也大有人在，自願登記的人數超過二十名，富庫拉便從中愼重挑選了九名沉着勇敢的船員，相信都能不辱使命。

「報告船長！九名人選已經決定好了，我想放下二號艇。」

「好的，大家要小心！一旦發生事故，速與本船聯絡，無論怎樣也不可在那艘船上逗留超過三十分鐘以上的時間，知道嗎？」

船長向富庫拉等人諄諄教誨了很久，要他們特別小心，以免發生意外事件。

全體船員目送富庫拉等十人登上小艇，漸漸遠離「霍奇拉斯」號，直向怪船划去。

當小艇划近怪船，其間的距離大約只有數公尺遠，富庫拉便下令停止划槳，靠慣性前進，數秒之後，小艇就停止前進了。大夥兒凝視着怪船。自船頭慢慢看到船尾，船身是白色，在船首刻上：「聖・瑪利亞」號。

富庫拉先生提高聲音：

「喂！船上有人嗎？」

「喂！船上有人嗎？」立刻傳來同樣的回聲。

富庫拉再提高聲音問一次，同樣的回聲又重複一次。但是回聲一過，則如死寂般的安靜，一時連微波的激盪聲都沒有，令人感到靜得可怕！

富庫拉下令把小艇艇首的纜繩繫在怪船船舷的小鐵柱上，剛一繫好纜繩，怪船上便傳來奇怪的呼喊聲，這個奇怪的呼喊聲，不僅富庫拉聽到，其餘的九個人也全部聽到了。

## 倖存者僅三人

呼喊聲之怪，從來沒有人聽見過，像是喉音，繼之是磨擦物體的聲音，以後恢復喉音，最後又靜了下來。

聲音剛停止，便發現有兩個人頭自船舷伸出，身上覆蓋着細長的紅毛。在這樣熱的天氣裏，

不可能穿毛皮的衣服，那可能是紅毛妖怪？想到這裏大家都非常驚駭！

過了一會兒，聽見怪船上的人發出怒吼，可是在說些什麼？沒有一個人能夠聽得懂，小艇上的人已有半數嚇得面色蒼白、手足發抖了。但是富庫拉絲毫不露畏懼之色，並以堅毅沉着的聲音命令道：

「現在開始登船！把吊繩拋上去！」

手持吊繩的船員聽命，咻的一聲就把吊繩有鈎的一端拋上怪船，隨卽掛住船舷。

「我和烈德、約翰三人先上船，其餘的人暫時留在船上，等候我的命令再採取行動！」

富庫拉命令完畢，立卽抓住在眼前搖動的吊繩，縱身向上攀登，烈德、約翰是富庫拉的心腹，其勇敢、敏捷並不在富庫拉之下。留在小艇上的人望着三人向怪船攀登，有少數人擔心他們此去凶多吉少吧？

富庫拉面露笑容，身輕似燕，沒幾下子就登上了怪船，兩個心腹也立卽跟了上去。

「紅毛怪人」發現三個勇敢的男人登船，便驚慌地隱藏了起來。

富庫拉三人一上了船，先掃視一遍，並沒有看到什麼特別的異狀，但是發現前甲板上連一隻救生艇都沒有，由此推斷，一部分船員一定是乘救生艇逃離了怪船。

前甲板檢視完畢，三人就奔向船艙，途中經過厨房、餐廳，門是敞開的，無意中進去一看，怔住了，原來是看見一個男人被捆在灶前的長凳上，頭部則斜靠在隔艙的壁上，簡直像一具骷髏，身上瘦得只剩皮包骨，看來頂多不超過一兩肉，雙目深陷、顴骨高聳、皮膚漆黑，在一刹那之間，三人都以爲是一具屍體！但是再走近一看，原來是黑種人，所以皮膚那麼漆黑，似尙有生氣，三人異常驚奇，此人竟會瘦得如此皮包骨，還能活着，而且還能看得見他們！

那人看見他們三人向他走近，嘴角微顫，好像要說什麼事，但是發不出聲音。

富庫拉便命令約翰留下來照顧他，自己領着烈德繼續向前走。

在下船艙之前，富庫拉和烈德順便先檢視餐廳。

厨房與餐廳只有一壁之隔，有門相通，門雖然是關住的，但未上鎖，只要一轉動門的把手，就把門推開了，呈現眼前的，又是令人震驚的情景：

餐廳的正中央是一張大方桌，每邊有一把椅子，桌上的菜餚、水菓等全部都是以豪華的餐具盛着的，另有四杯葡萄酒，各擺一方，證明曾經有四人對飮。兩個白種男子被捆在桌子的兩對面的椅子上，手還握住酒杯，已經瘦得不成人形，和骷髏一樣。這兩個男子面對着滿桌子的佳餚，活活挨餓，不能進食，是多麼難受啊！

方桌邊另外兩把空椅子上，其中之一遺留着豪華的女用扇子，另一個遺留粉紅色的餐巾，證明這兩個空位子，原先是婦女坐的。

富庫拉和烈德火速把捆綁的繩子解開了之後，但是不知如何來看護奄奄一息的他們？富庫拉思索了一會兒說：

「烈德！這兩人還能呼吸，不過太衰弱了，我倆不懂看護，你快去告訴小艇上的人，迅速回大船去接船醫來治療！」

「是！我立刻去！」烈德走回甲板，向船首奔去，把三等士官（富庫拉）的命令宣佈下去，小艇下的人輕快地回答：「OK」，就迅速向「霍奇拉斯」號划回去。此時兩艘大船的距離不過二千至二千五百公尺左右。

海上的氣候，像極了戀愛時期的少女的心——變化莫測！在小艇剛回到「霍奇拉斯」號時，突然海上起了濃霧。烈德立於甲板上遙望「霍奇拉斯」號的影子越來越模糊。烈德必須回到餐廳來向富庫拉覆命，顧不了濃霧的事情，便向富庫拉報告說：小艇已經遵命回去接船醫去了。

富庫拉拿起桌上的葡萄酒杯靠近瀕死者的嘴唇，緩慢灌酒。

「婦女們被帶到那兒去了？我們應該再在船艙各處找找看吧！」

「我想先照顧病人，等船醫來了之後，再……」

兩人正在談話的時候，約翰慌慌張張的跑進來：

「不得了了！霧越來越濃，『霍奇拉斯』號完全看不見了，而且又像要刮大風的樣子！」

問題可大了，富庫拉跑到甲板上來看，只聽到「咻！咻！」的降霧聲，能見度只有三、四公尺遠。霧，繼續加濃！

船上的繩索被風吹得呼呼響，富庫拉心想：「可能會和『霍奇拉斯』失去聯絡了，但是千萬不可失去聯絡。」

富庫拉便命令約翰和烈德兩人趕緊降了船帆。自己跑到和「霍奇拉斯」號比較接近的船尾大叫：「喂喂！喂喂！」

無論再怎樣大聲喊叫，根本沒有回答，霧隨着時間的消失而更增濃！

約翰和烈德降完船帆之後，一同奔來船尾，此時連一公尺遠都看不見了，兩船在濃霧中漸漸遠離。

## 海盜

三人忙了一夜，終於天亮，豈料天氣轉好，連一點風都沒有。「霍奇拉斯」號早已不知去向了。

他們的努力，見了功效——船上的兩名白人及一名黑人都甦醒過來，而且也已經沒有生命顧慮了。其中精神恢復得最好的是卡爾羅斯先生，他是本船的所有者，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商人。

他把全部的財產兌換成現款，帶着愛女瑪麗小姐共乘「聖・瑪利亞」號，計劃回西班牙的故鄉過隱居的生活。

卡爾羅斯先生比另外兩位共患難者要健談得多，富庫拉雖然以前沒和他見過面，但是因爲卡爾羅斯先生是知名之士，早就聽過他的大名。又因爲他們的船都是以新奧爾良爲根據地。

數週前，卡爾羅斯還興高采烈地認爲一切可以隨心所欲了，想不到竟落得如此下場！雙目下陷、顴骨突出，身體極度衰弱，頭髮像小說中所說的一樣，只經過數週，竟成白髮！他憤恨、但聲音微弱地說：

「我檢討這次慘遭厄運的原因有三：一，我未察覺出，我陸地上所積蓄的財富早已有人在暗中打主意了；二，不該信任船長，由他挑選水手；三，我不該僱請富蘭克擔任保鑣，他是……」

「他怎樣了……？」富庫拉插嘴問。

富蘭克是富庫拉的密友，富庫拉認爲富蘭克很有才智，是足可信賴的人物。

「你也認識富蘭克嗎？告訴你，他是海盜頭子！」

「眞不敢相信，我和他交往多年，都不知道他是……」

「是眞的，他是最大的壞蛋！」

根據卡爾羅斯先生的追述：裝滿黃金的鐵箱，在啓碇的前一天晚上，偷偷地搬運上船，外人之中只有充任保鑣的富蘭克知道底細。運上船之後，放在絕對保密的地方。

乳娘羅蓓麗第二天一早上船。船即將揚帆待發之際，瑪麗神色慌張地衝進爸爸的房間。

「爸爸！爸爸！……來一下！」

「什麼事？臉色怎麼這樣蒼白？」

「噓！」瑪麗忙把手指放上嘴唇，示意不要聲張：「快跟我來！」

卡爾羅斯先生跟着愛女跑到甲板上，遠遠地看見船長塔拉正在命令一個三十五、六歲的男子搬運最後一箱的貨物，瑪麗指着那個搬貨物的男子問爸爸：

「他是誰？」

「他是彼德，是船長的助理，自船員的人選到船上糧食的裝載等，都聽他的。他雖年輕，但頗有才幹。」

「像誰？」

「嗯！那人有一塊紅斑……，很像……，令我害怕……我怕會發生不幸……」

「在新奧爾良時，有一個不良青年尾追我，幸好被我溜掉了，那人雖然年輕，但似很有錢。他和他非常相似，簡直和雙胞胎一樣！都在右面頰有一塊紅斑，所以我才叫爸爸出來看……他像極了糾纏我的那個青年……」

「是嗎？既然已經有年輕的小伙子追求妳，爸爸可不必操心了……」

卡爾羅斯雖然和女兒說笑，但是瑪麗的話不幸言中了。原來彼德是一個大盜的化名……

起初數天，船員個個勤奮工作，波平浪靜，繼續愉快且舒適的航行。但是事後回想，這一段安靜的日子，正是他們在策劃如何動手的期間。這批惡棍終於露出猙獰的面目，是在九月二日的晚上。

這天晚上，黑人厨師正在侍候着卡爾羅斯、瑪麗、船長、奶娘四人共進晚餐，當餐後正要吃水菓的時候，突然餐廳門被猛力踢開，惡棍們蜂擁而入，不是握着手鎗，便是拿着匕首，卡爾羅斯等人毫無提防，只好束手被綁在坐椅上，瑪麗及奶娘便被惡棍們擄走。

「我聽到愛女被迫離開我時的哭泣聲，眞是痛不欲生，我情願被殺，也不忍聽到她哭……惡棍們——事實上，他們就是海盜，放下大船上的救生艇，逃之夭夭。他們本來打算燒船，後來不知爲什麼，未下此毒手，否則我們三人一定活活被燒死……」卡爾羅斯說到這兒不禁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海盜刼船，爲了不留痕跡，在習慣上，多會把船燒掉，或使其沉沒，這次竟沒燒船，反而把西班牙國旗倒懸，讓別的船會發現。富庫拉認爲其中一定有原因，便問卡爾羅斯：

「富蘭克到底做了什麼事？」

「他走在一羣惡棍的最前面，那傢伙大概是資深的海盜吧？」

「恐怕……恐怕不會吧？」

「我想不會錯的，我親眼所見，他用手鎗對着我……船長、厨師也親眼看見！」

卡爾羅斯由於講話講了太久，因此相當疲倦，便垂下了頭。富庫拉倒了一杯白蘭地給卡爾羅斯，卡爾羅斯淺飲數口，然後繼續說：

「遭海盜襲擊的時候，固然痛苦，但是眞正難以忍耐的時間是在海盜們走了以後，三十分、一小時……一天……兩天……，覺得有五年、十年，不，好像有一百年那麼漫長！在開始的時候，我還和船長開玩笑，自我解嘲，希望有人發現這艘船，解救我們。我們唱着彆足的歌解悶……等了又等，並沒有人發現我們，我們的肚子開始餓了……美酒佳餚，離我不到一呎遠，可是吃不到，只能望着淌口水，以後連口水都流乾了，那種痛苦眞是沒法能够想像得出來，我和船長都在哭泣、呼嚎……他漸漸失去意識，我還很清醒，我咒駡自己爲什麼不快點死去？……正在意識到自己快要死的時候，你們來了……」卡爾羅斯說完，閉目養神，顯然不用擔心會餓死了。

「我能和卡爾羅斯先生同乘此船，可以說是很有緣份。我一定設法尋我失去的令嬡及財寶，請你放心。」富庫拉說。

「謝謝！一切就拜托你了，」卡爾羅斯非常感激，停了一會兒說：

「說完了遭遇之後，如釋重荷，鬆了一口氣，也因此頓覺疲倦無力起來……」

「應該好好休息一下，」富庫拉突然想起紅毛人的事情，便問道：

「但是……這船上好像有兩個紅毛怪人，他們到底是誰呢？」

「他們……他們是船長所喜愛的猩猩，雖然聰明，但是却不會來咬斷綑綁我們的繩索……」

富庫拉和烈德才恍然大悟。沒隔多久，卡爾羅斯就那樣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 航海日誌最後一頁

海盜們擄走瑪麗及財寶放棄大船，換乘救生艇逃走，根據分析推測，大概是逃到小島上去了，可是巴哈馬羣島（Bahama Islands 在西印度羣島之北）計有大島二十九個，小島多達七百，如何找呢？縱然能找到，也必定要花很長的時間，到時，海盜們早已四散逃逸，瑪麗的命運那就更不堪設想了。

「應該先找到航海日誌，才有辦法……」富庫拉對烈德說。

「我找遍了前甲板，約翰找遍了後甲板，根本沒有看到航海日誌的影子。」烈德回答。

「海盜們爲了湮滅證據，可能把它帶走，或者拋入海中，不管如何，還是耐心地找找看！」

在沒有線索之前，他們只好隨波漂盪，根本不知道朝那一個方向航行才能找到海盜？

像「聖‧瑪利亞」號這樣大的一艘船，至少要有十五至二十個人左右才能開動它，而目前只有三個人能工作，另外三人不是老弱便是病痛。所幸，天氣很好，風平浪靜，尙易操縱航行。另外還有更幸運的是，船上糧食的蓄備很豐富，白蘭地等的酒類飲料也很多，是病人及健康者的活力泉源。

第二天，快到中午時候，富庫拉立於船橋上，烈德興高采烈地對富庫拉說：

「三等士官！有了……航海日誌已經找到了，已經找到了！」

「太好了！在那兒發現的？」

「在船艙的貨物堆中找到的。」烈德揮動手中的航海日誌說：

「您看！弄得這樣亂七八糟，一定是猩猩抓的……」

富庫拉接過航海日誌一看，果然到處都有銳爪抓過的痕跡及牙齒啃過的痕跡。問題是最後一頁還有沒有？如果還有的話，一定可以從中發現線索，追蹤到海盜的逃匿處，富庫拉一面在心中祈禱、一面翻閱。

啊！有了！最後一頁竟然完整無缺，未被猩猩抓、啃過。

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記載：

『時間——下午六時

風向——南微風

位置——西經七〇度二分、北緯二十一度三分』

後面用鉛筆潦草地附記：

「海盜船出現在本船的右舷，向一個無名的小島航行……」

富庫拉非常驚訝：這一行潦草的附記，到底是誰寫的呢？會不會是欺騙、陷阱？應該不會是假的！把它當作是眞實的記錄吧！

可惜的是，船上的人員太少，掛上帆，萬一遇到突然刮起的强風或墨西哥灣流，船就會翻覆。

眞是出乎意外，到了日暮時分，竟然發現一艘船在烟波縹緲間向本船航近。一定是看見了倒懸的西班牙國旗？實際上不是偶然邂逅的船，而是三天前在濃霧中分開了的「霍奇拉斯」號。「霍奇拉斯」號船長亞禮遜，心中一直惦念着三名勇敢的部下，根據潮流及風向，推斷出怪船的位置，終於找到了怪船。

兩艘船花了很大的工夫才靠在一起，亞禮遜船長登上「聖・瑪利亞」號，拜會了卡爾羅斯，弄清原委之後，慨然答允調派二十名船員給「聖・瑪利亞」號，交由富庫拉指揮，設法追捕海盜。

「聖・瑪利亞」號輕而易擧地回到了以前的位置——西經七〇度二分、北緯二二度三分。航抵時是上午，確定小島在船的右舷。等到夜幕低垂之後，便向小島駛近。經過充分的準備，立即登陸，向海盜藏匿的地方襲擊。富庫拉率領船員戰勝海盜的經過，不是本書的範圍，所以從略。但是在此要順便附加一筆說明：富蘭克伺機倒戈相向，幫助富庫拉捕捉海盜。

又，「聖・瑪利亞」號所以沒被海盜焚燒或鑿沉，完全是富蘭克的功勞。

早在海盜們密謀向卡爾羅斯的財產及瑪麗打主意的時候，已被富蘭克獲悉，他爲援救被害者，故意假裝自己也是地痞流氓之類的不良分子，竟然不露破綻地打入海盜的組織。

富蘭克描述當天的情形：

晚餐時，卡爾羅斯、瑪麗、船長及奶娘都在一間餐廳內用餐，並有一位黑人厨師立於一旁侍候。海盜們突然破門擁入。海盜分成三組進行搶刼，第一組負責把瑪麗及奶娘押運到海盜的根據地去、第二組負責盜運金銀財寶、第三組則最後離開現場，負責燒船。富蘭克很幸運被分在第三組。他乘海盜們不注意的時候，在航海日誌上註明當時船的位置及小島的方向，又把西班牙國旗倒懸，希望有路過的船發現它是一艘遇難的船。

「喂，別慢呑呑的，要走了！」一名海盜小頭目催促富蘭克。

「好了，放下小艇吧！」

「一切都準備完畢，你快到餐廳正下方的船艙去，那兒堆集了很多罐油，把油點燃，燒它一個痛快，哈！哈！」

「慢點！」富蘭克勸阻道：

「這固然是幹我們這一行的慣例，不過俗語說：『盜亦有道』，活活地把三個人燒死，叫我寢寐難安。我看不必放火，三個人既已牢牢地被捆住，必定餓死無疑，何況，我們又把帆全部升起，讓它這樣快速在海上行駛，一旦撞着礁石，保證粉碎！」

「嗯，說的對，這樣做倒不錯！」

「就這樣算了，何必燒船，偶然例外一次，沒關係！」

「好吧！」小頭目說：「我時常覺得大頭目的作法太殘酷了一點！」

因此，「聖·瑪利亞」號才未遭焚燒。富蘭克另外還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那就是保全了瑪麗的貞潔。

化名「彼德」的青年，就是這羣海盜的大頭目。到了小島之後，便開始坐地分贓，彼德向大家提出分配的計劃：

「我只要全部金銀財寶的三分之一，剩下的依照年資深淺及這次出力的多寡來分配，還有……」彼德壓低聲音興奮地說：

「那個小妮子歸我所有！」他向大家掃視一眼，假裝很民主地問：

「各位弟兄沒有異意吧！」

嘍囉們雖然心中覺得分贓不公平，可是在臉上不敢露出絲毫不服的神色。彼德正想到：這回又和以前一樣全體贊成他的提案時，不料富蘭克開口了：

「大頭目，我對金銀財寶的分法不表示意見，但是那個女人……，是大家合力抓來的，所以……」

「嗯！你的意思是……」彼德微覺意外，竟然有人不服：

「把她肢解，每人一塊嗎？」

「大頭目，別說笑話……」

「那麼……，把她賣掉？」

「不，」富蘭克認眞地說：

「瑪麗的家族在西班牙是相當大的，聽說在馬德里及瓦倫西亞（Valencia 西班牙東部臨近地中海的大都市）有很有錢的親戚，我們何不把她當作人質，要他們送錢來贖，一定可以撈一大筆，萬一不成功，到時再歸大頭目所有，可好？」

「很好！綁票也是海盜的傳統謀財之道。」彼德很快就同意了，所以瑪麗才未遭蹂躪。

富蘭克說完這一段戲劇性的經過，開始喝威士忌潤喉嚨。

就是因爲有富蘭克在敵陣內呼應，富庫拉的奇襲才得到豐碩的戰果。

# 第十三章　世界漂流船奇談

## 『良榮丸事件』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日，日本各大報同時披露來自北美西雅圖的電訊，使日本擧國爲之大大震驚。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艘日本漁船在美國西海岸的佛樂利他外海漂流時，被一艘沿岸海輪發現，便登船檢查，竟看到和地獄一樣悲慘的情景——白骨纍纍，無一倖存者！第一則電訊到日本之後，第二、三……陸續到達，都是些令人毛骨悚然、駭人聽聞的恐佈記事！

根據電訊獲悉：這艘漁船原屬日本和歌山縣，船名叫「良榮丸」，依船內狀況判斷，到最後，船員們難耐饑餓互相殘殺，竟至於食對方的肉療饑，證據歷歷在目。一時全日本上下驚駭莫名

——人吃人！

一九二七年當時，美國排日浪潮極高，事後才知道，「人吃人」的新聞，是美國新聞記者杜撰的。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良榮丸」自神奈川縣的三崎港駛出，航經銚子港外海時，天氣開始變壞，十二月七日下午一時，從銚子港啓碇。當天强大的低氣壓自銚子港近海通過。船員們都想：强大的低氣壓既然已經過去了，還有什麼危險呢？而且捕魚的人都有經驗，在低氣壓的前後，魚非常多。也許就是想多捕些魚的緣故，便於當天下午一時，向險惡的海洋出發了。

果然不出所料，發現大魚羣，僅八、九兩日，所捕獲的金鎗魚（鮪）就重達七百五十公斤左右。大家都被金鎗魚所迷住，而忘記七日那天低氣壓過去之後，冬天的太平洋就是連續刮强烈西風的季節了。

到了十日，大家始察覺出陷入颶風中，才開始緊張起來，他們把船航向看起來像是陸地的方向行駛，大約行駛了三十小時，除了水連天、天連水以外，連山的影子都沒有看到——航海日誌記載。

當時被風浪吹向外海，離陸地可能已超過一千公里以上了。

運氣不好的時候，倒楣的事情總是接踵而至，正在一籌莫展的當兒，引擎却故障了。船便任憑强勁的西風晝夜不停地吹。若在今天，船在海洋中遭遇到上述危險，可以用無線電發出ＳＯＳ（求救信號）及用六分儀測出船本身的位置。可惜在那個時代的漁船沒有這樣的設備，只好隨波逐流聽天由命了。唯一可能被救的途徑是：假使有船經過，發現他們的話……

但是他們的船早已被强風吹離了航線，除非發生奇蹟，否則不會碰見其他的船路過他們了。他們除了夜以繼日隨波漂流，別無他途可選。

水手及船長合計十二人，所剩下的食物只有：米一石六斗、醬油三升、醋四合、菠蘿四隻、牛蒡六隻、芋頭三斤、茶一斤、金鎗魚七百五十公斤、鯊魚二十隻、烏賊二斤，及食水一百餘公斤。

日後在船板上發現有如下的字句：

「把捕到的魚製成魚乾，足可充當四個月的糧食，只要耐心與細心，絕對能够渡過難關！」

海上滴雨未降，連日晴空萬里，但强風繼續不斷地刮。

在初期，航海日誌上，尚優閑地記載道：

「船員們一面聽海鷗鳴唱，一面捕魚……」

船在海上漂流的第六天，發現有一艘船遠遠路過，他們興奮地脫下襯衫揮動，可是沒被對方發現。他們根本尚未察覺出死神已經尾隨在身後了，仍舊樂觀得很。

當「良榮丸」在遼闊的海上向東漂流時，日本大正天皇駕崩（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元昭和。

由於他們沒有無線電，所以無由獲悉發生了這樣大的變故，每天只有啜飲少許的水、呼吸海上帶鹹味的濕空氣，熬過漂流的日子。終於挨到第二十一天，到了大年初一，大家遙望西方故鄉的天空，祝福家人新年快樂。

就這樣一月過去了、二月過去了……

船上慘痛的景像漸漸地呈現在眼前了。由於長時間吃不到新鮮的蔬菜，開始得壞血病。糧食也極度不足、淡水也沒有。到了二月末終於下起大雨來，大家歡欣若狂，但是此時大家的健康情形，已經急遽惡化。三月九日第一個人死亡、十二日接着死第二個、十七日第三個……

三月二十二日，發現數頭海狗在船邊游來游去，大家高興得不得了，因爲這是附近有島的跡象，可是事後證明附近並沒有島，大家空歡喜一場，意志更加消沉起來。二十七日死了二人，二十九日又緊接着死了兩人。

在起初有人死的時候，尚能妥爲保管好他的遺物，然後進行水葬，可是現在殘存者已經沒有力氣處理死人了，一任屍體腐臭。

進入四月之後，六日、十四日、十九日三天分別各死一人，最後只剩下船長及一名水手。

航海日誌的筆跡經常變，這是因爲水手不斷的死去，由新人「接棒」的結果。

起初，屍體是用鐵鍊捆牢在船上，以後鐵鍊斷了，像木乃伊一樣的屍體，便橫七豎八地躺在船上。

航海日誌記到五月十一日，最後一行字跡有氣無力地寫道：「船長淚流滿面地說了些事情……」

船長所說的事情，不難想像得出來，是這樣的：

「我們大家都盡了所能盡的努力，但是到如今一切努力都化爲泡影，思念起故鄉，眞不願意就這樣死去，可是又有什麼辦法能够不死呢？只好靜靜地等待上帝的迎接吧！」

船長和最後一位水手，到底誰先去世，已經無法查證了，但是最後死的一位，其心境之悲痛，是不可言喻的。

當時，東京氣象台的藤原咲平博士在「良榮丸」事件的新聞發佈不久（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九日，以「冬季的西風與漁船的漂流」爲題，在電台向全國發表專題演說，結論是：「如此惡劣的天候，在這樣遼闊的太平洋上，漁船想駛近美國海岸，遠比當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要困難！」

## 『督乘丸』之漂流

日本到江戶時代（西元一六〇三年——一八六七年即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時期）之後，類似上述漂流船的慘劇時有所聞，漂流地有美國、俄國、西洋等地。而歐美各國的船也有漂流到亞洲來的，漂流的地區，多在朝鮮、俄國（太平洋岸）、安南（現今的中南半島）等地。

日本古代的官方紀錄中，記載有逮捕自日本偷渡出海的水手，逼供了很多在外地的有趣見聞，並說自日本東海岸越過太平洋漂流到美國西海岸，竟有長達半年至一年的！在一塊狹小的船板上，忍饑耐寒，只有希望作生命的支撐，那種痛苦非筆墨所能盡述，人類心地的醜惡、善良；意志的堅强、衰弱，皆一一表露無遺。

一八一三年十月，『督來丸』自江戶（現今之東京）開出（「督乘丸」是尾張國知多郡半田村的船，尾張國位於現今愛知縣的西部），經過遠州（現今之靜岡縣境）御前崎外海遇難。「督來丸」重一千二百石，在當時來說是一艘大船。

船長是小栗重吉，船員十四名。「督乘丸」和「良榮丸」相同，都是被冬季强烈的西風吹離了航線，船長爲了保持船在風浪中的穩定性，特地下令砍去桅桿，否則有傾覆沈入海底之慮。以前的帆船，如果砍去了桅桿，沒有了帆，就好像是一塊木板在水面上漂浮，航行的方向完全由風浪作主了命運也就托付給上蒼了。假使在海上漂浮，又碰不見其他的船路過，健康情形日益惡化，糧食告罄，又得不到救援，那就「萬事休矣！」

「督乘丸」不斷地被强勁的西風向太平洋吹刮，越刮越遠，眼前所見的，只有茫無涯際的天與水。一個月過去了、二個月、三個月、四個月過去了，不但糧食缺乏，連心中也慌張起來了，靠釣魚，根本不够分配。到了第五個月，十日死了一人、二十日又死了一人。有幾個人實在禁不起這種痛苦的精神及肉體的折磨，便投身海中充作鯊魚的食餌，要想克服在海上漂流的恐慌及單調，須要體力及毅力。

漂流了一年四個月，原先有十四位船員及一位船長，最後連船長在內只剩下三人了，其餘陸陸續續死去。剩下的三條命，只是時間問題而已。船上屍體纍纍，陰森恐怖之氣逼人，漂漂盪盪，竟漂到了美國加利佛尼亞州的外海，很幸運地遇見一艘英國船，救了他們。領他們靠泊墨西哥港口。以後再行駛到俄國屬地亞米西加待了四十天，然後再從亞米西加航行了四十八天，才到堪察加半島，其間言語不通、風俗習慣迥異，在船上渡過了珍貴、恐怖、新奇的遭遇。在「船長日記」中，有他們見聞的詳細紀錄。船長重吉到了堪察加半島，曾接受俄國地方官魯達卡夫的招待。當重吉坐定之後，魯達卡夫取出日本製的錦繪忠臣藏（小說名）給重吉看，並解釋說是一位日本人名叫嘉兵衞贈送的，又拿出嘉兵衞的信給重吉看。原來嘉兵衞到堪察加半島，特地送了很重

的禮物給魯達卡夫，希望日後有日本漂流民至堪察加時，務請善加接待。重吉在堪察加還遇見了薩摩（現今鹿兒島境）的船長喜三右衛門，及其弟角助、佐助等漂流民。

喜三右衛門出生於薩摩國的多城郡，自少年時代起，便在船上過生活。他所領導的『永壽丸』於一八一二年十一月，自薩摩國出發，十二月一日在瀨戶內海的小豆島過了一夜，第二天揚帆經過紀州（現今和歌縣境）外海時，突遭暴風吹襲，便開始漂流了，玆後在海上漂流了十個月之久。到一八一三年九月下旬，漂流到千島羣島，幸好他們在出發之前，裝上了足够的食米，除了因疾病不治身死之外，都能安抵千島羣島，最後被魯達卡夫援救到堪察加半島來，且與重吉會晤，兩個拾回生命的漂流者互相額手稱慶。

他們滯居在堪察加時，受到魯達卡夫的熱情招待，直到一八一六年七月，重吉一行才回到濶別多年的日本故鄉。

## 向北方漂流的人

日本在古代漂流至北方的人很多，可以說多得不勝枚擧，其中最被人所津津道樂的，有伊勢的光太夫（又稱「幸太夫」）及奧州的津太夫。

日本在寬政五年（西元一七九三年）嚴禁國人出海，一旦出海之後，則永遠不准再回國，因此漂流民大多死了回國的念頭，只好定居外鄉，成爲歸化人，所見所聞也多富有很濃厚的趣味。

一七五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日本奧州南部領佐井村的竹內德兵衛船長，率領一艘新造的船自佐井港出發。該船重一千二百石，船員有十六人。這艘船到底裝載了些什麼貨物？目的地是那兒？沒有人知道。但船重一千二百石，不是一艘小船，相信載了很多木材及食米無疑。可惜出港不久，便遇到猛烈的暴風雨，所裝載的貨物，大部份被漂失了，船繼續向北漂流，最後漂流到「紅人國」，江戶時代的日本人稱俄國人爲「紅人」或「紅賊」，漂抵之地了可能是今天的堪察加半島。

德兵衛的船是在怎樣的情況之下漂流到的，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了。

漂抵堪察加半島時，原先有十七位船員（連船長），已經死掉了十人，根據死亡的人數推斷，漂流的時間大約半年至一年。生存者登陸「紅人國」的名單：

勝右衛門（德兵衛的親戚）、屋安兵衛、利八（屋安兵衛的親戚）、長松、伊兵衛、長助、久助。這七人都歸化爲俄國了。

利八和當地一名日本通譯的女兒結婚。勝右衛門以後遷居到伊爾庫次克，成爲當地的官員，和俄國女子結婚，生了一個男孩，非常聰明，取名「倍特拉」。一七八三年時，才十七歲，俄皇便任命他爲一艘大船的船長，率領七十四名船員，出使父親的故國——日本。但是途經嘉納福特

島時，船員和當地的居民發生糾紛，憤怒的當地居民竟攻擊該船，把全部船員悉數殺盡。無主的船任其漂流，結果漂流到烏爾布島。正巧一位蝦夷人酋長名叫「合巴愛伊羅」因爲打獵來到烏爾布島，發現這艘怪船，便登船查看，把堆積如山的金銀財寶洗刼一空，當時船上尚留有一具屍體，「合巴愛伊羅」搬走金銀財寶之後，便下令燒船。

後來俄國人也經常來該島狩獵，「合巴愛伊羅」開始不安了，生怕俄國人誤會，船上的屍體是他殺的，因此不敢久留在島上。他召集了百餘名部下，分乘九艘船，逃離該島，豈料在途中遭到暴風雨襲擊，九艘船很快都沈到海底，一百餘人無一倖存，全部葬身魚腹。

以後，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七九二年，俄國派遣了一個使節團到日本松前，使節團中有一位日本人和俄國人的混血兒，他就是一七五三年德兵衛的船漂流至堪察加半島時，七位漂流民之一，久助的兒子——伊凡。

## 『莫里遜』號和日本漂流民

本書主要的內容雖然不是談漂流民，但是漂流民的故事太有趣了，所以不忍全部割愛，特地選一兩個如後，以饗讀者。在日本的漂流民中，最有名的當推「美國彥藏」、「約翰萬次郎」及漂流至波羅乃的孫太郎三人吧！

「美國彥藏」是播州濱田漁夫之子，十三歲時乘坐「榮力丸」在相州（今神奈川縣境）外海遇颶風，船被吹離航線，開始向太平洋漂流，當時是一八三六年。

「榮力丸」在太平洋上漂流了好幾個月，終於被一艘路過的美國船相救。那艘美國船的船長很喜歡彥藏，便把他帶回美國去，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以後又乘船到過中國及俄國。且晉見過美國的總統，又在軍艦上參觀過海洋觀測的工作。又，美國第一位駐日總領事哈里斯（TowsnenpHarris）於一八五六年赴日履新時，彥藏是哈里斯的翻譯官，當時改用洋名——約瑟芬·希哥，日本人則稱呼他爲「美國彥藏」。

約翰萬次郎的故事和「美國彥藏」的相似。萬次郎出生於土佐（今高知縣境），十五歲時，和四個朋友在土佐幡多郡中之濱釣松魚（又稱「鰹」），突然海上起了暴風雨（當時是一八四五年一月五日），五人全被沖到海裏去，漂流了九天，最後被沖到一個無人島上去，當時的無人島，就是現在的鳥島。

很幸運，五人都安然無恙。島上有很多信天翁，他們便捕捉信天翁充饑，蓄雨水當飲料。過着很艱苦的日子，大約熬過了半年左右，被一艘美國捕鯨船「約翰·荷蘭德拉」號救起。航抵夏威夷，萬次郎的四個朋友便留在夏威夷，萬次郎則跟隨船長威利安到了美國本土。

萬次郎在捕鯨船上過了一年半的捕鯨生活，以後進學校，先學英文及數學、航海、測量術。

到二十歲（一八五〇年）時，又登上捕鯨船，重過追逐鯨魚的生活。曾靠泊小笠原、琉球、鳥島等地的港口。一八五一年靠泊夏威夷，和以前濶別多年的釣魚伴會晤。

萬次郎以後轉到舊金山工作，積蓄一點錢，便擬訂回國的計劃，買了一隻小舟。和留在夏威夷的同伴乘一艘中國船，在航向中國的中途下船，改乘自己預先購置的小舟，划到琉球羣島的某一個小島上岸。旋被日本幕府的官員捕獲，被監禁了兩年，才好不容易回到離別了十年餘的故鄉——土佐中之濱。

萬次郎以前在美國所學的科學技術對當時正在維新的日本很有用，因此被擢爲武士。他翻譯了航海術、講授操縱軍艦術及捕鯨的方法。不久，他被任命爲日本派遣美國的使節團中的翻譯官，赴美國舊金山。

在普法戰爭之際（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又跟隨大山嚴、品川彌二郎赴歐洲觀戰。

回憶萬次郎不過是一個漁夫出身的小孩子而已，但却託福被漂流，而學會了一身技藝，正好碰上日本維新，他便成爲國家最需要的人才，比他早期的漂流民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因爲早期的日本執政者禁止漂流民再踏進國門！

岩吉、久吉、音吉三人在天保初年（西元一八三〇——一八三三年）乘船自尾張出發經過江戶（東京）向名古屋航行。中途一度風勢太强，使暫避鳥羽港，待風勢稍弱又再出航，但是這次甫駛出港口又遭到暴風雨，桅桿被吹折，帆被吹落海中，船就失去控制，繼續被狂風驟雨向東颳。被漂流了一年兩個月，船上本來有十四個人，後來都患了壞血病（很久沒有蔬菜吃的結果）而死亡，只剩下岩吉、久吉、音吉三人。漂流了一年兩個月，最後漂到加拿大西海岸哥倫比亞州的沙羅特后羣島，三人登岸，立刻被印第安人捕捉而去，過了一年多奴隸的痛苦生活。

哈得遜灣汽船公司老闆喬治·幸普森非常同情他們，便派遣『拉瑪』號到沙羅特后羣島營救他們。「拉瑪」號船長威姆把三人交給同公司的約翰·瑪克拉克博士保護。不久，約翰·瑪克拉克博士把他們三人送上「老鷹」號，途經夏威夷、澳門，於一八三五年航抵英國倫敦。

當時，「老鷹」號在泰唔士河靠泊十天，他們一行三人，只獲准一次上岸觀光倫敦市，由嚮導帶路，他們所見所聞，樣樣都感到新鮮、刺激。而且是踏上英國本土的第一批日本人。

以後受到英國貿易部長的通古譯拉夫博士的保護，乘船自英返抵日本，當時是一八三五年十二月。

另外尙有一組漂流民也和古拉夫博士取得聯繫，這一組是出生於九洲的庄藏、壽三郎等四人。他們於一八三四年十二月自天草港出發，目的地是長崎，但在中途便遇到暴風雨，在海上漂流了三十五天，其中有十三天沒有食物充饑，也沒有淡水可以解渴。第三十五天，船漂流到菲律賓的羅宋島，險些遭土人烹食。

他們在非律賓滯留年餘，始獲准登上自馬尼拉駛往中國的一艘西班牙船，當時是一八三七年三月。船抵澳門，和先到古拉夫博士處的岩吉等人會合，一起等待回日本的機會。正巧當時有一個美國貿易公司想在日本開闢貿易市場，公司裏的一艘貨船「莫里遜」號要駛往日本，公司允許他們搭便船回國。

一八三七年七月三十日，「莫里遜」號載着七名日本漂流民駛近日本浦賀港，距離近得可以聽到岸上人呼叫的聲音，此時他們可以用肉眼清晰地看見夢寐不忘的祖國的美麗山河，心情是何等興奮！K．P．威慕的斯在航海記上如此描述道：

「他們坐在船頭的斜檣上，激動地望着熟悉的海岸景色，不斷歡呼，很快就要和濶別多年的家人、親友會晤了，內心有說不出的高興！

儘管他們面對祖國山河是如此地興奮、眷念，而祖國的同胞却怎樣迎接他們呢？

浦賀的地方首長太田蓮八郎下令平根山砲台及觀音崎砲台一起開砲向「莫里遜」號轟擊。

因此，「莫里遜」號不得不離去浦賀海濱。

七位日本漂流民大感沮喪，岩吉淚流滿面地喃喃自語道：

「只要能够讓我見一面父母，就算死也願意！」

美國人聽說南方的薩摩是日本最有勢力的諸侯之一，而且也比較開明，不妨和薩摩交涉看看，也許會接受漂流民重返國土。

八月十日，「莫里遜」號進入鹿兒島灣，應漂流民的要求，放下一隻救生艇，庄藏、壽三郎兩人登艇划向佐多浦村上岸，日本地方官員大體明白「莫里遜」號的來意，下午二時，有三位地方官員登船訪問，並用筆錄下漂流民的經過詳情，帶回去向鹿兒島的官署報告，並等候官署的指示，如何處理這件事情。

漂流民都認爲獲准上岸，與家人團聚，只不過是時間上的問題罷了。

等到八月十二日天尚未亮之時，有一艘小船向「莫里遜」號駛來，小船上的人告密說：鹿兒島當局不准漂流民上岸，而且還要開砲轟擊「莫里遜」號，務必趁早開溜！

漂流民不相信，因爲他們覺得地方官員們對待他們很親切，不致於作此決定。但是不久，槍、砲都朝向「莫里遜」號射來了。「莫里遜」號不得已，只好狼狽逃出鹿兒島灣。既然不能登陸日本，便載着漂流民重返中國南部。當時七位日本漂流民的心情是如何悲痛，不難想像得出來。

本書編撰的主題不是專談漂流民的故事，因此只談到這兒爲止。日本早期漂流民的命運是非常悽慘的，除了一部分倖存者定居異鄉（衣錦榮歸者少之又少），大多數都葬身海底！

再回頭談談漂流船，下面介紹一個世界上有名的「波利」號漂流船故事，是敍述「波利」號進入有大西洋墓地之稱的「大藻海」（Sargasso Sea在非洲海岸之西，北緯二〇度至三五度之

間的廣大海面，滿是海藻類在海面浮動，無風，以前帆船駛進該海域，則永遠出不來，所以稱「船的墓地」），竟然獲救的罕有特例。

## 「波利」號向東漂流

「波利」號是一艘雙桅桿帆船，長八十呎，總噸位一百三十噸。外型像竹葉玩具船。一八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在美國紐約港滿載貨物之後，啓碇，目的地是太平洋的正中，近赤道的桑犬庫爾斯羣島（Sante Cruz Islands，在所羅門羣島東南，該羣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美兩國的海空軍曾在此進行幾次浴血戰，對四十歲以上的人來說是記憶猶新的地理名詞），所裝載的貨物是供種植甘蔗的黑奴食用的醃肉爲主。

船上原有的人計有船長、駕駛員、水手、烹飪師等七人，另外有兩位旅客，一位是在南太平洋各島巡廻販賣東西的商人，另一位是九歲的黑人姑娘。

船行到美利蘭外海時，遇到法國私掠船，幸好不久便天黑了，因此沒有被追上。但是「波利」號却觸礁擱淺了。在漲潮之後，如果還不能離開礁石，因爲裝載太重有翻覆之慮。所以船長不得已只好忍痛下令，把貨物抛棄一部份到海中去，這樣才好不容易離開了礁石。

第二天清晨，天氣很好，法國私掠船不知道到那兒去了，便依照預定的航線前進。但是到了第三天，天氣突然轉壞，滿天烏雲密佈，强風自西方刮來。

舵手詢問船長，是不是要找一個港口去避避風呢？

船長怕會挫折船員的士氣，便說這不過是季節風而已，不必大驚小怪，只要小心點就行了。

爲了防備强風，把帆全部捲起。

豈知到了下午，風力轉强，半夜時分，則完全變成了熱帶性的暴風雨了。

八十呎的「波利」號在巨浪中漂盪，看起來像隻小紙船一樣的薄弱，隨時有被擊碎，及拖入深淵的可能。頓時自船舷躍起一個巨浪，把兩個搭便船的乘客捲入海中。船長不得已下命令了：

「把桅桿砍倒！」

船員們流着淚把兩根桅桿砍倒了。

在帆船的時代，桅桿就是帆船的生命，但在暴風雨中，如果不把桅桿砍倒，船便容易傾覆，因此船長在千鈞一髮的時候，不得不下這樣的決定。

第二天清晨四時，暴風雨的威勢已經漸漸減弱了。到中午時分，烏雲散去，露出靑天，除了砍倒的桅桿及失蹤了的兩個乘客以外，根本不像是昨天曾經遭到暴風雨侵襲過的樣子。

船上剩下七人，只有三十加侖的淡水，頂多維持十八天的飲用，醃肉也只能維持四十天而已。

船內連一盒火柴都沒有，一兩天來，船員們餓得不得了，只好生吃醃肉。烹飪師是印度人，沒有火，他就沒法施展烹飪術了。後來他想起印度古老的取火方法，用兩根木柴互相摩擦，結果生出火來，便把肉烤來吃，或煮來吃，味道比生吃要美味多了。大家摟在一起歡呼。

「波利」號順着墨西哥灣流向東漂流，一天平均漂流十海里遠。

墨西哥灣流相當於太平洋的黑潮，但勢力比黑潮更大。歐洲的氣候受此灣流的影響極大。墨西哥灣流顧名思意，源自墨西哥灣，掠過佛羅里達半島向北進抵約芬蘭外海，然後再折而向東南前進，其主流遠掠歐洲西海岸，分支續向東南前進，與及利亞海流滙合，進入有名的「大藻海」。

「波利」號在海上漂流了一個月，然後順着海流折向東南。

此時，飲用的淡水，連一滴都沒有了。

## 生存的船長和水手

船被漂流到南半球，天氣漸漸熱起來了，日曆上是一月末二月初，此時在北半球依舊是寒冷的季節。

船終日在炎熱的海上漂流，滴雨不降，饑餓已經够難忍受，現在又加上需要忍耐乾渴的煎熬。天空晴朗得很，連一絲雲彩都沒有。

舉目向四週望去，只見茫茫無邊的海洋，眞想痛快地喝一肚子海水，可惜海水含有很多鹽分，連一口都不能喝。

氣溫更形酷熱，日出時，站在甲板上，幾乎會被熔化掉的感覺。

大家集聚在甲板上用木板搭成的小房子中，思索如何製造淡水的問題？

「啊！對了，用這樣的方法試試看，也許會成功……」船長突然想到以前在紐約商品展覽會上，看過用蒸餾器製造淡水。便找出鍋子煮沸海水，並用長鎗管作導管，水蒸汽自鎗管接出，使它冷却，就是淡水，淡水的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剛剛克服一個困難，又冒出一個新的困難，那就是糧食沒有了。他們不管多麼節省醃肉，但是最後連一片醃肉都沒有了。烹飪師把缺糧食的情形告訴大家，大家頓時臉色蒼白，只有船長不慌不忙地說：

「看呀！海中不是有很多魚在游來游去嗎？」

水手們便把舊鐵釘彎成釣魚鈎，把衣服撕成一條一條，然後搓成細繩權充釣絲，七人輪流垂釣，竟可勉强果腹。

船在赤道附近，連續都是炎熱晴朗的天氣。

由於營養不良、饑餓，再加上過着單調、恐佈的日子，身心方面皆受侵蝕——患壞血病、腸胃病、視力衰退、憂鬱症、恐佈症、易怒等等，時常覺得這樣的生命還有什麼意義呢？

一天，船長正在專心煮製蒸餾水時，駕駛員有氣無力地走近，他已有四、五天食慾不振，終日躺在船艙的陰涼處。

「船長，您好！」駕駛員說。

「提起精神來！臉色還是不好呀！」

「嗯，今天早上開始覺得精神舒暢一點。」

「那就好了，只要精神覺得舒暢，就沒關係。」

「謝謝，船長！我想請求一件事情，」駕駛員哀求道：

「給我水喝好嗎？我不喜歡和以前那樣，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我決定要大口地喝個痛快！」

在那種情況下，淡水是非常珍貴的東西，豈容浪費？但是船長很同情他的要求，便抑制住不情願的情緒，很客氣地把辛苦製得的蒸餾水遞給他。

他捧過去咕嚕咕嚕喝了個痛快，喝完之後，也沒道聲謝，掉頭就走，消失在船艙的樓梯口。想不到這次竟是最後一次和船長見面，第二天清晨發現他已僵臥在船艙的地板上了——他是第一個犧牲者。以後平均每隔五、六天死一個。

讀任何一本海上漂流記，大多是在船上最沒有責任的人先死，身負責任最重的人不會死，責任最重的人無疑是船長。爲什麼船長大多會倖存呢？原因不外是：

㈠船長對船及海洋的知識遠比一般水手豐富，較能忍耐艱苦的漂流生活。

㈡船長在海上生活的時期比一般水手長，健康情形及處事能力都比較强。

㈢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己認爲責任重大，全船的生命都操縱在自己手上，因此不敢鬆懈，要奮鬪到底。

「波利」號的情形，自然也不例外，最後倖存的只有船長及另外一名水手。

## 漂進「大西洋墓地」——大藻海

「喂！巴傑！」

「有何指示？船長！」

「我看你好像有什麼心事，不要悶在心裏，我們不是已經漂進了大藻海？」

船長雖然這樣發問，巴傑並沒有絲毫驚慌的表情。

「我也這樣想……」

大家都聽說過，無論如何勇敢的船一進入大藻海，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而且一旦進入大藻

海，便永遠休想脫離「墓地」！

舉目望去，全是茂密的海藻，遇難船的殘骸、自美洲、歐洲、非洲等地沿岸漂來的漂流物、船上落下的屑物等，還有聽說可以一口把人吞下去的大海蛇！其中最可怕的是一種名叫 Kelp 的大形海藻，密得像森林一樣，船一駛進，船底便被海藻纏住，無論多麼有經驗的船長，也沒有辦法再把船開出來了！

兩人（船上只剩下船長及另外一位水手了）經過長時間的身心折磨，已經麻木了，如果被大海蛇一口吞下去，那是再好不過了，又假使眞有妖怪的話，也願意被妖怪撕成碎片。

船長每天專心製蒸餾水及在海藻中垂釣。所幸這一帶魚、蝦很多，糧食不感匱乏。這裏的熱帶魚、蝦身上都有美麗的色彩。

「大藻海雖然是船的墓地，但是能夠終日欣賞美麗的魚蝦游來游去，也是人生一大樂事。」船長一面垂釣一面悠悠地說。

「是啊！船長！人如果能像魚蝦一樣優閑地生活，不愁吃、不愁穿，那多好！」

隨時在等待死神降臨的兩人，不勝艷羨魚蝦的自由自在。

船在「大藻海」邊緣的旋渦海流上漂流，有好幾次險些「蒙主寵召」……

最後，奇跡出現了：

「船長！您看！海藻變少了，海水也清了！」

「是啊！我們好像在向南漂流，也許不久會脫離大藻海吧！」

雖然脫離了大藻海，可是魚蝦漸漸少了，以後只能靠少量的蒸餾水維持生命了，豈不會白白餓死？正在這樣想時，遠處竟出現三艘白帆船，其中有一艘是英國軍艦「伊凡第雅布」號，三艘船結隊繞過好望角，準備駛往印度。

「波利」號因此被救，時間是一八一二年六月二十日。平均一日約漂流十海里，三個月漂流了二千餘海里，原先有九人，到被救時，只有兩人倖存。

海洋是神秘不測的，有時凶暴，有時又如慈祥溫柔的女神，人要想戰勝海洋必須要有堅强不屈的毅力。

最後値得一提的是：「波利」號在艱苦的漂流時期，各船員之間仍然保持友愛、平等的精神。糧食與淡水的分配，絕對均等。只有駕駛員在去世的前一天要求過量的淡水，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

在漂流期間，還有一個最感人的挿曲，就是那位印度烹飪師在彌留時遺言道：

「主人（船長）！我要跟隨上帝去了，不用爲我悲傷，請把我的脚砍下來作爲釣鯊魚的誘餌！」

# 第十四章　西北航線上不幸的英國軍艦

## 不吉利的船名

「爲了科學及商業上的利益，政府特此補助發現聯接北極海和太平洋的新航線者。」

一八一八年，英國政府製定本條法案，成功者可得二萬英鎊的獎金。

在一八一八年以前，約經過了三世紀，派遣過六十三次探險隊，希望在北方發現一條最短的航線可以直通東方，但是都悲慘地失敗了。雖然失敗，可是堅毅的英國人仍然不放棄希望，並由政府提出被天荒之多的二萬英鎊作爲獎金。很多勇敢的冒險家都願意一試，經過二十四年漫長的歲月，多少冒險家向北極海挑戰，却無人成功。

一八四四年，塔斯馬尼亞總督約翰・富蘭克林回英探親，他已離開英國十七年。（塔斯馬尼

亞島位澳大利亞之南）。當時英國的海軍省正計劃派遣最大的一個探險隊，也是最後一次的探險隊。約翰獲悉，便親訪海軍省，並且毛遂自薦，要求擔任探險隊隊長。

約翰是一七八六年四月十六日出生於英國的蘭加西亞州，幼年時即憧憬海洋生活。因此十五歲那年便投身英國海軍，在納爾遜元帥麾下的「波利費瑪斯」號軍艦上充任軍官候補生，曾在哥本哈根港與丹麥海軍作戰。四年後的一八〇五年十月，調任「陪烈羅亨」號軍艦的通信員，參加有名的特伏爾加（Trafalgar）海戰，勇敢沉着，深獲全體官兵的敬佩。

以後，從事澳大利亞沿岸的測量工作，並多次參加海戰，晉昇為海軍上尉。

一八一八年，英國政府製定「補助發現新航線法案」，同時派遣兩艘軍艦遠征北極。其中一艘「特連特」號便由約翰任艦長。

這次遠征，雖然光榮地失敗了，可是約翰却從中獲得珍貴的北極航海經驗、訓練成膽大心細的航海家、磨練出正確的判斷力及理解力。英國海軍省（部）的前輩無不對他寄以厚望，因此一八一九年命令他擔任「北美北岸地方陸上遠征隊隊長」。

約翰率領部下從加拿大的哈得遜灣北岸登陸，經過魯巴特蘭特向西前進，至卡巴瑪因河上游，再順河而下至威克特利亞島，出北美大陸之間的海，足跡廣達五千英里，都是以前白人未來過的地區，其間不知要克服多少艱困苦才告成功，總共花了三年的時間。

一八二五年榮昇上校，計劃沿卡巴瑪因河而下，希望能够發現西北的新航線，自卡巴瑪因河向西航進，直抵西經一百五十度的地方，三年後歸國。英王喬治四世賞其功，賜"Sir"（卿、準男爵）的尊號，列為貴族。不久便榮膺塔斯馬尼亞島的總督之職。

約翰有上述的輝煌經歷，要求擔任發現新西北航線的探險隊隊長，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海軍大臣對他的要求非常嘉許，可惜覺得他年齡太大了，便婉謝道：

「很遺憾，超過六十歲以上者，不許參加。」

「閣下，請別阻攔我，我才五十九歲！」

海軍大臣極為感動，便任命他為隊長。

探險船的構造非常堅牢，自龍骨至桅桿都是特製的，非常適合探險性的航海。兩艘探險船分別命名「地獄」、「恐怖」。副隊長是克羅奇上校。船員計二百二十九名，軍官們都是經過愼重挑選的。船上的糧食，足可維持三年的食用。

一八四五年五月十九日，「地獄」、「恐怖」自英國的古利尼奇港出發。

計劃沿北美洲大陸的北岸航行，出白令海峽，進入太平洋，如能實現，那麼就是一條新西北航線。全體探險隊員，無不貢獻出最大的努力，力求完成這項願望，可以名垂千古。

開航以來，風平浪靜，兩船沿着奧爾庫勒島的海岸航行，到耶穌十二使徒約翰節的那一天，

可以望見格林蘭南部的法兒威爾角。自北轉向西北，進入達維斯海峽。到了茱莉安哈布海面，首次遇見浮冰，浮冰越來越多，且越大，成爲冰山，其高度，竟超過船的桅桿！船員們立於甲板上嘆爲觀止。海風冷而强烈。

十日後，兩船靠泊格林蘭西海岸的狄斯科島，與先遣隊的船相會合，先遣隊的船是在此供應補給品。

先遣隊的船長緊握住約翰的手祝福道：「祝您成功！」

「謝謝！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先遣隊的船長是和探險隊員談話的最後一人。

探險船的構造是最精、最好的，甲板上到處都是貯存糧食的箱櫃，在這樣好的船上，又有三年的糧食，有什麼可恐懼的呢？

七月二十六日，探險船駛過巴芬灣，進入蘭加斯內海，望見兩艘英國的捕鯨船路過此地。

在世人的眼中，這兩艘捕鯨船是最後看見「地獄」和「恐怖」的人。

### 逃出冰原的艱苦奮鬥

不僅是英國，全歐洲的人都在日夜盼望探險隊的消息。在千萬人的期待中，一年過去了，杳無音信。兩年、三年過去了，依舊如石沉大海，毫無消息，大家才意識到可能遭遇不幸，必須採取救援的行動了。

一八四八年，派出第一批救援隊，一無所獲，空手而歸。一八五〇年秋，派出十五艘船搜索。在這次搜索之中，有兩艘木造英國軍艦組成一隊，其中一艘一去無消息，另外一艘在北極海中被冰封住，不能航行。事後，被其他的搜索船發現，才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們從冰封的船上救了出來，駛返英國，英國國會認爲冰封船上的船員，表現得極爲英勇，不下於戰場上的勇士，因此授予最高的勳章，以資表揚。

英國政府在派遣搜索船的同時，公布：「能够得到約翰男爵的消息者，可獲獎金一萬鎊；救出危難地區者，兩萬鎊。」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自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五年之間，陸陸續續，有二十個以上的搜索船隊出發。在這麼多的搜索船隊中，表現得最勇敢、最熱心、最精力絕倫者，當推約翰男爵夫人。夫人堅信可以找到丈夫，所以捐出全部的財產充作搜索費用，政府並補助了千百萬以上的金馬克，但是任何消息都沒有，僅僅陸陸續續獲得了很多有關新西北航線的知識而已。對於磁極的正確調查，也完成於此時，尤其是最值得一提的是：馬克爾所率領的船隊，在一八五〇年自太平洋進白令海峽，至一八五四年自達維斯海峽返回英國，所期待的新西北航線，終於被發現了。但是，「地獄」和「恐怖」的行蹤仍然是個謎。

到了一八五四年，約翰男爵一行人的名字，終於從英國海軍名册中剔除。英國政府在約翰男爵的出生地樹立了一個紀念碑，又在歷代英雄安眠的西敏寺建立了一座大理石的頌德塔，把詩人德尼遜的詩句刻在塔上。

到一八五五年，英國政府當局已經停止派遣搜索船，但是約翰夫人依舊不恢心，各地的同情者樂捐了很多錢，她便利用捐款購置了一艘一百七十七噸的「狐狸」號，由瑪庫里特上校任船長，一八五七年自阿巴產港出發。瑪庫里特上校花了很多的時間及心血，才在金威利安島發現一個標石中藏有一張印刷紙片。該標石是探險隊爲了讓救難者容易識別而設置者。印刷紙片是約翰男爵事先準備的，萬一將來在海上遇難時，便在印刷紙片上註明遇難的位置，及遇難的情形，然後裝入瓶內，密封起來，投入海中。

標石中的紙片，是一八四七年五月廿八日記載的，內容如下：

「『地獄』及『恐怖』在北緯七十度五分、西經九十八度三十二分的地點被冰封住，熬過了冬天。一八四六年至一八四七年（可能是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之筆誤）在畢濟島之北，北緯七十四岸四十三分、西經九十一度三十九分十五秒的地方，熬過了冬天。以後，通過惠靈頓海峽，抵達北緯七十七度，遂沿空維利斯島回航。全隊在約翰男爵的指揮之下，皆安然無恙。至一八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有兩名軍官、六名水手離開船——死亡。」

在紙片的邊緣，克羅奇上校用鉛筆記載道：

「我們自一八四六年九月十二日以來，經歷過各種各樣的艱苦，終於在利古島的北北西方棄船，一〇五名軍官及水手由克羅奇上校指揮，在北緯六十九度三十七分四十二秒、西經九十八度四十一分的地方登陸。約翰男爵早於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一日去世。全隊至目前死亡者有軍官九名、水手十五名。明天（四月廿六日）計劃向費修河進發。」

瑪庫里特發現這張珍貴的紙片，第一次證明了探險隊遭遇不幸，而且可能全隊人員已經遇難了。

根據紙片的記述，知道「地獄」及「恐怖」自巴芬灣向西北航行，通過兩個大島之間的蘭卡斯塔海峽，抵達惠靈頓海峽入口處的畢濟島。然後逆航約一百五十浬，被成羣的浮冰所阻。秋季降臨，冰雪增加，只得回畢濟島，尋找避風的地方停泊，渡過冬季。

在漫長的冬季，是如何渡過的呢？我們不難想像得到：爲了禦寒，用雪堆成厚而高的墻，又爲了科學上的觀測，必須在船上及岸上，用冰雪蓋成小房子。爲了飲水，大家輪流換班，照顧營火。空閒時，則閱讀書籍。

北極的夜，非常長。到了二月，太陽才從南地平線露出微弱的光，所有的希望也隨同太陽昇上天空。

北極地區，到了夏天，太陽則一直在地平線上，封住「地獄」及「恐怖」的冰，開始溶化，船已可駛離畢濟島，但是夏天很短，秋天接踵而至。冬季有三位隊員病死，用英國國旗覆蓋後，埋葬於冰中，以後被救援隊發現屍體，才證明他們曾在畢濟島過冬。

駛離畢濟島，因爲西方有厚的浮冰，只好向南航行，計劃先向南行，然後再迂廻向西走。東西岸都是大島，探險隊認爲是金古島，已在畢濟島之西約一百五十浬。

探險隊已經走完了西北航線的大部分，只剩下一百浬的最後航程了。可惜數日後，船又被冰封住，强風及海流把浮冰堆積得越來越高，高得像岩山一樣。冬天的脚步雖然逼近，但是他們並不失望，寄望秋末的暴風可把浮冰吹裂，也許就可以繼續航行了！可是冰越來越堅硬，希望隨着秋天而消失了。

船的位置在金古島的北方，晝一天比一天短，第二個冬天，很快又降臨了。和第一個冬天一樣，隊員們早已做好過冬的準備。雖然在北緯七十度，在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北角之南，但是沒有暖流經過，氣溫酷寒，海水冰凍，根本聽不到海潮衝擊船舷的聲音，代代是海水冰凍時擠壓船底的札札聲，船底被擠碎，好像核桃殼被壓碎的情形一樣，掉進無底的深洞去。

更可恨的是，商人在罐頭中裝的都是腐肉、石子、鋸末（以後，救援隊在船靠岸地，被遺棄成千的罐頭中發現的）。如此看來，原先準備的三年糧食，頂多只能吃一年了。所以，第三個冬季降臨時，救援隊不來，那麼便絕望了。

好不容易，捱過了第二個冬季。黑暗的底部又昇起太陽，日暮時分，在甲板上看書，已經不需要燃燒獸脂了。但在太陽沉下地平線之前，船依舊被冰雪封閉住。向東、南眺望，可以看見金古島上淺黃色的羣山。

冰封的海面如果能溶化，那多好呢！可是西方依舊閃爍着廣大無際的浮冰。根據他們計算必須通過一百浬遠的浮冰海面，才能抵達太平洋。當時已有兩名軍官及六名水手離開了船——死了。

約翰男爵派遣一支突進隊向金古島進發。由果阿上尉任隊長、副隊長是「地獄」的駕駛員，另外有六名水手是隊員。他們把糧食裝在雪橇上出發。此時，約翰男爵的臉色雖然不好看，但是精神還不錯，手脚有些微腫。

突進隊長向約翰男爵報告：

「閣下，我們就要出發了！」

「一切委託你了，我們大家的命運都寄託在你的身上！」

突進隊的任務是：尋找看看，有沒有水路可行船的？

他們登上金古島沿岸的一座小山頂，向西眺望，發現北美大陸的北岸水平線消失在遠方，果

阿上尉心中開始雀躍——這不是三百年來，大英帝國夢寢以求的西北航線之末端嗎？

「啊！快把自古相傳的地圖拿出來，對照一下看！」

八個人把地圖攤開在冰雪上，一時歡聲雷動。

他們爲了慶祝偉大的發現，特地建立了一座石塚，埋了一個空罐頭，罐頭中是發現西北航線的紀錄。

突進隊立刻歡天喜地的回去報告佳音，可惜此時約翰男爵已經進入彌留狀態了，果阿上尉靠近約翰男爵的耳畔說：

「閣下，請您高興，西北航線已經發現了！」

「……嗯！」

約翰男爵睜開眼睛，瞳孔浮出喜悅的光輝，雙頰發紅，嘴唇顫動，但是已經沒有說話的力氣了。數日後，嘴唇依舊泛起滿足的微笑，大膽、英勇、不屈的靈魂飄揚在北極海的上海。時間是一八四七年六月十一日。

「地獄」的船尾降半旗，以誌哀悼。

船上的木匠釘了一口木棺，把男爵穿上大禮服，並覆蓋上英國國旗……

在透明堅硬的冰上掘了一個墓穴，大家圍繞着遺體，唱着哀歌，克羅奇上校獻上十字架，恭讀祭文。

## 「死灣」的悲劇

「恐怖」號的艦長克羅奇上校代理探險隊的隊長之職。

又到了冰要溶化的夏天了，可是這年的夏天，氣溫特別低，因此，海水仍然是堅冰，根本沒有溶化。後來發覺整個冰原向南滑動，如果繼續不斷的向南滑動，卽可抵達北美陸地，大家便得救了。可是不久秋天又到了，秋天一到，冰原就突然停止滑動，得救的希望又成了泡影。

白晝一天比一天短，短到只有三十分鐘，以後整天變成黑夜，冬季長約六十天，全是黑夜。冬季的極光非常美麗，可是引不起探險隊員們欣賞的興趣。

糧食一天一天地減少，因爲壞血病而倒下去的，一天一天增多。船上的木匠整天忙着釘棺材。克羅奇上校早已把祭文背得滾瓜爛熟了。

至第二年的四月，共死了九位軍官、十一位水手。果阿上尉也是不幸者之一。

黑暗的冬季過了，太陽又在地平線上燃起紅綢般的光輝。已到了最後爭取生存的時刻，克羅奇上校，集合大家說：

「我們現在唯一可生存的方法是：放棄船，全體從冰雪上走到北美大陸的北岸，然後逆費修

河而上，到達哈得遜灣公司職員的住地，請求援助。」

生存者只有一百零五人，大都患病，沒有生病的人，也變得衰弱不堪。這樣的一支探險隊能够通過冰天雪地的大陸直達目的地嗎？

每個人都冷得發抖，默默無言。放棄船，等於是放棄生存的依據！

「好！沒有人表示異議，我們就決定這樣做了……既然這樣決定了，越快越好，現在就開始作出發的準備！

從當天起，就趕製雪橇，雖然外觀不美且重，但很堅固耐用。把大船上的小艇繫在雪橇上，然後將大船上的糧食、槍枝、彈藥、帳篷、器具等物放在小艇上。又把床舖繫在雪橇上，專供病患乘坐。

一八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開拔的砲聲隆隆響起，探險隊員們離開了偎依三年的「地獄」及「恐佈」。

以後查證，他們開拔的日期，大約向後延了二個月，糧食只够吃四十天。夏末，連愛斯基摩人及野獸都不去的北方，而他們竟決定要去！

冰地上高低不平、起伏很大，雪橇很不易滑行，時常要用斧頭及槍敲去凸出的冰柱，以利雪橇的滑行。



到金古島只有二十五公里，但却花了三天的時間。「恐怖」及「地獄」在身後，漸漸變小，最後終於看不見了。

隊伍的行進，越來越艱難，克羅奇上校便下令除了糧食和彈藥以外，其餘的東西一律拋棄。以後，救援隊在沿途發現了很多制服、黃銅製的鈕扣、金屬物品及其他的物品，這些東西倘若遇見愛斯基摩人及印第安人，都可以代替貨幣來交換東西。

他們拖着輕的雪橇，沿着西海岸前進。大家疲憊不堪，終於陸陸續續有人氣絕倒地，其中亞文古中尉就在當時去世。屍體穿着藍色的制服、外裹以白布，停屍在兩個大石之間，上方覆蓋大石，頭側放了一塊銀盾，上刻着頒獎者及受獎者的名字：

茲頒給數學比賽第二名

約翰・亞文古

英國皇家海軍官校，一八三〇年夏。

以後，救援隊判明是亞文古中尉的遺物，便把銀盾帶回亞文古的故鄉。

探險隊抵到最北的一個海灣，正巧是船名之一的「地獄」灣。

探險隊越往南走，埋葬隊員的墳墓，越來越簡單，證明隊員的體力越來越衰弱了。

四月二十五日，抵達果阿上尉建造的石塚，挖出罐頭，在紙的空白處，記載：放棄了「地獄

」及「恐佈」兩船，死了軍官九人、船員十五人，合計犧牲了二十四人。註明計劃在明天（四月二十六日）向費修河進發。記載完畢，又密封起來，這是克羅奇上校的絕筆。

不久，又發生了更恐佈的事情：

抵達「恐佈灣」（也是船名之一）的，殘存者只有九十餘人，又分成兩組，體弱的一組，往回走，回到船處，可蔽風雪，又有糧食，也許會有救援隊趕來救援。

另一組則拖着一條放在雪橇上的小舟，計劃繼續朝南走，希望渡過有魚的河川，可以獲救。

體弱的一組，根本不可能繼續前進。兩組互相安慰道：

「我們假使遇到救援隊，一定趕來救你們，暫時在此分手吧！」

無論前進或後退，最終，都是絕望！

後退的一組，以後下落不明。

前進的一組，拖着沉重的小舟，隊員相繼死去，拖舟的人，越來越少。此時已經沒有人來埋葬死者了，因爲不能因爲一個人的死而阻止大家的前進。死者就伏臥在冰雪上，以後被救援隊發現。

殘存者的人拖着未發一彈的笨重彈藥箱，證明在五、六月間，沒有看到一隻野獸。

七月初才見到海，就是現今的河川入海處的「死灣」。過了兩年以後，他們拖的小舟就在「死灣」被救援隊發現。

殘存的探險員們也許在暴風狂浪中放舟海上，不幸翻覆，在小舟與海灘一帶散臥着屍體，另外還在附近發現帳篷、磁石、四分儀等。

約翰男爵的探險隊就這樣悲慘地全部犧牲了，但是他們的犧牲是令人尊敬的，因爲他們發現了西北航線。

超羣叢書②

幽靈船

每册定價三十五元

譯者：左秀靈

出版者：超羣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一六三號四樓
郵撥：一〇五九六〇

印刷者：裕文企業有限公司
電話：三七一九八七九

出版日期：民國六十五年元月十五日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三三五號